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侧身像 官方小说（下）
神界战乱
作者／梅村崇
翻译／YULA

GAME NOVELS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侧身像

神界战乱

睡神扫描

目 录

episode 7
3

episode 8
34

episode 9
68

episode 10
97

episode 11
129

episode 12
161

epilogue
191

episode 7

人、神、精灵还有……
她的出生——是观赏用的玩偶？
还是……神的容器？

1

魔法学院一片哗然。

那是因为，在离夫伦斯伯格城不远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高塔。

如果是在平时，学院断然不会这么骚乱，应该已经采取了恰当的处理措施。然而，现如今那位能够正确指示学生对付突发状况的领导者——学院长罗莲达的身影却不在这里。

教师们慌慌张张前去找她，但她家中却是空无一人，这令他们越发不知所措。而当这个消息传到学院后，教师们的混乱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先派几个人去调查一下那座塔。

而这时，对这场骚乱完全漠不关心的梅尔蒂娜正从自己房间的窗子向外远望。

她的房间在学院的最顶层，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座塔，那座深灰色的塔就好像在监视着学院一样伫立在那儿。

其实，也许就是在监视着学院吧。那个家伙的话，说不定还真有这样的嗜好呢。

梅尔蒂娜一边想着塔主人的样子，一边偷偷地笑了。

不过，如果说是在监视着学院的话，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怎样也不觉得会有什么正经的理由。一定，只是心血来潮才选择了那个地方吧，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但是……

梅尔蒂娜思索着，这里聚集了这么多的魔法师，却没有一个人发觉那个男人的恶作剧……

“真是的，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了。”

梅尔蒂娜的脸上浮现出嘲讽的笑容。

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最强的魔法研究所吗？可笑之极。

“不过，究竟是为什么呢……”

梅尔蒂娜把交叉的双腿左右对调了一下，又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显现出原形呢？

那座塔并不是最近两天才建成的，就她所知，至少在三个月之前它就已经伫立在那儿了，甚至说不定还要更早些。

然而，它却在今早才突然现出它的原形，这里面难道有什么蹊跷吗？

注视着塔沉思了好一段时间后，梅尔蒂娜突然耸了耸肩。

“停！停！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妄想揣测那个家伙的变态想法。”她自言自语道。这时，一阵慌乱的敲门声传了过来，令梅尔蒂娜不禁感到有些烦躁。

“……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门便应声而开了。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仍然惊魂未定的女教师，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飞快地说道：“派去调查那座塔的学员们回来了，这事情也要跟你报告……”

“用不着！”

没等那位教师说完，梅尔蒂娜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

“我没兴趣，再说这也与我无关。”

“那可不行！你一定要听！这事可关系到……”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啦，我听就是了。”

梅尔蒂娜又一次打断了女教师的话。

“所以啊，也请你别再用那种命令式的口气了，你要知道，我已经不是这儿的学生了。”

面对着极不耐烦的梅尔蒂娜，女教师深深叹了口气——也许只是

单纯地为了镇静下来，又也许是因为刚才梅尔蒂娜的那些话而有些愤怒。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她都不打算去继续追究这件事了。

“在塔的屋顶平台上发现了院长的遗体，好像她是被什么人给杀害了。”女教师继续以极快的语速说道。

“啊，是吗。”梅尔蒂娜冷淡地答道。不过，到底是罗莲达死了这样的大事，她还是小小地有点震惊。

“只有这些吗？”女教师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怒意。

梅尔蒂娜理了理头发，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难道你还想听到点什么哀悼的话吗？又或是看到我掉几滴眼泪才能满足？真无聊！”

“无、无聊？你在说什、什么？”

女教师几乎气得说不出话来。

“又或者说，我不哭给你看的话你就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不必多费心机了。”

女教师怒目横眉地瞪着她。看到老师这样子，梅尔蒂娜又不耐烦地长叹了一口气。

“那么，你想说的就这些了？如果是的话，那么说完了就赶快出去吧。”

女教师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还有，由于已经推测出塔的主人是谁了，这也要传达给你。”

“那个我早就知道了，不就是理查德嘛。”

“什……”女教师圆睁双目，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好了好了，已经够了，你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梅尔蒂娜摆着手，好像要把女教师扫地出门一样。然而，女教师似乎还未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依然呆呆地站在原地。

“你要适可而止啊，我可是非常忙的，与你们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再继续打扰我的话，我就只好给你好看咯。”梅尔蒂娜一边说着，一边向女教师伸出了手，小雷光球炸裂在她指间。

女教师吓得浑身哆嗦，慌忙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梅尔蒂娜“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顺势背靠在门上，视线又再一

次飞到了窗外的远方。

"……理查德吗，我倒是能理解他想要杀罗莲达的心情……"

注视着那座塔，梅尔蒂娜皱了皱眉头。

如果说在塔上发现了罗莲达的尸体，那么肯定就是理查德把她给杀了吧，至于理由也就只能想到是他为了报被学院放逐之仇了。不过以理查德的个性，报仇这档事儿对他来说实在不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更何况是时隔多年的现在。那么，他到底为什么杀了罗莲达呢？这件事又与这座塔的现形有怎样的关系呢？难道是因为罗莲达揭穿了那座塔的秘密？

"怎么可能呢……"

对自己的这番推理，梅尔蒂娜不由得笑了出来。

"总之，看来还是亲自去看看最快了。"

她一边小声自语着一边站起身来，然后径直走向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那是专门用来从事魔法研究的地方。与刚才的那间屋子不同的是，屋内格局非常杂乱，简直不像是人类可以居住的，只能用像是到处散落的机器零件或是资料一样来形容它了。

梅尔蒂娜顺着一条时隐时现的极其狭窄的路线来到房间的最深处，那里放着的是一台正好可以容纳她身体大小的钢制箱子一样的装置。

这是一部能够人为分开人类的灵魂和肉体的装置，同样的，它也有能够把既已分离的灵魂和肉体再度融合的机能。

这是梅尔蒂娜独自制作的专用魔法装置，即使别人看到设计图也无法照搬制造出来。

她究竟为何要制作这样一部装置呢？

那是因为，有的时候成为只有灵魂的存在——幽体的话会更容易展开行动。

但是，幽体的存在别人是感觉不到的，想触摸并移动物体也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幽体状态所潜在的危险性和不安定性与肉身状态相比要严重得多。不过即便如此，脱离肉身也相当于从各种各样的制约中得到了解放，梅尔蒂娜所看中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她才会经常使用这部装置。

梅尔蒂娜启动了装置，随即那具由巨大的钢板组成的箱子飘了起来。随着一阵轻微的“吱嘎”声，钢板的上方打开了一扇小门，里面积存的空气也猛地冒了出来，呛得梅尔蒂娜连忙捂住了鼻子。

“果然，应该在换气这方面再下点功夫。”

她皱了皱眉头，很不情愿地钻进了箱子里。

在这个勉强才能容下身子大小的空间里，竟然还有一张铺着皮革的椅子。梅尔蒂娜伸手拉上钢板的门，然后坐在了椅子上。而伴随着一阵短促的轻响声，黑暗将其团团包围。

她靠在椅背上，按下了手边的按钮。在这一片黑暗中，只能微微听到一点轻轻的喘息声和看到小小的一点忽明忽灭的亮光，内与外的境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随后，伴着一阵好像终于解开了束缚着自己的绳索般的感觉，梅尔蒂娜变成幽体站在了箱子外面。

“准备活动完成！”

梅尔蒂娜理了理头发，轻轻地伸了个懒腰。

*

走在塔中的梅尔蒂娜多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塔内的气氛太怪了。

正确地说，实际上塔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气氛，但正由于如此，她才会觉得诡异。

因为在三个月前，梅尔蒂娜曾经来这里“拜访”过一次。

那天晚上梅尔蒂娜闲来无事眺望窗外，无意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塔的一部分。

整座塔被布下了结界，而结界的效果则是使人无法看到其内部。这是一种高等魔法，所张布结界对象的体积越大难度也越大，而要使之安定并长时间维持稳定状态则更是难上加难，偶尔 会由于一些细小的疏忽令结界出现些许破绽。

梅尔蒂娜正是因为这个破绽，才得以看到了结界内部的部分光景。

因为那奇妙的构造引起了梅尔蒂娜浓厚的兴趣，所以她化作幽体

打算进入塔里看个究竟。

建造这座塔的肯定是个有着怪癖的人，不只外形怪异，而且仅有的一个入口还设在了屋顶上。

梅尔蒂娜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蹑手蹑脚地准备从入口进入塔内。但就在刚踏入塔内的一瞬间，塔里到处散发着的强烈的压迫感与不适感顿时令她无法动弹。

断裂、扭曲，极无规律地连接着的空间，让人觉得只要再往前多走一步，就无法再回到这里了。

“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看来今天还是回去比较好。”全身不停地冒冷汗的梅尔蒂娜喘着粗气小声自语道。

“我认为这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一个声音突然自旁边传来，吓得梅尔蒂娜身体都僵直了。

这是一个曾经听到过的声音——低沉而又殷勤的语调……

理查德·瓦雷斯！

梅尔蒂娜睁大了眼睛，用僵硬的动作环顾着四周，但却没有看到什么人，甚至感觉不到任何气息，映入眼中的只有那让人不舒服的扭曲空间断层。

她慢慢地眨了眨眼，压下颤抖的双唇，勉强微笑着说道：

“看来是这样呢，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那么请随便吧，不过今天多亏了你我才发现了结界的破绽。作为谢礼，梅儿，就让我送你回家好了。”

“不需要。”

梅尔蒂娜故意放高了声调，理理头发后开始往回走去。

那一天，梅尔蒂娜一事无成地回去了，这也让她感到非常不甘心。

于是从那天起，她开始埋头研究时空系魔法。想要弄清楚支配那个空间的魔法理论，然后找出能够自由行走于塔内的方法。然而，事情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虽然发现了几种类似的魔法，但她最终也没弄清施加在塔内的那种魔法的来龙去脉。

那时的压迫与不快现在已荡然无存，甚至连魔力都丝毫感觉不到，空间也是以正常状态连接着。

简直就像蝉蜕变时蜕下的空壳一样，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梅尔蒂娜一边下台阶一边低声自语着。周围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音。

楼梯的尽头出现了一扇门，从一路走来的这段路程来看，这里不出意外应该就是最底层了。

梅尔蒂娜打开那扇门，门里面的景象着实让她吃了一惊，几乎要失声惊叫出来。

那是一间非常宽阔的屋子，屋里不管是天花板、墙壁、还是地板上都刻满了密密麻麻的魔法文字，好像把整个屋子给掩埋了一样。

“这、这是……”

虽然这不寻常的文字量已经令梅尔蒂娜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更让她吃惊的却在于文字本身。

那基本上全都是古代魔法文字，并且，里面还夹杂了许多她从未见过的文字。

“难道这些是……已经失传的文字……”看着这些不认识的文字，梅尔蒂娜震惊地自语道。

她本想解读在墙上刻的文章的意思，但却被时不时出现的失传文字拦住了去路，始终抓不到重点。

就解明的范围来看，她觉得这些文字的排布阵列构成了结界的中心，然而却搞不清楚这个结界有着怎样的功能。

略感焦躁的梅尔蒂娜无意中发现，地板上一圈一圈圆形文字阵列的中心是破损的。她靠近一看，原来那个破损的地方也是一个古代魔法文字。

——我将其封印。

这就是那个文字的意思。

梅尔蒂娜禁不住笑了出来。

这夸张到好像要把这里淹没一样的布满整间屋子的文字阵列，却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文字而被无效化了，真是太有趣了。

暗笑了一阵子后，梅尔蒂娜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疑问——这个文

字会是谁刻的呢？

这显然是用尖锐的东西刻的，而且，肯定不是罗莲达。即使她能够来到这里，也一定会使用魔法类的方法将其封印，实在不能想象她会采用这种硬来的方式。

进一步说，就凭那个女人那点儿本事，是根本不可能到达这儿的，更别说是破坏这个结界了。

想到这儿，梅尔蒂娜也有点累了，不打算再深思下去。因为，罗莲达办不到的事情，学院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办得到。也就是说，刻下这个文字的肯定不是她所认识的人。

“世界还真是广阔呢。”梅尔蒂娜耸了耸肩，苦笑着说道。

*

梅尔蒂娜在塔里继续探索着。而在不久后，她发现了一个小型传送装置。

这是一个一般作为陷阱使用的装置，如果谁不慎踏入其中的话就会被传送到其他地方去。但眼前这个却是那样明显地刻画在地板上，怎么看也没有陷阱的样子。况且比起施加在整座塔上，令空间都变得支离破碎的超巨大结界来，这个装置根本就是小儿科，毫无使用价值。

于是，梅尔蒂娜毫无顾忌地踏进了装置，然后被传送到了一个到处都堆满了魔法装置的房间，其杂乱程度与梅尔蒂娜的研究室着实有一拼。

“看来理查德不在这儿呢，也许那个家伙根本就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吧。”

环顾四周，梅尔蒂娜的视线停在了摆在房间最里侧的那些巨大的玻璃容器上那些容器大到足以装下一个人，可是，所有的容器都已经不知被谁给打破了。

她大体能够推测到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这时的梅尔蒂娜已经不打算再继续深究这件事了，虽然她对这位能够侵入强力结界、穿过扭曲的空间断层并将结界封印的强者还多少有一点兴趣，但若不是亲眼所见便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梅尔蒂娜发现那些破碎的容器底盘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她靠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具具干瘪的人类尸体。

“人体实验吗……看上去又不太像。”

看着躺在那儿的那些干尸，梅尔蒂娜歪了歪脑袋。

这时，一点微弱的亮光从她视线的角落里传来。

“嗯？”

梅尔蒂娜抬起头向亮光处搜索着，但除了一个个破碎的玻璃容器和从容器延伸出去的那些爬满墙壁的管道外，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大概是玻璃的反光吧——在正这样想着的梅尔蒂娜面前，那细小的亮光又一次出现了，原来那是从无数管道的夹缝里偶尔泄露出来的一点亮光。

梅尔蒂娜皱着眉头，伸手拨开一条条管道，在深处她竟然发现了一具仍然完好无损的玻璃容器，这个容器好像是有意被隐藏起来的，看来刚才破坏这儿的那个人也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啊？”

看到容器里面的培养体，梅尔蒂娜不由得脸都歪了。

里面其实并不是什么样子丑陋可怕的怪物，相反地，如果是这样的东西的话她反而不会发出刚才那样的怪声。

在那个充满液体的容器里面的，是一位披散着银色长发的、一丝不挂的少女。

这应该就是人造人了。

“理、理查德这个变态的家伙，竟然还有这样的嗜好？”

梅尔蒂娜看着浮在液体中的少女，脸上浮现出不自然的笑容。

她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理查德对这个少女动手动脚时的恶心样子，甚者恶心得她都觉得眼前有点发晕了。

“总、总之，这个东西应该能够派上点什么用场，我、我要了。”

她用力摇摇头，大概是想驱散刚才那幕可怕的想象。

梅尔蒂娜张开手伸向这个容器，嘴里开始咏唱魔法咒文。

这时，她的指尖出现了闪烁的小光球，随后这些小光球不断进入容器，并布满了少女身体的四周。光球相互连接构成了一条条光线，

光线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个光面，而光面继而相互连接又构成了一个发光多面体，包围了少女身体的多面体突然发出一阵强烈刺眼的光芒，然后开始急剧收缩，最后浓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结晶体，落在了梅尔蒂娜的手心里。

这个魔法也是结界魔法的一种，可以把一定界限范围内的大型物体浓缩成可以拿在手里的小结晶体，而且不管是液体还是气体都可以在不改变其性质的前提下浓缩成固体形态。并且这是她针对自己的特性所研发的魔法，事先就考虑了即使是幽体状态也可以携带这一点。

将收纳了少女肉体的结晶体收好后，梅尔蒂娜看了看四周。

“似乎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回去吧。”

这样想着，她再一次踏进了传送装置。

睡神扫描

2

返回肉身的梅尔蒂娜启动了自己研究室里那台许久不用的大型保存容器，那是一台与塔里的玻璃容器形状和容积大致相同的装置。

“工作状态嘛……设定为与保存人体一样就行了吧。”她一边说着一边调节仪器。

不一会儿，微绿色的培养液开始注入容器内，随之产生的气泡缓缓上升着。

当溶液注满后，梅尔蒂娜拿出了收纳少女肉体的那块结晶体，并开始咏唱起魔法咒文。只见那块结晶体从她的手中突然消失了，继而出现在容器中。

梅尔蒂娜变换了手势，开始咏唱新一段咒文。

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结晶体悄无声息地化成碎片消失，在因此产生的大量气泡里，那位银发的少女好像正在长眠一样，静静的、漂浮着出现在容器中。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用她了……”

看着容器里的少女，梅尔蒂娜挠了挠头。

少女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的活动迹象，就好像已经死去一样。确切的说不是已经死去，而一定是从最初开始就没有给她注入灵魂。

为什么呢？梅尔蒂娜歪着脑袋思考着，视线却一直没有离开容器里的少女。

理查德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极强的魔力，要制造人造灵魂应该不是一件难事。虽说要制造一个拥有与人类同样智商、可以自立活动的灵魂确实不容易，不过要制造一具拥有听从命令并执行命令程度智能的傀儡的话，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那么，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

梅尔蒂娜仍然找不到头绪。

难道说，他制造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观赏？又或是当娃娃拿来把玩？现在来看这个东西好像只有这样的价值。

梅尔蒂娜突然感到后背发冷，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爱好吧……”

她使劲摇摇头，把那幕可怕的想象再次赶跑。

她再次将目光转向容器，一丝不挂的少女依然没有活动的迹象。

“算啦，我倒是可以拿她当解剖材料用。”

*

当天夜里，梅尔蒂娜手里拿着一杯红酒，悠闲自得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一边品味着醇香的红酒一边欣赏着夜景。

可是，飘浮在天空中的那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破坏了这美好的气氛，那是理查德那座该死的塔，虽然在夜空中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大体轮廓。

没了兴致的梅尔蒂娜倚在椅子后背上，略显烦躁地摇晃着手里的酒杯，只听得杯子里的冰块“咯啷咯啷”作响。

突然，一种极为令人不快的感觉弄得她太阳穴那儿隐隐作痛。

“你什么时候变成偷窥狂了？”梅尔蒂娜放下酒杯，猛地回过头去。

那儿什么人也没有，但是被窥视的感觉却更强烈了。

“虽说倒也无所谓，不过我暂时还不打算脱衣服睡觉呢。”

当梅尔蒂娜说出这句话时，房间里不知从哪儿传出了一阵笑声。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话音未落，理查德突然出现在屋子中，脸上带着异样的笑容。

梅尔蒂娜睁大了眼，震惊之情溢于言表。

她本来认为理查德是给自己施加了与那座塔同样的不可视结界才潜入到屋子里来的，但现在看来，他却显然是转移过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理查德学会了失传已久的魔法——转移方阵。

“不单是偷窥，还非法入侵民宅，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为了不让理查德看出自己的震惊来，梅尔蒂娜略显粗鲁地说。

“这真是不好意思，在传送空间里也没办法敲门。不过呢，要说到非法入侵的话，咱们应该是彼此彼此吧？”

“什么？我可是光明正大地从入口进去的哦。人家可不像你似的，突然就从屋子里面冒出来了。”

“恐怕你不是不想那么做，而是做不到吧？”理查德嘲讽似的对梅尔蒂娜说。

“我只是不喜欢那种粗鲁的方法而已。”

梅尔蒂娜装作没听出他的讽刺，反而向他抛去一个笑脸。

“原来如此。”理查德耸了耸肩，苦笑道。

“不过话说回来你还真是厉害啊，越来越聪明了。一会儿转移方阵、一会儿人造人、一会儿又是把整座塔也隐藏起来的不可视结界。说说看，在哪儿又把脑袋碰灵光了？”

“脑袋碰灵光了……呵呵，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说不定。”

听到理查德惯用的敷衍回答，梅尔蒂娜不禁皱起了眉头。

“嗯——在哪儿碰的啊？好不容易见一次面，我倒蛮想请你指教指教那地方在哪儿。”

“不是在什么地方。是一块石头，一块小小的石头。”理查德微笑着淡淡说道。

这下梅尔蒂娜反而更难判断他到底是在说真话还是在开玩笑了。

“是么？石头也可以啊。我想见识见识，在哪儿？不能告诉我？”梅尔蒂娜一边去取酒杯，一边不耐烦地说。

她对理查德那些一贯不着边际、真假难辨的话已经感到厌倦了。这次她也没指望他能说出些什么有价值的话。基本上已经放弃再打听了。

果然，即使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个男人还是一点也没变。

理查德的话总是这样，巧妙而适当地透露一些你感兴趣的情报来吊起你的胃口。但当你追根问底时，他就会把你当白痴一样地耍来耍去。而且你越是显得焦急，反而越会感到自己的愚钝。

所以，适当拿捏问停的尺度是最聪明的做法。这些是梅尔蒂娜自学生时代与理查德认识以来总结的经验。

“很抱歉，不能让你看，因为牵扯到许多约定。不过呢，我倒是可以告诉你那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

理查德垂下眼，脸上浮现出一副昂然自得的笑容。

哟嗬，今天这是刮的什么风？你竟然会主动继续说下去？

梅尔蒂娜这样想着，但她并没有说出口。只是稍稍屏了屏气。

“贤者之石。相信你也应该知道的吧，梅儿。”

这时的梅尔蒂娜把酒杯举到嘴边，刚要喝一口红酒。听了理查德的话，她的动作在一瞬间停止了。

所谓贤者之石，那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家伙想象出来的东西。这种想象中的东西现实中竟会存在？不对，他是在试探我相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抑或是根本就在耍我？愚蠢！

“看来你的脑袋是真的被碰到了，理查德。”

说这句话的时候，梅尔蒂娜的脸上写着“少来这套了，真够了”几个字。

理查德却一点也不管梅尔蒂娜现在的样子，只是淡淡地笑着。

梅尔蒂娜顿时感到心里有些发堵，将酒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呵呵，是么。我倒真想亲眼看看这块传说中刻有自古以来全部世象和知识的石头呢。”

“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嘛，不能让你看，我有约定的啦。再说，我还没有蠢到会去做一些得不到任何利益却会引来纠纷的事情。”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是关于在寻找贤者之石过程中发生的事。”

说这句话的时候，理查德那张总是浮现着各种笑容的脸突然变得苦涩了，甚至有些可怕，不过也只是一瞬间而已。

“算了，不说了。也不是什么愉快的话题。”

果然，梅尔蒂娜真的感到有点不爽了。

理查德那番不知是真是假的话里，虽说也有点她感兴趣的成分，但她更感兴趣的是刚才理查德的表情。戳别人的伤疤这种事情她并不忌讳，不过她也不喜欢毫无水平的延长话题，如果说继续追问下去能使理查德大哭或是精神失常的话那倒是蛮有趣，也有继续下去的价值。当然，这种事显然不可能发生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总之呢，贤者之石的实物是不能让你看的。”

“是么，那么算了。”

梅尔蒂娜用手指夹着酒杯的杯柄，微笑着说道。

“不过，如果说刻着自创世以来全部世象和知识的话，那么上面

的字应该非常非常小吧。就算你带着眼镜，恐怕也看不到吧？”

理查德用手扶了扶自己的眼镜，嘴角微微上扬——他并不是不知道梅尔蒂娜在讽刺他，只是，两个人都早就习惯了，就像刚才他讽刺梅尔蒂娜一样。

“很可惜，上面没有刻着任何文字。可惜啊可惜，如果是那样该多有趣。”

“呵，是吗。那么你怎么通过它得到知识？”

梅尔蒂娜把玩着酒杯，思考着该如何结束这个白痴一样的话题。的确，再继续一本正经地谈论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被人当成白痴才怪呢。

“是石头直接告诉我的。它的话能够直接传到这里。”

理查德用中指轻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满足地笑着说。

“哦。石头会说话啊。这可真新鲜，我好想听一听哦。”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也真想让你听听。是一位女性的声音，声线非常美丽，美丽到不像存在于世间一般。”

“啊，是么。”

梅尔蒂娜叹了口气，笑了。

“没错。不过呢，她很任性，而且好害羞。为了得到一些我想要的知识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呢。”

“是吗，我觉得那只是你在女性中没有人缘儿罢了。再说了，你与一块既没发育也不是人模样的石头谈恋爱，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哟。”

梅尔蒂娜用蔑视的口气说道，把脸背了过去。

她斜着眼偷偷地看了看理查德，对方的反应让她有些失望，理查德一点也没有受到打击的样子。

“啊啊，也许是呢。”

说到这里，理查德突然打了一个响指。

“你看看你看看，光顾着聊天把正事儿都忘了。其实今天我是为了取回她才来的。”

“什么跟什么呀？”

“是她啦，人造人。不好意思，能不能请你还给我？现在身体还

完整的就只有那一具了。”

“什么？为什么你的人造人就一定会在我这里？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梅尔蒂娜淡淡地笑着说，而理查德则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都到这份儿上了你还装作不知道。再说，那不是刚才你自己说的嘛。”

“什么呀。”

“你不是刚刚才问我‘人造人的制造知识是从哪儿学来的’吗。”

“啊？我可没有那么说过，我刚才只是单纯地问你是不是在哪儿碰到脑袋了而已。再说，就算我说过，那也只能证明我见过那个人造人而已啊。好吧，我承认我曾经‘非法入侵’过你的研究室，既然去过你的研究室，看到过那个人造人是理所当然的。”

“梅儿……”

理查德摇了摇头，摊开双手，摆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能够把她带出来的人，除了梅儿你没有别人啊。”

“呵？这又是为什么？今天，‘非法入侵’你那座塔的可不是只有我哟。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杀了敬爱的罗莲达老师呢。引来那么大的乱子，把这所学院的老师学生都招引过去了。”

“那群家伙们是绝对办不到的。”

“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的夸奖呢？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好啦，梅儿。不要闹了。既没有打破培养容器，里面的液体也没有被抽掉，而容器里的她却被带出去了。这大概只有能够把物体封入自己魔法领域的结晶化魔法才能办得到。”

理查德撇了撇嘴笑着继续说道：“而你很拿手吧，结晶化魔法。”

梅尔蒂娜耸耸肩，深吸了一口气。

“好吧好吧，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就承认好了。然后呢？”

“然……后？”

“我还给你的话你会给我什么好处？”

“梅儿……你真是的……”

理查德又摆出刚才那副“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不过在梅尔蒂娜看来，他摆这幅表情时的那张脸实在看着有些倒胃，于是忍不住又把脸背了过去。

“那东西既然现在在我的手上，那么就是属于我的。如果你想让我转让给你，必须用什么东西来交换，这可是最普通的贸易法则了。要不然，免谈。”

“真是没有办法……”

理查德叹了口气，用手托着下巴，好像在考虑什么似的沉默了。

梅尔蒂娜斜着眼看着他，也在考虑着一件事。不过这件事不是关于理查德到底会用什么来交换那东西的，而是在这之前他说的那些有关贤者之石的话。

区区一块石头会拥有无限的知识？这种东西竟然会真的存在？这真是太难以置信了。她甚至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刚才理查德说的那些话，她曾经非常肯定地认为那是理查德惯用的说话伎俩的一种，又或是根本就是在耍她。

可是，有一件事她非常在意，那就是理查德刚才在一瞬间露出的那副苦涩、可怕的表情，她还是第一次见到理查德会露出这样的表情。这，是不是表示这个一向目中无人的理查德真的遇到过什么难以处理的事了呢？

这即是说，贤者之石是真……

梅尔蒂娜使劲儿摇了摇脑袋，好像要把刚才考虑的东西全部都甩出去一样。

太可笑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什么贤者之石，那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梅尔蒂娜轻轻呼了口气，又把脸转向理查德，理查德仍然还在用手托着下巴，似乎是在考虑着什么。

这时，理查德突然抬起脸，他那对隐藏在眼镜后面，但却颇有震慑力的锐利瞳孔与梅尔蒂娜的双眸不偏不倚地撞了车，即使是梅尔蒂娜也不禁打了个寒颤。

“那么，这样吧。你说一项你现在希望得到的知识，我把我所知

的全都告诉你，你看怎么样？”理查德冷笑着向梅尔蒂娜伸出了手。“怎么样？不错的条件吧？梅儿，你不是非常希望得到知识吗？”

梅尔蒂娜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了。

*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魔法学院的走廊里，梅尔蒂娜抓着理查德的胳膊，愤怒地质问道。

她刚一听说理查德因收到退学处分就要离开学院的消息后，马上就飞奔过来了。

这时的理查德已经整理好了行李，正要离开学院。不过说是整理好行李，其实他现在所拿的行李非常少，即使只用一只手也可以很简单地带走。

“即使你再怎么责备我，我也没有办法呀。这是学院那方面的决定，可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啊。”

理查德自嘲似地笑着回答，而他这副表情彻底激怒了梅尔蒂娜。

“所以说！你是这儿的首席学生吧？只要你自己提出来想继续留在这里，让这里的那些白痴教师们知道如果失去自己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或是需要道歉的地方随便装样子道个歉，要留下应该非常简单的吧？！”

“可是……即使那么做也没有任何意义。”

理查德好像完全不当回事似的，他伸开胳膊，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啊啊！真受不了！”梅尔蒂娜胡乱揪着头发，烦躁地嚷道。

“那么，我要走了。”理查德挂着冷冷的笑脸转过身去，走了几步后，他停住了脚步，回过身来面对梅尔蒂娜。“非常期待你的研究能有好成果。那么，梅儿，再见了。”

说完这句话后，理查德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梅尔蒂娜恨恨地地咬着嘴唇。

梅尔蒂娜并非喜欢这个名叫理查德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地讨厌他。不过，他是梅尔蒂娜所认识的所有人之中唯一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所以，她不能允许他就这样离开这里。

在那之后，梅尔蒂娜以首席的成绩从魔法学院毕业了。

可是，她深切地感到这个地位其实本来并不属于自己。周围人的赞赏之声在她听来也异常刺耳。

虽然在别人眼里看来光芒四射，但她却陷入一片失落中无法自拔。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从事什么样的研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成果。虚无和焦虑好像要把她彻底掩埋。

在她前进的道路上，总是会折射出理查德·瓦雷斯的影子，她无法忽视自己没能战胜他的这个事实。

为了抹去心头的这个阴影，梅尔蒂娜在焦虑之中开始埋头钻研各种技术，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自己比理查德更加强大。

在钻研的过程中，她明显地感到自己知识量的不足。这时她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得到这个世界上绝对的知识。是的，得到理查德也无法得到的知识——神之领域的知识。否则，自己是无法胜过理查德的。

众神之王奥丁曾经在世界树尤古德拉西尔之巅得到了庞大的知识，这正是她所寻求的。

而这就意味着，她必须要去神界。

从那以后，梅尔蒂娜就开始收集自太古以来传下来的所有传说和资料，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活着也能到神界去的方法。而她最后找到的方法只有一个——渡过位于世界某处的彩虹桥碧芙洛斯特。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寻找彩虹桥碧芙洛斯特的所在就成了梅尔蒂娜心中最急切的渴望。

*

“知识什么的我自己会去收集，那样获得的东西才有价值。”

“我认为我告诉你的和你从先人所著的书上学到的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其实，我想了解一些情报。”

听到梅尔蒂娜这样说，理查德脸上浮现出“原来如此”的微笑。

“这倒也不是不可以。”

“那么，把你所知道的关于碧芙洛斯特的情报告诉我，什么都可以。”

“碧芙洛斯特？你指的是通往神界的那座彩虹桥吗？想知道关于它的情报……难道说，你打算登上世界树尤古德拉西尔之巅，像奥丁一样得到知识吗？”

“不要问这问那的，你只要把你所知的告诉我就可以了。”

梅尔蒂娜咂了咂嘴，把脸转向一边。

“是么。那我就告诉你碧芙洛斯特的所在地吧。”

理查德的这句话使得梅尔蒂娜全身都颤抖起来。

“等、等一下！为什么你会知道这种事？”

梅尔蒂娜这时的呼吸与声音已经变得异常急促了。

“说来惭愧，这也是贤者之石告诉我的。”理查德抽回伸向梅尔蒂娜的手托了托眼镜，用自嘲似的口吻说。

“你……不是打算对我说谎吧。”

“我就看起来这么没有信用啊。”

“那还用说。来，给我看能证明你不是在说谎的证据。”

“这可真可惜。我还不会那种能够证明自己的话是不是谎言的法术，大概只能你亲自用眼睛来确认了。”理查德不紧不慢地说道。

按照理查德的个性，他一般会对重要的部分守口如瓶。这次他竟然这么平淡地就说了出来……也许，这样反而更值得相信也说不定。

“是么，算了。总之，先把地点告诉我。”

想了想之后，梅尔蒂娜深深呼了口气，把后背靠在椅背上。因为，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探得太靠前了。

“好吧，彩虹桥碧芙洛斯特的所在地就是……”

说到这里理查德又使出自己的惯用伎俩戛然而止，又用手托了托眼镜。

虽然心里很着急，不过梅尔蒂娜决定暂时还是保持沉默，耐心地等。心脏的跳动声直传耳根，咚咚作响。

“精灵之森。”理查德终于把憋了半天的话说了出来。

“啊？”梅尔蒂娜大叫一声站了起来。

“精灵之森……”

“对，就是精灵们所栖息的，众所周知的精灵之森。”

“那种地方可不是人类能去的所在啊！”梅尔蒂娜声音中透着惊慌与失望。

精灵之森是人类不可以进入的森林，这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识。

这里面的确含有几分禁忌、戒律的意思。但即使在实际上，人类也是不可能踏入其中半步的。因为整个森林都拒绝人类涉足。虽说不知这股神奇的力量到底是世界树本身的力量还是住在森林里的精灵们施加的结界。不过，不管人类用尽任何办法都无法进入森林这点是已经被无数人证实了的。

“这就不管我的事了吧，我只能给你提供这一个情报。至于该怎么去，请你自己想办法。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梅儿。”

听了理查德的话，梅尔蒂娜用力握了握拳。

“总之呢，在精灵之森的深处，彩虹桥碧芙洛斯特与世界树尤古德拉西尔一起被精灵们守护着，这点绝对是真的，你不用担心……也许尤古德拉西尔本身就是碧芙洛斯特也说不定。那一片的情况我不怎么了解，也没有兴趣。请你自己亲自去确认吧。”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知道了彩虹桥碧芙洛斯特的所在地，之后可以自己再想办法。而且，既然连人类活着去神界的方法都有记载的话，进入精灵之森的方法也应该是绝对存在的。

梅尔蒂娜暗自下定了决心，轻轻点了点头。

“梅儿，我这边已经给你提供了你感兴趣的情报了，这次，该轮到你那边实现咱们的约定了吧。”

理查德的话打断了梅尔蒂娜的思绪。

“哎？啊，还有这回事儿啊。”

梅尔蒂娜耸了耸肩，把理查德带到了自己的研究室。

*

“不过话说回来……”

梅尔蒂娜与漂浮在保存容器中的人造少女面对面，不禁皱起眉头。

“做这样的东西出来，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梅尔蒂娜回过头去，看到手托着眼镜，一脸异样笑容的理查德。

“这是……容器啊。”

“容器？什么的？”

理查德没有回答，而是将视线转向了保存容器中的人造少女。他好像完全被迷住了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梅儿，所谓的精灵呢……”注视着少女的理查德突然自言自语起来。

“精灵？你突然又扯些什么？比起这个来，我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怎么样了？”

“所以啊，我现在正在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理查德把脸转向梅尔蒂娜，好像在嘲笑她似的。

“啊，是么。那么，精灵怎么了？”

“所谓的精灵呢，其实就是神。”

“啊？”

这句话实在来的太突然了，即使是梅尔蒂娜也不禁吃了一惊。

“正确来说，应该是神在人间界逗留时所必须的肉体。”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梅尔蒂娜苦笑着说。

理查德倒是一点儿都不在乎，继续说道：“你应该知道精灵是为何才存在的吧？”

“不就是为了守护世界树尤古德拉西尔嘛，刚才你自己说过了。”

“答对了，是为了守护这棵支撑整个世界的大树而存在。这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守护整个世界。”

“所以他们就是神了？我还以为你会拓展出什么大不了的理论来呢，原来不过如此嘛。”

“梅儿，你不要急嘛。听我继续说——既然他们是为了守护世界、也可以说是奉了奥丁之命，为了守护神界诸神才存在的。所以，为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必须需要‘精灵’这个肉体。”

“呵，不错嘛。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然后呢？这也是你从那个什么贤者之石那里现学现卖的？” 梅尔蒂娜对理查德这番又长又臭、翻来覆去的话感到有些焦躁，用讽刺的口气说道。

不过，大概理查德已经听习惯了，一点儿也没在意。

“差不多吧，大体上都是它告诉我的。”他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么，现在开始才是正题。”

理查德的这句话使梅尔蒂娜不禁眉毛上扬，由于太过恼火，她甚至考虑是不是该把这个保存容器打破，把这个沉睡的娃娃破坏给他看看。不过，在她的想法付诸实施之前，理查德的下一句话来了。

“人类与精灵的差别，既是人类与神的差别。也就是说，人类与神在灵魂上是等价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注入精灵肉体内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成为神。”

“真荒谬，你不觉得跨越得大了些吗？”

“但事实就是如此。人类与精灵能够结合并且产生后代，这就是证据。若是双方灵魂的构成差别太大的话，你认为这种事能够办得到吗？”

刚才梅尔蒂娜还在发笑，但这时她的表情好像被冻住了。

“……说笑吧……”

“是真的。事实上，奥丁就是人类与精灵的混血。像他这样的存在，可以称之为半精灵。”

一副目中无人的冷笑浮上理查德的脸，对他这副自信满满的表情，梅尔蒂娜感到非常诧异。

“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他能够成为众神之王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算什么证据？”

“至于奥丁是怎样成为众神之王的……”

“这个不用解释了，谁都知道。不就是通过战斗不断获得了力量嘛。那个时候的世界曾经被毁灭，然后奥丁用自己的力量再创了世界。真是的，好像在复习神学的基础似的。”

梅尔蒂娜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然后做了次深呼吸。她已经完全被理查德的话吸引了。

“正是如此。可是，奥丁最初并不是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神。他是通过成长才成为众神之王的，甚至连创造世界的力量都得到了。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在纯血的神身上的。”



梅尔蒂娜轻轻歪了歪脑袋。

“还不明白吗？所谓的神，从最初开始本身就是完美的存在。所以，他们没有‘成长’这一概念……”

“也就是说，能够成长的是人？”

“就是这么一回事。”

理查德满意地点了点头。

“奥丁是人与精灵的混血儿、人与精灵之间可以结合生子这些我明白了。然后呢？”

理查德将视线从梅尔蒂娜身上转移到保存容器上。

“所以，我制造了这个。”

“啊？”

梅尔蒂娜睁大眼睛，回头看向保存容器里的人造人。

“等一下，这么说来……”

“没错。这个人造人，是以人类和精灵的肉体为材料，混合起来制造的。”

看着冷静地说出这句话的理查德，梅尔蒂娜不禁感到全身都变得僵硬。

“这么说，难道……你想成为神……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吗？”

“如果可能的话那倒也不错。”

理查德自嘲似的笑了，但他那平淡的表情反而让梅尔蒂娜感到了更大的战栗。

“不过，你竟然要做一位女神？而且还是少女……太滑稽了，我、我都不知该说你什么好了。”

梅尔蒂娜为了驱散自己的恐怖感，本想说这句话来调侃调侃理查德。可是，当她说出来后，她却感到越发恐怖了，甚至感到后背的冷汗浸湿了衣服。不由自主的，她将目光再次转向人造少女。

溶液中，少女的银发闪着淡淡的光芒。

“呵呵，那是另一回事……”

“话虽如此，你制造的这个人造人还真是不错呢。这个小姑娘长大了肯定是位美人儿，不过配你的灵魂就太可惜了。你制造她时，还

有模特儿作参考来着？”看着少女的脸庞，梅尔蒂娜问道。

不过，理查德却并没有回答她的这个问题。

梅尔蒂娜看着少女天真无邪的睡脸，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疑问。

“啊，你刚才说，你是用人类和精灵的肉体为原料制造的来？”

“是的，怎么了？”

理查德摆出一副困惑的表情。

“所以啦，你是怎样得到精灵的肉体的？难不成……你已经去过精灵之森了？”

“呵呵，看来说漏嘴了呢。”

理查德轻轻点了一下头，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我提醒你一下好了。进入精灵之森的方法其实有很多。因为，精灵之森所拒绝的只是人类的肉体而已。”

“是么……原来是这样……”

梅尔蒂娜的脑子急速运转着，组织着接下来的计划。

“好了，已经没别的事了吧。那就快带着你的宝贝回去吧。”

她的声音里含着掩饰不住的兴奋，理查德偷偷地笑了。

“虽然我也这么想，不过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保存她。其实我今天只是想得到你会把她还给我的这个‘约定’而已。不好意思，能不能先把她在你这儿寄存一段时间？”

“没问题。这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就拜托了，请你千万不要弄伤她啊。”

“不用担心，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就会遵守的。好了好了，没事儿了吧。快回去吧。”

“嗯，那么，再见了。”

理查德点着头，带着殷勤的微笑，与来的时候一样，使用转移方阵回去了。只是一瞬间，他的身影甚至气息也完全消失了。

“终于走了，那么接下来……”

梅尔蒂娜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向着屋里那台巨大的装置走去。

3

——精灵之森所拒绝的，只是人类的肉体而已。

理查德的这句话在梅尔蒂娜的脑中不断地回响。

这时黑道已将她的身体包围，只余下细小的闪光。

是的，既然肉体无法进入精灵之森的话，那么舍弃肉体就好了。

境界变得暧昧起来，梅尔蒂娜一边感受着这种解脱束缚似的感觉一边思考着——成为幽体的话就可以进入精灵之森。而且，幽体状态不会受到空间阻隔的影响，因此是一定可以抵达彩虹桥碧芙洛斯特的。

梅尔蒂娜慢慢睁开眼睛。

已经成为幽体的她站在屋子的中央，她的肉体如蝉蜕般地睡在金属的箱子里，通过小窗户可以看得到自己的脸。

“再见，我去去就来。”

梅尔蒂娜向自己的肉体投去了一个飞吻，然后离开了房间。

*

离开学院后，梅尔蒂娜走在城镇的大街上。但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直传她的脑内。

——梅儿，你听得到吗？

是理查德的声音。

“什么呀，你还有什么事？人家现在忙着呢。”

梅尔蒂娜边说边回顾四周。被黑夜所支配的大街模模糊糊，什么东西看起来也都若隐若现，无法清晰地分辨出来。不过，在可视范围内没有理查德的身影，至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

——别这么说嘛。只是占用你一点点时间而已。是的，对从现在开始以后的你来说，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时间。

对理查德这句好像包含了什么别的意思的话，梅尔蒂娜气得用脚直跺地面，只不过，现在没有实体的她不管再怎样跺也不会发出响声罢了。

“到底有什么事？”

——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只不过，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想继续

说下去而已。

“继续？是什么？”

——在这个容器里，注入人类灵魂的话，她就可以成为神。

“啊啊，你指的是你那个人造人？我对它没兴趣，你也不用再说了。”梅尔蒂娜轻笑着说道，然后准备继续前行。

——其实呢，那番理论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理查德的声音毫不客气地再次直传于梅尔蒂娜的脑内，而后者的脸色也随之起了变化，不过，她并没有停下脚步。

她不知道该如何把理查德这该死的直达脑内的声音阻挡住。

——这所谓的另一个角度呢，就是可以把神的灵魂封到这东西里面。呵呵，也就是说这东西可以让神堕落为人。

“什……什么……”

梅尔蒂娜顿时感到脊梁发冷，不禁停住了脚步。

——甚至可以把我所爱的女神变成只属于我的东西。

理查德大声笑了起来。

这时，梅尔蒂娜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他刚才那句意思不明的话……还有……

理查德刚才的话里所带出的几个无关紧要的单词从梅尔蒂娜的脑子里蹦了出来。

……这个容器。

……这东西。

理查德刚刚的确是那么说的。

梅尔蒂娜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惊慌涌上心头。

“你、你……你现在、在、在哪里？”

她完全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惊慌，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

——哼哼哼哼哼……

她的脑内传来理查德用鼻子发出的阴险笑声。

梅尔蒂娜感到全身的血液在逆流，强烈的压迫感让她喘不上气来。

她仰起头，睁大眼望向夜空。魔法学院高高耸立在一轮弯月下，而学院顶层宛如一片浮云一样咬住了月牙一角。

那是她的房间。

——梅儿，你很聪明，而且行动能力也十分优秀。不可否认，你是距离我最近的人。

冷笑过后，传来的是理查德一向淡淡的、没有感情的声音。他冷静到不自然的口气，让梅尔蒂娜感到了无法抵抗的恐怖。身体在急剧地收缩，好像被绑住了一样无法动弹。现在的她能做到的，只是望着自己房间的窗户而已。

——因为如此，所以……你很危险。

“你想要干什么！”

——我们毕竟是曾经的同学，所以，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你的。只不过想让你睡去罢了。

充满着冷淡与无情的，理查德的回答。

之后，梅尔蒂娜听到的是低声咏唱咒文的声音——那是冷冻咒文。

梅尔蒂娜用力咬着下唇，眉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折纹。

我实在是太愚蠢了！

理查德今天会如此多话，这点早就该加以怀疑。但一听到了彩虹桥碧芙洛斯特的所在地，就变得得意忘形了。

对于仍然这么不成熟的自己，梅尔蒂娜除了愤恨还是只有愤恨。

咒文结束了，咒术释放开来。

只是一瞬间。

而这一瞬间，宣告了她的死亡。

梅尔蒂娜望着自己的房间，跪在了地上。

——对你来说，失去肉体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吧。

理查德嘲讽的笑声凝固在她的耳边。

她下意识地挥出了紧握的拳头。

然而，她得到的回答只是理查德骤然消失的笑声。

夜的寂静包围着梅尔蒂娜。

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算啦，已经失去的东西也没有办法了……”她自嘲似的说。

“什么……！”

刚刚站立起来的梅尔蒂娜，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一个女子飘浮在夜色中。那银色的长发，那装饰着羽毛的头盔，那湛蓝色的铠甲……

“你愿意从现在开始与我同行吗？”

女子先开口说话了。

没错，现在站在眼前的，正是灵魂的挑选者——女武神瓦尔基里。

“与我一起的话，你就可以到达彩虹桥碧芙洛斯特。”

梅尔蒂娜看着瓦尔基里的脸，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没错，她的脸与理查德的那个人造少女非常相似。

“是么……原来是你啊。”梅尔蒂娜忍不住笑了起来。

瓦尔基里诧异地看着她，完全不解眼前这个女孩为何忽然大笑。

“好吧，我与你一起走。不过，请你不要搞错了。这与你刚才说的那句像是交换条件似的话没有关系。我最讨厌像那样被人看扁了。”

说完这句话，梅尔蒂娜深吸了一口气，将目光投向瓦尔基里。

“别看不起我啊。”

“对不起。”

瓦尔基里微笑着向梅尔蒂娜伸手示意，而她的言行让梅尔蒂娜也感到有点意外，正当她打算与瓦尔基里握手时，突然感到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气息在接近自己，令她猛地回过头去。

她看到从远处走来一个背着大剑，脸上有一道伤疤的高大男子。

男子的表情有些可怕，不过也许他脸上就是这副样子吧。当走到瓦尔基里面前时，男子停下了脚步。

“可恶，已经人去楼空了。”男子愤恨地说。

“是么……”瓦尔基里眉头紧皱，轻声回应道。

“啊，对了。我看到你的身体了。在一个钢制的大箱子里，不过被厚厚的冰包裹着。”

男子把头转向梅尔蒂娜。

“果然是这样啊。”

梅尔蒂娜苦笑着皱了皱眉。

这时，梅尔蒂娜发现男子正满脸困惑地盯着自己的脸看。

梅尔蒂娜看了他一眼，可是他依然不作声地盯着她。

“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吗？”

然后她瞪了男子一眼，男子终于算是把视线移开了。

“嗯？啊，不是……”

好像有什么话想说说不出来似的，男子挠了挠脑袋。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说完，男子又眯起眼睛，偷偷地看着梅尔蒂娜。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这算什么？求爱吗？真老土……”

梅尔蒂娜一边大笑，一边斜着眼仔细看了看男子的脸。

果然，她对这个男子没有任何印象。在她的记忆中她也从未与他这样的粗俗剑士打过交道。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真的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男子歪歪脸，好像对梅尔蒂娜的嘲笑很不满。

看到男子的这个表情，梅尔蒂娜竟突然也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了。好像刚才刚见到瓦尔基里时一样的感觉。

太、太可笑了！我竟然受这个男人的影响，产生那种错觉了。

梅尔蒂娜这样想着，摇了摇头，赶走了刚才的那种感觉。

“算了，以后多多关照。”

男子向梅尔蒂娜伸出手来，想要与她握手。

“……多多关照。”

梅尔蒂娜一时竟不知所措，不过，她终于还是拨开了男子的手，并转身背向他。

“那么，你想要我做些什么？”梅尔蒂娜瞅着瓦尔基里询问道，视线算不上友好。

瓦尔基里没有回答，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这个笑容于平淡中带有威严，而梅尔蒂娜也从中感到了一股安详、温暖的气息。

看着瓦尔基里的笑脸，梅尔蒂娜感到安心了许多。

“我本来还以为，女武神会是个多么冷淡的家伙呢……”

episode 8

倾诉回忆
少女的面影
想要传达的心与扩散的波纹

1

“路西欧……”

他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那是瓦尔基里的声音。

瞬间之后，他感到了光亮。封印在瓦尔基里体内路西欧的灵魂，应她的召唤来到外界。

路西欧抬起头，却因突然洒在脸上的阳光而眯起了眼睛。模糊的视野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瓦尔基里的脸首先映到了他的瞳孔里。

路西欧感到自己的心脏强烈地跳动了起来，于是只好从瓦尔基里身上移开了视线。

虽然他非常明白，但是每当他看到瓦尔基里的面庞，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她们实在太相像了。

路西欧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一夜的情景——飞舞的白色花瓣、慢慢闭上双眼的少女……

普拉琪娜……

路西欧迫使自己用力摇摇头，从幻象中调整过来后，他开始观察四周的状况。

他现在站在一个景致非常好的地方，站在这里向远处放眼望去，感觉似乎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看样子这里应该是大陆中央位置的某座高山上。

“没有感觉到不死者的气息，你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吗？”

路西欧望着漂浮在自己脚下的白云，向瓦尔基里问道。而片刻的沉默后，瓦尔基里的叹息声传入他的耳中。

“路西欧啊，我打算把你送到天界。”瓦尔基里淡淡说道，语气中夹杂着几分忧虑。

路西欧皱着眉头看着她，而瓦尔基里也同样盯着路西欧。

终于，感到已经到了界限的路西欧再次移开了视线。

“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不安定呢？如果你不能摆脱摇曳不定的内心，那么，在天界等待你的只能是死亡。在天界的死……是灵魂之死，换言之既是消失，是永远的消失。我不希望看到你走上那样的末路。”

两人间的空气变得凝滞起来，最后还是女武神再次开口打破了让人窒息的沉默。

“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吗？”瓦尔基里轻声向路西欧问道。

路西欧挠了挠头，再次看着瓦尔基里。

“不好意思，能稍陪我一会儿吗？”

“什么？我？跟你？”

“嗯……”路西欧点点头。

“也……好吧。那么，你想去哪儿？”瓦尔基里苦笑着问。

“去那儿。”

路西欧指着远方一座若隐若现的小村庄，平静地说道。

*

寒风凛凛。

已经这么多年了，这里还是老样子，只能感到阴郁的气氛。

看着曾经的故乡，路西欧轻轻叹了口气。

倒塌的房屋、光秃的树木、干涸的土地、稀疏的人影。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无精打采的，不管谁眼中都只有一片空虚。

“这里是……？”跟在路西欧后面的瓦尔基里皱着眉问道。

“克里安德尔。如你所见，是一座破烂的小村子。”

说着，路西欧再次巡视村子。村民们似乎对他们两个外地人的到来没有任何兴趣，只是默默地、表情呆滞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路西欧把瓦尔基里带到一所破旧的小房子前面，那是他曾经的家。

“我是在这个村子出生的，这就是我的家了。”

现在，爸爸妈妈是否还住在里面呢？

路西欧呆呆地思考着，这时从山上吹来一阵刺骨的寒风，冻得他打了个寒噤。

“很冷吧。”路西欧回头问瓦尔基里。

瓦尔基里苦笑着点点头。

“因为这里太寒冷，所以基本上种不了什么农作物。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别的产业。更加糟糕的是，这个国家……威尔诺亚还企图称霸整个大陆。”路西欧又叹了一口气。“所以这个村子才会如此贫困。”

瓦尔基里环顾着村子，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不过，不管怎样大家也要活下去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只为了能够赚出生活费用。只要是有可能办到的事情什么都会干……包括，贩卖人口也……”

路西欧望着自己的家，脸上露出伤感的表情。

“我的妹妹就被卖给人贩子了。还有，她……也差一点被卖掉。”

“她？”

“嗯，是一个住在这附近的女孩子。名字叫普拉琪娜……可以说是我的青梅竹马。”路西欧用叹息的口气说道，而瓦尔基里只是没有表情地点了点头。

路西欧低下头，继续向前走去。

他们来到一条横穿村子的小溪旁边，走上架在上面的小桥。

“小的时候，我和她经常在这里玩耍……”

凝视着潺潺的小溪，路西欧的记忆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听起来好像孩提时代蛮幸福的呢。”

听着路西欧的回忆，瓦尔基里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淡淡的微笑。

“幸福？……也许吧。那个时候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其他可以什么都不用想。”路西欧挠着头回答道。

他们走上一条缓缓的上坡道。路边角落里蹲坐着一个男子，他瞥

了他们两个人一眼，接着又把眼垂了下去。

在这个男子的前方不远处，路西欧停下了脚步，面前是一座民房。

“这里是……”他旁边的瓦尔基里望着民房问道。

路西欧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望向瓦尔基里。瓦尔基里看着他，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路西欧才答道：“这里是她的……普拉琪娜的家。”

瓦尔基里默默地点点头，再次向民房望去。

路西欧看着瓦尔基里的侧脸，她的表情依然平淡，脸上没有流露出感情的变化。

他轻轻叹了口气，也望向民房。

屋子里感觉不到有人在的气息。普拉琪娜的父母或许舍弃这里而去了，又或许根本就已经死了。

“那一天……我看到有人贩子进出这里。”路西欧眼睛里含着一丝愤怒，盯着民房说。

“我想她一定要被卖掉了。”瓦尔基里双眉稍稍颦蹙，望向路西欧。

“所以，我打算带着她逃走。那天晚上，我不管她的想法，硬把她带出了村子。”

路西欧的记忆中，那一夜发生的事情好像昨天才刚刚发生过一样，鲜明地浮现出来。

他带着瓦尔基里继续向前走去，片刻之后已经完全看不到房屋了，他们走入一片树林中，脚下也没有路了，只有丛生的杂草。

“那时我想，不管怎样要先逃离这里，之后一定会有什么办法活下去的……只是小孩子的想法。”

路西欧望着周围的树木，夕阳金色的光透过树叶之间的缝隙淡淡地投射进来。

“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总之要赶快逃走，不逃走不行。那个时候我的脑里所想的只有这一件事情。”

路西欧停下脚步，走近瓦尔基里。她只是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有说。

“……那时我们只是一味地向前跑。”

瓦尔基里轻轻点了点头。

“……像这样子。”

路西欧突然抓住瓦尔基里的手。

“哎？啊……”

瓦尔基里有些吃惊，同时又有些困惑。

路西欧没说什么，继续牵着她的手，带着她向森林的深处跑去。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跑出了树林。

视野豁然开朗，强烈的夕阳照射过来，令他们不禁眯起眼睛。

“……那一天，也是跑到了这里。”

路西欧停下来，松开瓦尔基里的手。此时两人的眼睛已经适应过来了，开始环顾起周围的景色。

一望无际的……花的海洋。

只是，无论看向哪里都只有一种花，一种白色的花。在夕阳的照射下，它泛着淡淡的橙黄色。

那一夜，月光下，白花飞舞的幻景再次浮现在路西欧的脑海里。

“这些花是……”瓦尔基里蹲下身子，抚摸着其中一朵问道。

“是铃兰。”

路西欧带瓦尔基里来到一块岩石前。

“那天夜里，她被铃兰的毒……在我的怀中……”

穿心的刺痛袭击了路西欧，让他觉得胸口有些窒息。

他抚摸着岩石，痛苦地说道：“她……就在这里……”

“这么说……”

“这是那时我给她做的墓，这是那时……我唯一能为她做到的事情……”路西欧边说边从怀里拿出一个闪光的小东西。

那是一枚小小的耳环。这是那一天，他打算送给她的东西。

这枚小小的耳环里，记载着路西欧最珍贵的回忆。他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路西欧把小耳环埋在合起的双手中，对着普拉琪娜的墓、对着他最爱的女孩，闭上双眼，默默地祈祷着。

瓦尔基里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站在一边。

一阵风吹来，铃兰的花瓣漫天泛起，在橙色的夕阳中飞舞飘散而去……

路西欧慢慢睁开眼睛，视线已变得模糊。

“原来如此。因为那个时候的遗憾，你一直放在心上，所以……”瓦尔基里静静地说。

“其实……不是那样的……”路西欧摇了摇头。

对方的回答有些出乎瓦尔基里的预料，她的眉毛轻轻上扬了一点。

路西欧把视线从瓦尔基里身上移开，再次注视着普拉琪娜的墓。这几年来的风吹日晒使得当初棱角分明的这块岩石已经变得平滑，而且还显得有点脏。这、就是普拉琪娜沉睡的地方。

片刻的沉默后，路西欧深深吸了口气，再次望向瓦尔基里。

“那个……瓦尔基里，你能不能……把你的羽毛头盔摘下来？”

瓦尔基里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她还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头盔摘下来了。

瓦尔基里的脸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遮挡，以她最原始、最纯真的一面展现在路西欧面前。

银色的长发随风飘舞着。

路西欧注视着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他很清楚地感到自己心跳的加速。

“实在太像了……”路西欧呼吸变得异常急促。

瓦尔基里不解地看着他。

“你跟她……跟普拉琪娜……简直一模一样……”

路西欧声音颤抖着，他感到嗓子急剧地干渴起来。

瓦尔基里闭上眼睛，轻轻叹了一口气，笑了。

“原来是这样……”

慢慢睁开双眼的她，以冷冰冰的目光看着路西欧。

“不过，我不是那位叫做普拉琪娜的少女。你所爱的那位少女，现在在那里长眠。”瓦尔基里指着普拉琪娜的墓说道。

路西欧紧紧地握着拳头，手中的那枚耳环好像都快要把手割破。

“……我明白……我非常明白……但是……”

路西欧想要大喊，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可是这时，他就要张开的双唇却被什么给制止住了——那是迎面而来的、瓦尔基里的双唇。

两人瞬间的接触后，瓦尔基里退了回去，继续换上她一直使用的那副冷淡的表情看着路西欧。

而路西欧仍然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只是在呆呆地站着、看着她，甚至忘记了眨眼。

“……稍微镇定点了吗？”

瓦尔基里这声淡淡的询问，将路西欧从咒语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啊，嗯……”

他机械般地点点头。

“无法忘却死去的亲人、同伴，时时刻刻想着他们，这并没有错，不过……”

“我明白……对不起，瓦尔基里。”

路西欧从瓦尔基里身上移开视线，把耳环重新收入怀中。

瓦尔基里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在微笑着看着他。

“我……已经没事了。”

路西欧再次望向瓦尔基里。

此时寒风凛凛地吹着，铃兰的花瓣漫天飞舞，西方遥远的山脉已经遮住了夕阳的半个脸庞。

“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路西欧的这句话，瓦尔基里将羽毛头盔再次戴上，严肃地点了点头。

“……活下去。”

“嗯，我明白。我会证明给你看我的能力的。”

路西欧也用力点了点头。

瓦尔基里闭上双目，开始咏唱咒文。

路西欧的身体被淡淡的光芒包围，慢慢向天空飘去。

铃兰的海洋、普拉琪娜的墓还有瓦尔基里都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她们都消失在一片强光的另一边。

2

跟随着一位自报姓名为芙蕾的女神，路西欧来到一座闪烁着刺眼光芒的白色宫殿前。

在过护城河的桥之前，路西欧停下脚步，抬头望去，耸立在眼前的这座巨大的宫殿是如此的庄严，迎面袭来的强烈压迫感使路西欧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哎——你就是新来的战魂啊。”

路西欧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他低头一看，眼前近在咫尺的地方蹲着一位双手托腮、正仰头看着自己的少女——脸蛋天真无瑕、双眸清澈透明。

“呜哇！”

由于实在是太过突然，路西欧不禁吓得大叫一声，向后跳去。

少女一下子就乐得咯咯地笑了，她调皮地跳着站起来，向路西欧走过去。

“哎，名字是？”

“哎？”

“名字。你的。”

“啊，我叫路西欧。”

“嗯——”

少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路西欧的脸，离他越来越近。直到双方好像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了，少女才停下脚步。

“我叫芙莱娅。请多多关照啦，路西欧。”少女笑盈盈地说。

“啊，多、多多关照。”

还没大搞清状况的路西欧，只能附和似的点点头。

“路西欧，你在干什么呢。”站在桥对面的芙蕾有点急了，对着这边大喊道，“芙莱娅也是，奥丁大人还急着要召见他呢，你能不能先到一边儿玩去？”

“是——”少女鼓着腮回答道。

不过，她马上又变为笑脸对路西欧说：“那么，一会儿见啰。”

芙莱娅冲路西欧眨眨眼，跑了。

路西欧茫然地目送芙莱娅跑下山丘。而跑了一会儿，芙莱娅好像感觉到了他的视线，回过身来向路西欧招手。路西欧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也向她挥了挥手就赶忙跑过桥去。

“对、对不起。”

“没关系。这次是芙莱娅不对。”芙蕾毫无表情地边说边继续向宫殿内走去。

路西欧慌慌张张地跟在后面。

穿过巨大的宫门，他们走在一条宽敞的走廊上。走廊的天顶特别高，两边的墙壁上设计了许多巨大的窗户，透光性非常好，屋内几乎与外面一样明亮。

“那位……叫芙莱娅的少女，她也是……女神吗？”终于忍受不住沉默的路西欧，向芙蕾凑近了几步向她问道。

现在的路西欧依然对“神”这种存在感到十分畏惧，说话也断断续续地连不成句。

“嗯，是的。她是我的妹妹。”芙蕾继续向前走着，头也不回地淡淡回答道。

“啊，是么……”

路西欧挠着脑袋，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好。

沉默再次袭来，漫长的走廊中只能听到走路声和它的回音。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在伫立在尽头的大门前，芙蕾停下了脚步，她回过头来，忽然向路西欧问道：“你也被她的魅力所折服了吗？”

芙蕾的脸上浮现出鄙视似的冷笑。

“哎？”

突然而来的问题让路西欧条件反射般地吐出了这一个字。然后他看到了芙蕾的那张脸，大体上明白了她的意思。

“啊，不是的。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是么。”

简短的回答，伴随着芙蕾的冷笑声。

“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完成你的使命，怎样都可以。”

芙蕾的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使路西欧感到有些不快。

在就要打开大门时，冷笑着的芙蕾换上了严肃的表情。“对面就是奥丁大人的王座之间，你要知道分寸。”

路西欧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点了点头。

芙蕾打开了大门。

红色的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奥丁的王座。

芙蕾在前，路西欧在后。

王座高高在上，使路西欧不得不抬起头来看才行，而奥丁就坐在从天顶射进来的神圣光幕里。

路西欧胆怯地观察着斜靠在椅背上的奥丁——一位四、五十岁左右的像骑士似的男子。

奥丁的形象有些出乎路西欧的意料，他在这之前一直认为奥丁肯定是一个老人。

“奥丁大人，我把蕾娜斯新传送来的战魂带来了。”芙蕾深鞠一躬，用尊敬的语气说道。

路西欧呆呆地站在芙蕾的身后，茫然地看着王座上的奥丁。

“嗯。”

奥丁稍稍一点头，站了起来。

仅仅是这一个最为平常的动作，路西欧也感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奥丁望向路西欧，眼神甚至可以被称为慈爱，但那仍然让路西欧觉得心脏好像被人用手直接抓着一般，只是紧紧握住已经被汗水浸湿了的手。

“少年，你的名字是？”

“啊……路、路西欧。”

“路西欧，我赐予你第十五位的神格。从现在开始，你要为我们亚萨神族而战，懂了吗。”

路西欧生硬地点点头。虽然他想说些什么，但是干渴的喉咙已经使他连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期待着你的活跃。”

说完后奥丁坐回王座，再次斜靠在椅背上。

“芙蕾，带他到兵营去吧。”

“是。来，走吧。”

“啊、是。”

芙蕾已经开始向外走去，路西欧慌忙向奥丁施了一礼，跟着她离开了王座之间。

睡神扫描

3

来到天界后的第三天，路西欧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召集令。

随着大家来到位于王城后面的广场内，看到排列整齐的士兵后，路西欧犯愁了。

“站到哪儿好呢……”

在他困惑地环顾着广场时，有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是新来的战魂吧。”

他回过身一看，身边站着一位脸型精悍的男子，正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自己。

路西欧向后退了半步，默默地点点头。

“别做这种反应嘛。我叫维达尔。与你们战魂一样，都是要奔赴战场的战士。”名叫维达尔的男子说着说着便笑了，只是目光依然锐利。

“啊……我是路西欧，请多多关照。”

“嗯，多多关照。你怎么还呆站在这儿？不快点去排队的话，托尔大人就要过来了。”

路西欧挠挠鼻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不知道该站哪里合适……”

“哪里都可以的，找个队列，站到后面就行了，没有那么多讲究。不过呢，一般是神格高的站在前面，这也算是个不成文的规定吧。”

说着维达尔拍了拍路西欧的后背，把他拥到一个队列里。

“啊啊，谢谢。”

路西欧回过头向维达尔点了点头，维达尔也微笑着回礼，然后向队列的前方走去。

注视着他的背影片刻后，路西欧站到了队列的最后边。

过了一会儿，手持大锤的战神托尔出现在军队的前方。他是一位体形高大的壮年男子。

刚来天界那天，路西欧曾经见过他一次。从他身上能感到一种与奥丁完全不同的压迫感，在他的面前路西欧也会非常紧张。

站在讲台中央的战神托尔向前伸出大锤，然后了望全军。

“关于此次作战……”托尔边说边摸着自己金黄色的络腮胡子，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稍微感到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现在出现了几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我们这次要在逐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向约岑海姆发起进攻！”

话语严肃而沉重，令路西欧感到心脏在咚咚直跳。

“从华纳神族的迪斯通要塞那里感知到了强大的魔力，恐怕那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魔导实验。因此突袭迪斯通要塞，阻止魔导实验是此次作战的第一要任；另外，北方的蓝巴特湖内出现了一只闹事的巨大蛇龙，估计这也是华纳神族所为，消灭这只蛇龙是本次作战的第二任务而击溃盘踞在西方提纳姆海的华纳神族飞空部队则是本次作战的第三任务。”

说明完毕后，托尔再次了望全军。

“部队的编成及详细作战内容接下来由缇尔作说明。此次作战也许会比较辛苦，大家要加油。期待大家捷报频传。”

说完这句话，托尔深深吸了一口气。路西欧发现他周围的士兵们好像都突然全身充足了干劲，这让他感到有点困惑。

“祝大家百战百胜——！”

托尔那雷鸣般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

被声音气势所震慑的路西欧全身颤抖地后退了数步，耳朵深处轰轰作响，就连视线也变得摇晃起来。

托尔退到讲台后面，随即走上来一位红色长发的男子。

“那么，接下来由我说明各项作战的具体部队编成与详细作战内容，大家要听好了。”

他应该就是缇尔了。虽然比起托尔来好像稍微弱一点点，不过看起来也是一位异常英勇的男神，那布满全身的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缇尔的部队编成和作战说明，路西欧被分配到了蓝巴特湖蛇龙讨伐部队，而队长就是刚才那位维达尔。

*

蛇龙讨伐部队向着目标——北方的蓝巴特湖出发了。

这支部队基本上全部都由亚萨神族的士兵组成。由瓦尔基里送来天界的人类除了路西欧外只有一个人，一位与路西欧年龄相仿的持弓青年。

受不了军队沉闷的行军气氛，刚一出瓦尔哈拉，路西欧就与这位名叫拉乌利的青年聊上了。

“路西欧先生是……”拉乌利小心翼翼地向路西欧问道。

不过，还没等他说完，路西欧就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先生’就算了吧。你这样称呼我会觉得很不习惯，心情都变得不舒服了。”

“啊，嗯……”

拉乌利微笑着点点头。

“那、那么，路西欧。路西欧，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一个叫做克里安德尔的小村子。不过，由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最后去了捷拉贝伦。”

“啊，是么。说起来，贝里纳斯先生也是捷拉贝伦的人呢。好像是担任某个城镇的卫士长，你认识他吗？”

“不。我那时的生活与贵族、骑士什么的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路西欧苦笑着回答道。

“是那样啊。真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呢？这不是什么值得道歉的事情吧。”

“啊，是、是的。”

拉乌利笑着挠了挠头，然后不知为什么垂下了脸。

“拉乌利……”

听到路西欧在叫自己，拉乌利很害羞似地抬起脸来。

“你，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参加战争呢？”

被路西欧突然这么一问，拉乌利的表情变得很不自然了。

“什、什么意思？”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并不是一个喜欢战斗的人。”

“……会有人喜欢战斗么？”

“有啊，比如那个叫亚琉哲的人。”

听了路西欧的回答，拉乌利禁不住笑出声来。

“是呢，的确是这样。”拉乌利笑着说道。但紧接着他吸了口气，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战斗，我觉得……我是为了瓦尔基里小姐。”

“为了瓦尔基里？”

路西欧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

“是的。瓦尔基里小姐她对我有恩，为了报答她，所以……”

说着，拉乌利仰头望向远方。

他现在一定是在回忆与瓦尔基里相遇时的事情吧。如果问他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会不会显得不太好呢……路西欧踌躇着。

这时，拉乌利又垂下了头，小声地喃喃道：“不过，我时常会感到不安。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完成我的使命……”

路西欧挠挠脑袋，心想，错过时机问他瓦尔基里对他的“恩”是什么了。

“那种事，即使再担心也是没有办法的吧。”

拉乌利用惊讶的表情看着路西欧。

“总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能够做到的事全部做好、相信自己……”

说着说着，路西欧低下了头，脑海里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普拉琪娜倒在自己怀里的身影。

“路西欧，你怎么了……？”

“唔，没什么。突然想起来一点不大愉快的事情而已。”路西欧笑着对身边担心地看着自己的拉乌利说。

“……不快点变强的话，也后也许会后悔的呢……”

“路西欧……”

拉乌利看着路西欧，想说些什么但是却没有说出来，接下来是令人感到不自然的沉默。

终于，还是路西欧开口先打破了这个有点尴尬的场面。他挠着脑袋说：“不好意思，其实我本来是想鼓励鼓励你的……”

“没什么，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那样想的。”

拉乌利平静地笑了。

路西欧也笑了。

“那么，路西欧，你是为了什么而战呢？”

“哎？我？我是……”

路西欧仰望天空，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应该，也是为了瓦尔基里吧……”

夕阳照射下，泛着淡淡橙色漫天飞舞的铃兰花瓣、沐浴在花瓣之下的瓦尔基里……那一天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在路西欧的眼前。

路西欧摇摇头驱散幻影，不好意思地看着拉乌利。

“呵呵。话虽这么说，可是却总有种是被她硬送过来、不得不这么做的感觉。”

“是么……也是呢。”

拉乌利面露难色地笑了。

*

只是五天的行军，周围的景象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地面也高低不平。所谓的荒野应该就是这样的了。

在不远的前方，已经隐约可以看到蓝巴特湖了。

“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呢……”以一脸严峻的表情环顾着四周的维达尔自言自语似的说。

路西欧被周围的惨状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一不小心一下子踩了个空。

“见鬼……”

从地上爬起来的路西欧下意识地观察了一下地面，不仅倒吸一口凉气。原来那是一条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蓝巴特湖的又深又宽的大沟。

“路西欧，不要紧吧？”这时拉乌利跑了过来。

“唔，嗯……”路西欧看着大沟回答道，“拉乌利，你看，这个大沟也许就是……”

顺着路西欧的手指看去，拉乌利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蛇龙爬过的痕迹。”

拉乌利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只是呆呆地点了点头。

“如果说它的腰身有这么粗的话……它到底会有多大呢……”

“应该……非常巨大吧。”拉乌利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路西欧巡视四周，大家都表情严峻地在调查着周边的情况。

这个讨伐部队一共是由十五名成员组成的。从瓦尔哈拉出发时路西欧还在想，只不过是去讨伐一只魔兽而已，用得着动用这么多人吗。可是现在，他却担心只有这些人是否真的能够打倒那只蛇龙了。

“好在它没有喷火的能力，看来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了。”

维达尔的自言自语被离他最近的路西欧听到了。

路西欧重新环顾四周。的确，周围不管是树木还是土地都没有被烧过的痕迹。可能是因为靠近湖泊了，反而有些潮湿。

“维达尔大人——请来这边看看——”

一位士兵好像蛮兴奋似的呼叫维达尔。

维达尔赶紧跑了过去。路西欧看到，维达尔和叫他的那位士兵脚下也是一条与这边同样的大沟，两个人指着地面好像在说些什么。

只见维达尔不住地点头，然后顺着大沟向蓝巴特湖那边走去。路西欧也好奇地跟了上去。

“……果然如此吗。”

停下脚步小声说了这句话后，维达尔突然转过身来。

路西欧差点儿就撞上他，两人都吓了一跳。不过，一瞬的震惊后，维达尔的脸上马上浮现出意义不明的坏笑。路西欧不解地歪了歪脑袋。

“大家集合！”维达尔大声喊道。

士兵们听到号令都跑了过来。路西欧退后几步，站到了队列的最后面。

维达尔环视一周每个士兵的脸庞，轻轻一点头，然后说：“蛇龙击退作战现在开始！根据现场调查来看，那条蛇龙现在十有八九就潜伏在蓝巴特湖里。我们要……”

这时，蓝巴特湖的湖水突然开始往上涌，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好像在与维达尔的话相呼应一样。

随后水面被打破，讨伐对象——蛇龙张着血盆大口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蛇龙的形态后，队员们都呆住了。

它的体积之巨大实在非比寻常。估计它只是一甩尾巴，普通的民房就会倒塌好几间。

蛇龙“唰唰”地向讨伐部队这边爬过来。

“弓兵！射箭！”

维达尔的喊声惊醒了发呆的队员们，手持弓箭的士兵们慌忙搭起弓。

“瞄、瞄准哪里？”其中一个士兵尖声问道。

“哪里都行！总之先封住它的活动！”

“是、是！”

数支箭“嗖嗖”地向蛇龙飞去。

“不要停！直到射完最后一支箭！”说着，维达尔拔出了佩剑。

蛇龙抬起头来咆哮着，周围的空气也剧烈震荡起来。

“好！弓兵瞄准它的头部射击！剑兵，跟着我向前冲！”维达尔边发号令边向蛇龙冲去。

剑士们也大喊着跟着冲了过去，这其中也包括路西欧。

他们一剑又一剑地刺向蛇龙，可是布满蛇龙全身的鳞片实在太过坚硬，剑“当”的一声就被弹开了，对蛇龙完全造不成伤害，换来的却是双手发麻。

路西欧瞄准鳞片之间的缝隙刺过去。可惜的是，就在剑刚刚刺进去一点点的时候，好像引起了蛇龙的抽搐，随着它肌肉的收缩，剑也被卡在两块鳞片之间。

“可恶！”

路西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剑拔出来。他定了定神才发现，自己大概在蛇龙腰部的位置。靠得近了更加感到它的巨大，虽然路西欧想看看蛇龙的脑袋，但是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根本就看不到。

不断放出的弓箭也只能起到牵制蛇龙活动的作用，而它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路西欧跳到蛇龙的背上，剑尖朝下反手握剑用力向一枚鳞片插去。剑刃每次碰触到鳞片，都会发出尖锐的响声，偶尔还会迸出火花。

一次、两次、三次……不知多少次之后，终于……

“嘎！”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这枚鳞片终于裂开了。

“好！这样就……”

注入路西欧全部力量的一击，结实地落在这枚鳞片的开口处。

鳞片被击碎，剑终于插入蛇龙的身体，鲜红的血液“嗤嗤”地喷出来。

一股兴奋涌上路西欧的心头，他把体重全部加注在紧握剑柄的双手上。

只见顿时血如泉涌，贯穿蛇龙皮肉的剑深深地沉了下去。

路西欧调整握剑姿势，稍稍一拧准备将剑拔出。但就在这时，他的脚下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蛇龙咆哮着直立起大半个身体，发疯似地摇动着它那巨大的躯体。虽然路西欧拼命抓着剑柄，但眼看就要被甩下来。

而伴随着肌肉被撕裂的嗤啦声，剑从蛇龙的身体里脱落出来。

“哇——”

被甩落下来的路西欧狠狠地撞在地面上。激烈的痛苦瞬间袭击了他的身体。

他挣扎着爬起来，抬头一看，身体不由得僵住了。

蛇龙正居高临下地瞪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体势，紧握剑柄，微落双膝。

在它攻过来的一瞬间击中它的要害的话……

路西欧也瞪起双眼，反盯着蛇龙。

“路西欧！危险！”

维达尔急促的喊声飞过来。

可是为时已晚，路西欧已经被从预测以外的方向来的攻击击中，身体飞了出去。

混、混蛋！难道说还有一只吗！

路西欧飞撞在地面上，可是因为冲击力太大又被弹了起来。

之后在激烈的翻滚中，他也终于弄明白了刚才攻击自己的到底是



什么。

那是蛇龙的尾巴。

再次落到地面上的路西欧仰面朝天，这时那一击的冲击力还没有完全消失，他又在地上滑了一段距离后才停下。

蛇龙向路西欧的方向伸过头去。

路西欧刚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蛇龙狠狠地瞪着自己的目光。

不好！它要攻过来了！——路西欧这样想着的同时，蛇龙的体势已经像撑满的弓了。

全身都被激烈的疼痛袭击着，这时的路西欧除了瞪着已瞄上自己的蛇龙之外，其他已经什么都办不到了。

路西欧看到蛇龙咽喉部位的关节蠕动了一下。

“来了！”

在路西欧低声发出这个声音的同时，蛇龙的血盆大口向他袭来。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箭不偏不倚地正中蛇龙的右眼。蛇龙疯狂地扭曲着身体，头部向后仰去。

“干得好！拉乌利！”

这时维达尔的身影出现在路西欧的视界里。随后他看到的是维达尔冲向蛇龙的背影。

在蛇龙咆哮着展开再次攻击之前，维达尔已经爬上了它的后背，并通过刚才路西欧弄开的缺口将剑深深地插入蛇龙的身体。

“哈——！！！！！！”

维达尔将剑横向切去，蛇龙的身体随即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纹，顿时鲜血狂喷。它扭曲着身体狂叫着，进行着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这时，蛇龙左眼发出的仇恨的目光再次落在路西欧身上。

路西欧倒吸一口凉气。就在这一瞬间，蛇龙的头已经袭击过来。

“该死！”

路西欧想要挣扎着爬起来，可是不管是手、脚还是身体都一点也用不上力气。

蛇龙的头已经就在眼前。

在最后的时刻，路西欧用尽全力扭动了一下身体，稍微向旁边滚

动了一圈。

蛇龙的脑袋擦着他的后背直扎进地面，而路西欧与碎石一起被掀到空中，他的后背裂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

路西欧再一次落到地面上时，他看到蛇龙像一棵大树似的扎在了地里，随即他便失去了意识。

*

满月的夜里，承载着月光的花瓣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光芒。

路西欧牵着少女的手拼命地奔跑着。

一阵风吹来，白色的花瓣漫天飞舞，莫名的颤栗袭上心头。

路西欧回过头大喊着。

少女满面悲伤，银色的长发闪着淡淡的光辉，随风飘动着。

——她……普拉琪娜她……倒下去了。带着一脸悲伤地……死了。

路西欧向她跑过去。

他想紧紧地抱住她，可是定睛一看，怀里却是空空的。

眼前的她，用不稳定的步子摇摇晃晃地向远方跑去。

——啊？

困惑的路西欧，注视着她的背影。

只见她慢慢地飘离了地面。

——发生了什么事？

她慢慢地、慢慢地飞向天空。

路西欧茫然地站在原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

他看到慢慢远去的普拉琪娜，似乎在不断地长大。

他想要拦住她，他想要叫住她，可是，身体却一动也动不了，甚至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为什么？怎么回事……？

站在高空的普拉琪娜停下了脚步。这时的她，从背影来看已经是一位成年的女子了。

——普拉琪娜。

他想要呼唤她的名字。但是他却仍然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只有用

双唇的合动来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个他已经叫过无数遍的名字。

她终于回过头来了，可是……

那一瞬间，路西欧感到自己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

那张脸……是瓦尔基里。

*

路西欧猛地一下子坐起来。

“唔……呃。”

全身的酸痛让他不由得发出了刚才的呻吟声。

“你醒了，太好了。”

旁边传来一个声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拉乌利坐在自己身边。

拉乌利看到路西欧醒过来了，也终于算是放下了心。

“啊、嗯。”路西欧边回答边用劲眨了眨眼睛。一来为了使自己的意识变得清晰一些，二来为了驱散眼前白色花瓣漫天飘舞的幻影。

究竟昏迷了多长时间呢？

路西欧做着深呼吸，追寻着之前的记忆。

“……话说回来，那只蛇龙，后来怎么样了？”

“嗯，已经打倒它了。其实，它在袭击你之后，大概就已经死了。不过为了预防万一，还是把它的头切下来了。”

“是么……”

路西欧安心似的长吁一口气。

“这里应该没有别的蛇龙存在了，也见不到华纳神族的影子，所以，队长已经宣布作战结束了。剩下的，就是返回瓦尔哈拉了。”

说到这儿，拉乌利冲着路西欧笑了笑。

“话虽如此，你现在可以自由行动吗？队长虽然说等你恢复意识后就出发，不过，你要是觉得身体还不行的话，我就去拜托他再稍等一等。”

路西欧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伤，看来在自己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已经被人用魔法治疗过了。虽然还稍残留着一点痛楚感，不过伤口已经全部都消失了。

“不清楚。总之，先站起来试试看。”

路西欧站立起来活动活动四肢，痛是还稍有点痛，不过自由行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了。

“已经不要紧了。走，回去吧。”

“真的吗？”

路西欧点点头。

“好的，我知道了。我去跟队长说一声，咱们这就走。”

拉乌利也点点头，站了起来。

睡神扫描

4

路西欧他们回到瓦尔哈拉后，又过了几天。

阻止魔导实验作战和击溃海上敌军作战好像也都成功了。危险状况暂时已经排除，到下次的进攻作战为止有了一点空余时间，奥丁和托尔等人一定在利用这段时间准备作战计划吧。

路西欧躺在瓦尔哈拉山岗的草坪上，百无聊赖地望着天空。

湛蓝的天空中，瓦尔基里的影子若隐若现。

“可恶，明明应该已经不在乎的了……”路西欧握着拳头，自言自语地说。

“咦？什么什么？‘不在乎’什么啊？”

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路西欧一大跳。他猛地跳着站起来，回过身一看，原来是芙莱娅和洛基两位上级神站在他身后的树荫下。

“没、没什么。”心脏还剧烈跳动着的路西欧生硬地回答道。

“嗯——？是么？”

芙莱娅歪着脑袋，用调皮怀疑的目光看着路西欧。而在芙莱娅的旁边，洛基脸上也带着温和的微笑在看着他。

路西欧感到很尴尬，但他又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好。再说，他基本上就没与这两位神接触过。与芙莱娅只在刚来天界那天说过几句话；而与洛基则更是好像只在兵营还是什么地方见过一次而已。

“那么，路西欧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心脏刚刚恢复平静的路西欧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他睁大眼睛看着芙莱娅那张天真无邪的笑脸，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哎？啊、我、不是。只是……在想点事情、而已。”

路西欧一边支支吾吾地说着，一边把视线从芙莱娅身上移开。

“嗯——你在想什么？”

芙莱娅走近路西欧，好像在仰头偷窥他似的，又钻进他的视线里。

“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路西欧歪歪脸，再次把芙莱娅隔挡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你为什么不看着人家呢——”芙莱娅也不甘示弱地再次钻进路

西欧的视线，嘟囔着小嘴埋怨道。

“好了，芙莱娅。”

这时站在一边的洛基开口说话了。芙莱娅同样嘟着嘴埋怨洛基道：“怎么了嘛！人家又没干什么坏事。”

“不是那样的。只是，有的时候人类是不希望被别人打扰的。特别是，在思念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洛基的话使得路西欧更加紧张了，他注视着洛基，眼神并不友好。而洛基依然是一张温和而且一点儿也不在乎的笑脸。

不知道芙莱娅是不是真的明白洛基的话了，反正她仍然饶有兴趣地追问路西欧，“嗯——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路西欧，你喜欢的人是谁？是我认识的人吗？”

路西欧没有回答，他仍然盯着洛基，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嘛。这种时候是最不喜欢被别人打扰的。路西欧现在一定独自承受着许多复杂的感情呢。”

“复杂的感情？”芙莱娅不解地望着洛基。

“是啊。比如说，虽然喜欢对方但却不能表白啦，又或是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啦等等。”

洛基说这些话的时候依然是那副笑脸，可是路西欧却感到心脏跳动得越来越激烈，而且这次还伴随着被人捆绑勒紧了一样的痛楚。

“什么跟什么嘛，完全不明白。”

“所以啦，路西欧的话……比如，爱上瓦尔基里了该如何是好……等等吧。”

这一次，路西欧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心脏好像要被捏碎了，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就要这样被这两位大神给搞垮了。全身的血液好像停止了流动一般，双唇、手指不住地颤抖着，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洛基笑脸依旧，只是眉毛不易察觉地稍稍动了一下。

“是这样啊，路西欧，原来你喜欢蕾娜斯姐姐！”芙莱娅毫无恶意地笑着调侃道。

“芙莱娅，这种事可不能随随便便说出口啊。”洛基苦笑着说。

他看了看路西欧，自言自语似地说道：“不过呢，虽然觉得那是

不可能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确实有那样的感觉呢。”

“不、不是那样的……没、没有那种事。”

路西欧喘着粗气，好像拿块干毛巾往外挤水似的迸出了这句话。

洛基恢复了招牌似的微笑，对路西欧说：“其实也没什么啦，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再说，瓦尔基里又是个大美人，成熟女性的魅力十足，会喜欢上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啊——洛基，难道你也打算对蕾娜斯姐姐出手？我劝你还是放弃吧，蕾娜斯姐姐是绝——对不会喜欢上你的啦。”芙莱娅鼓着腮对洛基说道。

洛基耸了耸肩，“是是。小的明白。”

“我真的，没有那种想法的……”路西欧慢慢地呼着气，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他的心脏这时已经稍稍镇定一点了，血脉也渐渐恢复平静，呼吸也顺畅了。只是，手指尖还在轻微地颤抖着。

路西欧勉强做出一个笑脸，看着洛基和芙莱娅说：“没有那种事。”

“嗯——”

芙莱娅露出失望的神情，洛基则默默地看着路西欧。紧接而至的是让人不愉快的沉默。

片刻之后，还是芙莱娅这个好说好动的小丫头打破了这个局面。

“话说回来，这次的蕾娜斯姐姐有点奇怪呢。”

她用右手的食指戳着自己的下唇，好像在思考什么似的仰望着山顶上的白色宫殿。

“本来还想跟往常一样，让她给我讲讲人间界发生的好玩儿的事呢，她也没有讲给我听。其实，我觉得她是已经忘记那些事了。”

芙莱娅的话使路西欧的心脏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不过，这次与刚才相反，无名的兴奋促使着血液在身体内快速地流动着。

“等，等一下。你在说什么？这次？人间界的事？怎么回事？”

路西欧在询问芙莱娅的同时，自己的脑子里也作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使得他血脉喷张。

“哎？啊，是这样的。蕾娜斯姐姐们……瓦尔基里担任着特殊的

任务，每当一个任务结束时，她们就会转生到人间进入长眠。然后，有事发生的时候，她们又会应奥丁大人的呼唤返回天界。”

“那么，当瓦尔基里返回天界时，那个人类会怎样？”

“不存在了，那当然是。”

“那指的是……死吗？”

“嗯——是怎样的呢。也许稍有点不同。不过在结果上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路西欧有点吃惊。自己脑里所做的那个假设竟与芙莱娅的解释大同小异，这让他感到心跳更加剧烈了。

幻影再次穿过路西欧的视界。

飞向天空的普拉琪娜迅速成长着，最后，她的身影变成了瓦尔基里……

“不过，你问这些干什么？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芙莱娅一脸不解地歪着脑袋问道。

“啊，不。没有没有。”路西欧的回答里带着几分颤抖。

芙莱娅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她撅着嘴刚要说些什么，这时……

“喂，芙莱娅。”

洛基的声音出其不意地传来，芙莱娅稍微有点吃惊地向他望去。

“你打算在这儿玩到什么时候？你不是正在去奥丁大人那儿的途中吗？”

洛基说这句话时的语调，比刚才谈话时的语调要低一些，听起来竟有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不过，他的脸上却没有那种锐利感，而是一副很困扰的表情。

“啊，忘没影了。那么拜拜了，路西欧，我必须得走了。”

路西欧本来还要寒暄几句来的，可是还没等他说出口，芙莱娅已经向着王城跑出去好一段距离了。

路西欧茫然地目送着她的背影。这时，她突然停了下来，并转过身对着洛基大声喊道：“喂！洛基！你怎么不过来？”

“奥丁大人又没叫我。”

“你不是说过会陪我的吗！”

“所以啦，我不是陪你一直到这儿了么。接下来，你自己去吧。”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不劳驾您老人家了！”

说完，芙莱娅一脸不满地瞪了洛基一眼，然后以夸张的姿势一溜烟地跑了。

“……不要紧吗？”看着芙莱娅远去的背影，路西欧皱着眉头向洛基问道。

“没关系。比起那个来，我倒有个东西想让你看看。”

洛基莫名地笑了起来，他的表情让路西欧不得不提高警戒心。

“不用担心，对你来说是没有损失的。”洛基边说边拍了拍路西欧的肩膀。

“因为，你不是很想与瓦尔基里说话的么？不用再隐瞒啦，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她，对吧？”

洛基凑近路西欧，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好啦，走吧。没什么好害怕的。”

说着，洛基转身背对着路西欧，向山岗的顶部走去。

看着洛基离去的身影，路西欧踌躇不已。

下意识里，他把手伸到怀中，手指碰触到了那枚耳环。

“我……”

路西欧将耳环紧握在手里，定了定神，终于还是决定先跟着洛基去看看。

洛基停在上山途中，当看到后面追来的路西欧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

路西欧跟随着洛基来到王城附近的一间独立建造的小型建筑物里，但在入口处，他还是犹豫了。

建筑物里面非常宽阔，不过好像就只有这么一间屋子。在靠近四面墙壁的地方，等距离并排着许多根四方形的石柱。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刺眼的白色。

“你怎么了？”走在前面的洛基回过身来，微笑着向路西欧问道。

看到洛基的笑脸，路西欧多少镇定了一点。

“这、这里是……”

洛基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继续微笑着向屋子深处走去。路西欧愣了一会儿，不过最后还是跟在了洛基的后面。

没过一会儿，两人便来到屋子的中央。

路西欧被立于屋子中央的那根石柱吸引了。因为，整个屋子只有这一根石柱装饰得特别美丽，而且那根石柱上还镶嵌着一颗散射着红色光芒的宝珠。

“水镜之间。这里是与米德加尔特……人间界互相通讯的场所。”

洛基突然停下了脚步，回答了刚才路西欧提出的问题。

“……是这样啊。”

洛基伸出手，指着屋子里侧的墙壁说：“看，就在那儿。”

路西欧有点儿一头雾水，难道里侧的墙壁就是所谓的水镜吗？

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定睛一看，不禁吓了一跳。

原来，那块水镜竟然与里侧那面墙几乎一样大。由于它反射了周围的景象，再加上整间屋子白光刺眼，所以才导致刚才路西欧没有分辨出来。

“啊……这就是……”

洛基点点头，说：“好啦，去吧，站到水镜前面去。”

“可是，我真的可以使用吗？”

“没有关系，不会露馅儿的。”

路西欧看着洛基，似乎是在征求他最后的肯定。

“我不说、你不说，别人谁会知道呢？再说，你不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要跟她说吗？”

洛基调皮地笑了，那张脸和芙莱娅一样，都是那么天真无邪。

“啊……是呢。”路西欧定了定神，终于向水镜走去。

走到水镜前面，路西欧总算明白为什么要叫它水镜了——它的镜面是由水构成的，宛如一个垂直起来的清澈的池塘，而水面上正映射出路西欧的影子。

“然后我该怎么办？”

“就那样集中精神想着她，一会儿就能联系到瓦尔基里了。”

洛基的话刚说完，映在水镜里的路西欧的影子就开始扭曲了。水面上并没有波纹，变得扭曲的只是映在里面的影像。

水镜里的影子已经扭曲到无法分辨，好像一团打着旋儿的泥。之后，里面的影像又再次慢慢地稳定、结合。一幅不属于这间屋子的、不知何处的影像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是天空下连绵起伏的山脉，还有站在高山上的瓦尔基里。

“发生什么事了？芙蕾。定期报告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说完这句话的瓦尔基里抬起头，她的脸瞬间被惊讶的神情所侵占。

“路西欧！为什么、你会……”

“有些话，无论如何，都想要告诉你……”

瓦尔基里小声叹了口气，双眉颦蹙。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所使用的水镜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你擅自做这种事情，如果被奥丁大人知道了……”

“我明白，就一小会儿。”

路西欧从怀里拿出耳环来。

“请收下这个。”

路西欧将手中的耳环通过水镜掷给了瓦尔基里，水镜上升起一轮波纹。手中紧握着耳环的瓦尔基里的影像，随着波纹变得扭曲起来。

“这是我……本来打算送给她的东西。现在，只有这一枚了。另一枚的所在，我想你应该会知道。所以……”

瓦尔基里低下头，手里紧握着耳环，在自己的嗓子里小声说着，“竟然为了这种事情……”

她猛地抬起头，愤怒的神情溢于言表。

“你就为了这种无聊的事情而使用了水镜吗！” 她瞪着路西欧，大声质问道。

“无聊……？”

“你以为自己是谁？做事就没有一点分寸吗！”

“不、不是那样的。只是，有些话想要告诉你……必须告诉你……”

“我不要听！”

瓦尔基里打断了路西欧的话，同时她的身影也消失了。

“等一下！我还……”

路西欧下意识里向前伸出手，他看到的却是映在水镜里的自己的影子。他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像瘫了一样一下子跪在了地上，瓦尔基里的话在他的耳朵里不断地回响。

“她的记忆，好像被封印了。”

洛基的声音传来。但这时的路西欧已经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想，这肯定也是奥丁干的好事。那家伙为了应付诸神之黄昏考虑了许多对策，他一定是只想要一个能后尽快收集战魂的工具，所以封印了她的记忆，主要还是因为蕾娜斯太温柔了，而亚莉还在沉睡。说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呢。”

路西欧根本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心情听别人说话。

“奥丁那个家伙老谋深算，为了多收集一些战魂，耍了好多手段呢。他就那么害怕诸神之黄昏么？……不对，那老狐狸一定是想在与华纳神族的全面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度过诸神之黄昏后，继续扩大他的支配权。”

路西欧只是在麻木地接受着洛基源源不断传过来的话。他用颤抖的手指狠狠地抓着地面，嘴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瓦尔基里的名字。

“战魂呢，就是强壮的人类灵魂。可是，如果灵魂所寄托的肉体不死去的话，是无法收集来的。于是奥丁就在人间界洒下了战乱的火种，这样他就能如愿以偿地、又快又多地收集战魂了。就连我，也曾被他派去米德加尔特把知识之石——在人间界叫什么来着？贤者之石？——送给一个人类魔术师。没想到那个魔术师还挺倔强，送他东西还费了我不少力气呢。”

说到这儿，洛基不知为什么突然偷笑起来。

“还有，这个也是。这个龙宝玉是四宝之一，本来应该是属于米德加尔特的东西，守护米德加尔特秩序的就是它啦，可是奥丁却把它硬抢过来了。它本身就带有极强的魔力，并且使失去了它保护的米德加尔特

是越来越乱了。一箭双雕，这老东西还真是会算计呐。”

“你说够了吧？说够了就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吧！”路西欧实在是受不了了，回过头向洛基大叫道。

这时他看到，站在他身后的洛基手里拿着一颗红色的宝石。这颗宝石，应该就是镶嵌在中央柱子上的那颗。

“那可不行哦。”

洛基笑了。与之前的那种和蔼的笑完全不同，冷冷的、阴森森的。

“你也不希望自己死不瞑目吧？”

惊栗瞬间传遍路西欧全身。

“什、你说什么……”

路西欧颤抖着手脚艰难地站起来，映入他眼中的是冷笑着一步步逼近的洛基。

“你呢，盗走了这个龙宝玉。可惜的是，你的行踪被我发现，我为了阻止冥顽不灵的你所以把你杀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下明白了吧。”

路西欧突然间感到后背冷汗直流，但勇气也在心中冉冉升起

“……还不能死……”他拔出佩剑。这时龙宝玉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红色光芒包围下的洛基，瞬间由一个少年变成了青年的模样。

“……我还什么都没有跟她说，怎么能就这样死掉！”

路西欧持剑向洛基冲了过去，但青年的洛基只是撇了撇嘴，并用一只手轻而易举地挡下了路西欧全力砍下去的剑。

此时，洛基的另一只手，深深地击在路西欧的腹部上。

“真可惜啊，路西欧。”

击打在路西欧腹部上的手掌迸发出金色的光，激烈的热与痛随即迅速扩展开来。

路西欧被击飞了出去，他的视界大幅回转着，最后重重地落在水镜的旁边，其晃动的水面进入路西欧视界的一角。

路西欧艰难地将脸转向水镜所在的方向。

泛着波纹的水镜中，出现了瓦尔基里的影子。

——瓦尔基里……我有话……要对你说……你……听我说啊……

路西欧的视界变得模糊起来，终于，变成了一片没有尽头的黑暗。

5

听完洛基的报告，奥丁轻叹了一口气。

“原来如此。我了解了，你可以退下了。”

“那么，在下告退了。”

洛基起身施了一礼，然后毕恭毕敬地离开了王座之间。

站在奥丁身边的芙蕾看到洛基走出门口后，终于也按捺不住了。

“奥丁大人，那个战魂会做那种事情吗？我个人实在难以相信刚才洛基所说的话。”

“很难说……不过，龙宝玉被盗这是事实。水镜上确实也有什么东西被传送到米德加尔特后留下的波纹。就现在掌握的状况来看，洛基的话没有疑点。芙蕾，传令给蕾娜斯，让她速速找回龙宝玉。”

“是。……可是，洛基很有可能隐瞒了些什么。前一阵子，他还把奥丁大人赐给他的知识之石给遗失了……”

听着芙蕾的话，奥丁一下子笑了出来。

“呵呵，这是两回事。现在他并没有拿着龙宝玉。”

“真的会是如此吗？”

“总之，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洛基是在说谎。也就无法再向他追究些什么。暂时，再由他逍遥一段时间吧。”

说完，奥丁又扬起着嘴角笑了。

睡神扫描

episode 9

被解放的记忆
无法挽回的时光

1

漫长的彷徨之末，在一个不知名的古代遗迹之中，西莉亚终于站在了格雷的面前。

“终于找到你了！”

西莉亚对全身被盔甲包裹的格雷拔剑相向，而格雷慢慢地转过身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卡修尔、艾美……大家，都死了！全都……因为你——”

西莉亚握在手里的剑在颤抖着，她无法掩饰心中的悲伤，曾经的同伴们的音容笑貌此刻尽数浮现在脑海里。

卡修尔临死之前的身影，格外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旅途中经过一个小村落时，为了守护能够解救被石化的村民的药，卡修尔被恶魔残忍杀害了。

与因为知道了不知什么宝石的秘密，被威尔诺亚军抓住拷问致死的艾美不同，艾美的死西莉亚只是听说，而卡修尔却是一直与她在一起。并且，最后还是死在她的眼前。

本来，大家都在一起的……

西莉亚咬着牙，重新把力量注入握着剑柄的双手里。

“自从那一天起、自从你杀死蕾密亚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是你分散了大家。现在，我要让你负责，我要杀了你！”

格雷沉默地走到西莉亚的面前，没有一点儿要拔剑的意思。

“……你倒是说句话啊！”

西莉亚大叫着。可是，格雷依然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只是默默地站着。

“你说话啊！你没有杀蕾密亚对吧！那是说谎对吧！你怎么可能会杀蕾密亚！”

即使西莉亚声嘶力竭般地叫喊着，格雷也仍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稍微歪了歪戴着头盔的脑袋。

终于，无法抑制的泪水从西莉亚的脸颊滑落下来。

“你说句话啊……这样，如果我杀了你，我就真的成为孤单一人了……拜托了……你说点什么啊……”

“……对不起。”

头盔里传出低沉、悲伤的声音。

“从那天……从那刻起……我已经……”

格雷用被手甲包裹的手摘下了自己的头盔。

“啊……啊啊……”

剑从西莉亚的手中掉落了。全身无力的她，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头盔里本该可以看到的格雷的头并不存在，整件铠甲都是空的。

*

“啊……啊啊……”

看着倒在地上掩面大哭的西莉亚，已经完全失去身体的格雷感到异常懊悔。

为什么？是因为西莉亚的哭泣？是因为至今为止自己所犯的罪恶？又或是因为那一天飘然离去的蕾密亚？他自己也不清楚。

几年前，格雷与卡修尔等同伴组成的七人冒险团在一个森林里受到了恶魔群的袭击。一边逃跑一边战斗的格雷和蕾密亚与其他同伴失散了。最后，格雷为了保护蕾密亚死在了恶魔的巨爪下。

但是，身为魔法师的蕾密亚却用自己的生命通过换魂之法救回了格雷。

格雷醒来后，已经冰冷的蕾密亚就躺在他的身旁。

万分悲痛的格雷发现了蕾密亚拿在手中的那本魔法书，于是打开了记载有换魂之法的那一页，并根据书上记载发动了换魂之法，想要通过此法再次换回蕾密亚的生命。不幸的是，由于现在连接格雷的肉

体与灵魂的锁链原本是属于蕾密亚的，所以他根本无法自由操纵。换魂之法失败后，蕾密亚没能再次睁开眼睛。更加令人痛惜的是，锁链结扣的松动导致格雷的肉体与灵魂也分了家。

不知为什么，这条锁链却把格雷的灵魂留在了现世。这样，他成了一个既非生也非死的存在。

茫然之中，格雷回到了同伴们所在的地方。

“太好了，你没事。……哎？蕾密亚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她……我把她……杀了。”

说完这句话，格雷便与同伴们诀别了。

从那天开始，为了寻求拯救蕾密亚的方法，格雷独自开始了旅程。

可是，这个方法，最终也没有找到。

什么也没能做到。后悔与绝望伴随着格雷一直在流浪。

“灵魂，不是人类可以随意驱使冒犯的。”

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格雷回过身去，不知何时，一位身穿湛蓝色铠甲的银发女子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自己为什么还会留在现世的原因，你是否考虑过？”女子带着责备的目光问道。

格雷什么也回答不出来，这件事情他从未在意过。

“贯注在这条曾经令你重生的锁链里的感情，你就从未感受到吗？”

一股好像飞射出去的箭一样的冲击在格雷的体内迅速扩散，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蕾密亚的身影，少女正面对着自己，脸上带着太阳般的笑容。

“啊啊……是这样吗……蕾密亚……”

格雷把手放在胸口，沉沉地低下了头。他想要哭，可是却流不出眼泪。

“对不起……可是、我已经……什么也……”

“这样的话，你是否愿意与我同行？”

“哎？”

格雷震惊地抬起脸来。

女子伸过一只手来。

“我也许可以为你的今后指出一条明路，帮你踏出新的一步。”

这时，格雷想起了很久以前听过的一个传说，灵魂挑选者——女武神瓦尔基里的传说。

格雷慢慢地握住了女武神瓦尔基里伸过来的救赎之手。

睡神扫描

2

在把成为战魂的格雷送往天界之后不久，在一个意外的时间里，蕾娜斯感受到了阿斯加尔德来的通讯。

因为大约在三天前，路西欧未经允许随便使用水镜与自己通讯过，蕾娜斯刚开始还觉得肯定又是他。

正当蕾娜斯摆好愤怒的表情准备再狠狠地训斥一顿这个不知分寸的青年时，浮现在水镜那边的却是芙蕾的身影。

“你怎么了，蕾娜斯？表情那么可怕，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没有，没发生什么事。”蕾娜斯苦笑着回答。

“是吗，那就好。”

“倒是天界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芙蕾？应该还没到定期通讯的时间啊。”

“当然是，有紧急事态发生了。奥丁大人交待了一件事需要你速速完成。”

芙蕾耸了耸肩，脸上带着自嘲似的笑容。

“天界也不大平静啊。”

“的确是。”

芙蕾点了点头，随即脸上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我先把情况简略一说。你前阵子传送过来的那个战魂……好像是叫路西欧。他盗走了宝珠龙宝玉，并有可能把它传送到米德加尔特去了。”

蕾娜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所以，现在命令你尽快找回龙宝玉。虽然不知道它到底被传送到了哪里……总之越快越好。”

蕾娜斯眨了眨眼，用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芙蕾。

“在那之前，有些事我想先了解一下。”蕾娜斯慢慢吁着气说道。

“什么？”

“宝珠被传送来米德加尔特的证据是什么？”

“留有痕迹。水镜上有传送了什么之后留下的波纹。”

“是么……”

蕾娜斯低头沉思了一小会儿，她突然把一只手遮在嘴上，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怎么了？蕾娜斯。”

芙蕾的声音，暂时中断了蕾娜斯的思考。她一边抬起脸一边摇头。

“没有什么。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

“可以啊，什么？”

“既然不知道被传送到了哪里，为什么不直接审讯路西欧呢？”

芙蕾的视线向一边稍稍倾斜。

蕾娜斯不禁皱起眉头，她感到自己太阳穴那儿有些隐隐作痛。

“……他已经死了。所以，即使想审讯他也办不到了。”

“死……你们杀了他？作为处罚……”

看着蕾娜斯那可怕的表情，芙蕾偷偷地小声笑了。

“不是那样的，是洛基把他杀了，据说是他在盗取龙宝玉的时候恰巧被洛基看到了。洛基为了取回龙宝玉，杀死了拼命抵抗的他。”

“是吗……”

蕾娜斯低下头，小声喘着粗气。

“我明白了。我没有疑问了。”

“是么。那么，你就速速找回龙宝玉吧。这可是分秒必争的紧急事件，了解了吧。”

蕾娜斯只是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

通讯切断了，芙蕾已经离开了水镜之间。

蕾娜斯茫然地站在原地，站了许久。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一天水镜对面路西欧扭曲的身影，还有路西欧那一双直直地盯着自己的眼睛。

那一天的他，一点儿也看不出要偷龙宝玉的样子啊。

“真的……是你吗……”

蕾娜斯好像在说梦话，又好像在自言自语。

她看到表情悲伤的路西欧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好像拼命地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却发不出声音。

蕾娜斯凝视着路西欧一张一合的嘴巴，慢慢地，他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深处回响起来。

——想对你说……

声音越来越清晰。

——有些话想要告诉你……必须告诉你……

“你……要说什么……”

他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呢？

那时他的表情是那么的认真，他应该不会是为了一些不知所谓的事情才出现在那里的。

而且连水镜都使用了……

他那时，到底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呢？

为什么我那时，没有耐心听他说完呢？

蕾娜斯咬着嘴唇。

——请收下这个。

路西欧的幻影把什么东西掷了过来，穿过泛起波纹的水面飞到蕾娜斯手里的，是一枚小小的耳环。

这个耳环里，会不会包含着他的一些什么感情呢？

他是不是想把这份感情传达给我呢？

那一天，我真是……

可是，只是为了传达个人微不足道的感情而毫无自知之明的使用水镜，那一天他的行为，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都是愚蠢的。

但是……

——我明白。就一小会儿。

那天的他的确这么说过。那么，他连犯错也不顾而想要传达给我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

可是，我却没有听他说完。

蕾娜斯从怀里拿出那一天路西欧掷过来的那枚小耳环，凝神注视着。

——请收下这个。

路西欧的身影，因耳环穿过水镜引起的波纹而变得扭曲。

“……波纹？”

蕾娜斯脑里浮现出的疑问令她抬起头来。

照芙蕾所说，龙宝玉被传送来米德加尔特的证据就是残留在水镜上的波纹。

那个波纹，是不是就是路西欧把耳环掷过来时引起的那个波纹呢？

这么说，龙宝玉……

蕾娜斯感到脑子里混乱至极，完全无法再思考下去。

“路西欧，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路西欧的声音又在蕾娜斯的脑里回响起来。

——你应该会知道。

什么？我会知道什么？

蕾娜斯双眉颦蹙。

——另一枚的所在，我想你应该会知道。所以……

路西欧的这句话在脑海里反复回响着。

是的。

蕾娜斯看了看手中的耳环，只剩下其中一枚的耳环。

路西欧说过，还有另外一枚。

“只是……”

他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蕾娜斯的记忆回到了过去。她想起了还拥有肉体时的路西欧，以及亲眼目睹的他作为人类的最后时刻。

共同驱逐不死者的日子。

路西欧前往天界之前一起去过的他的故乡。

他讲给她的他儿时的故事。

环顾着人间界米德加尔特，蕾娜斯拼命地回忆着关于路西欧的一切，他做过的事、他说过的话。

终于，蕾娜斯产生了一个想法。

“难道说……”

蕾娜斯自己对自己点了点头，然后直飞上天空，身上承载着太阳的光辉，向远方飞去。

3

路西欧偷走了属于奥丁的龙宝玉，并把它传送到了米德加尔特——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瓦尔哈拉。

拉乌利听到了各式各样的闲话，不过基本都是诽谤、中伤还有贬低这个被称为“路西欧”的存在。

真正认识路西欧的神能有几位？

每当听到这些闲话，拉乌利都会紧咬牙关。

这其中不乏有否定全部战魂的传言。有的说不是阿斯加尔德出身的是不会理解诸神之黄昏的重大性的；有的说米德加尔特出生的人即使死了也会被生前的肉体所拘束、被生前所在的大地所吸引，实在是可悲。也许是考虑到以后还要并肩作战，所以没有说得特别过分。不过，也有可能只是过分的部分没有传入像拉乌利这样的战魂耳朵里而已。

也有不少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发现路西欧的行动、并把他杀掉的洛基。拉乌利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在嫉妒，在嫉妒一个有着一半华纳神族血统的混血儿抢走了自己的功绩。

走在兵舍走廊中的拉乌利小声叹了一口气。

路西欧会做那样的事情吗？拉乌利对此不得不怀疑。

虽然只有短短几天的接触，但在拉乌利眼中，路西欧绝对不是一个会干那种事情的人，他也完全没有做那种事的理由。

而且……

路西欧因拼死抵抗发现自己行为的洛基反而被杀……？这是拉乌利觉得最可疑的地方。

在拉乌利的脑中，产生了一个假设。不过，这个想法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这时他感觉对面好像有人，因此沉思中的拉乌利抬起了头。笔直的走廊中，脸上带着爽朗笑容的少年迈着悠闲自得的步伐向他走过来。拉乌利稍稍歪了一下脸，与那个人擦肩而过。这一瞬间，拉乌利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握着弓箭的手掌心被汗水浸湿了。走过两、三步之后，拉乌利停下脚步、回过身来。脑海里，这几天一直考虑的

事情在到处乱转。

他颤抖着双唇，用干毛巾往外拧水一样的声音叫住了那位少年。

“洛、基……先生。”

少年也回过身来，脸上仍然是那副天真无邪的笑脸。

“啊啊，是你。曾经与我一起去过阿尔海姆的……”

“我叫拉乌利。”

“啊，对。拉乌利。你有什么事吗？”

洛基笑着歪了歪脑袋。

“嗯嗯，只是，有点儿事想问问你。”

“什么？”

“关于……那个路西欧的。”

听了拉乌利的话，洛基稍稍一皱眉头。

“……他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在之前的作战中，我跟他编在了同一个部队……”

“是吗……”

在拉乌利要说接下来的话之前，洛基先开了口。

“你与他关系很好吗？”

“啊……也不是。我跟他是来天界之后才认识的。而且，只是在上次行军途中互相说过话而已。”

“是吗。不过，你们看来还是一对很谈得来的朋友。”

“嗯嗯……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什么事？”

“真的会是路西欧盗走了宝珠吗……这件事。”

说完，拉乌利快速瞥了洛基一眼，后者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也许你很不愿意相信，但这是事实。”

“真的、如此……吗？”

拉乌利向握着弓箭的手注入了力量。

“那是你自己说过的话吧。真相，也许完全不同。”

“嗯——，所谓的完全不同，指的是什么？”

洛基满脸疑惑地看着拉乌利，脸上依然带着笑容。拉乌利为了不被他的这种氛围所压制，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

“盗走宝珠的不是路西欧而是你。”

“喂喂……”

洛基耸了耸肩苦笑道：“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证据。只是，我不得不这么想。”拉乌利依然瞪着洛基回答道。

“真受不了，不得不这么想？呵呵，算啦。也不是不能理解你希望相信朋友的心情，不过呢……”

“不得不。因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那么做……而且，你也完全可以做到。”

洛基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了一下。

拉乌利的脑海里，浮现出在面对妖精王时洛基那张可怕的脸。

“那时……去夺取光弓希尔文时你曾说过，之所以能够那么顺利就把光弓拿到手，是因为妖精们害怕我们那些弓箭士和魔法师。但，那是不可能的，妖精们所害怕的……是你。”拉乌利用颤抖的声音说着。

洛基虽然轻轻地皱着双眉，但他的嘴角还是那副一成不变的笑容。

“你一定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那个时候也是，如果妖精王拒绝交出希尔文的话，你就会将阿尔海姆全部毁灭，将妖精们杀到一只也不剩。你一直隐藏着你的实力。”

说完，拉乌利顿了顿，等着洛基的话。可是，洛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不过，由于你不想被别人看出来，所以你才找了几个弓兵和魔法师编成了那个小队。这样到时你就能够以这个小队可以向森林放火作为理由了。”

“原来如此……然后呢？”

“这次也是一样。你为了顺利得到宝珠，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所以，你杀了路西欧。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做这种事对你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而且，你有足够的实力。”

拉乌利说到这儿，洛基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不错不错，洞察力非常好。”

洛基冷笑着看着拉乌利。

“不过，有一处是错误的。我才不管其他人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价，更没有什么值得我多虑的。只是，我不需要什么功绩，更不喜欢担任军队中的任何要位，那样反而会让我行动不便。同时，我也讨厌自己引人注目。”

与刚才完全不同的被冷冷的氛围所围绕的洛基，慢慢地一步步向拉乌利靠近。

拉乌利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然后，你要怎么做？”

“……哎？”

“你所找到的真相，单单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甚至可以说是妄想。就凭这么一个妄想，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拉乌利全身已经被冷汗浸湿。他用尽全力才使自己颤抖的双唇说出了下面这句话。

“我要揭穿你。然后拿回宝珠。”

“做这种事有什么意义？而且，已经消逝的灵魂也不会再回来。再说了，我不是说过了吗，你没有任何证据。你的妄想谁会相信……不过，那群家伙们也许比起我来更会相信战魂所说的话也说不定。”

洛基窃笑起来。

“看来，不得不封住你的嘴巴了。”

洛基的手只是稍稍动了一下，拉乌利的心脏便好像要裂开似的跳动起来。

他赶紧从腰间的箭筒中拿出一支箭搭到弓弦上。而面对拉乌利张满的弓，洛基停下了动作。

空气好像冻住了一样，四周被寂静包围了。

拉乌利感到喉咙异常干渴，呼吸沉闷，捏着箭翎的手不住地颤抖。

他将箭头对准了洛基的头。

洛基将手抬起来，遮在自己的脸上。

“呵呵，来吧。”

洛基的声音像针刺一样，冷冷的目光从他手之间的缝隙中射出来。

拉乌利感到后背青筋暴跳，牙齿之间摩擦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回响。

洛基向前迈了半步，拉乌利感到心脏好像被人抓住一般。

“呃……”

为了逃离这压迫感，拉乌利捏着箭弦的手指松开了。

斩裂空气的箭飞射出去。

洛基稍稍移动一下体势，箭深深地刺入他的左肩。

拉乌利喘着粗气，将视线移到洛基的脸上，而洛基正冷笑着注视着自己。

“你已经攻击我了。”洛基笑着说：“你，由于不能原谅杀了自己朋友路西欧的我，所以袭击了我。而我出于正当防卫所以只好把你也杀掉了。”

全身好像被冻住一样的拉乌利又拿出一支弓箭搭在弓弦上，并以洛基的脸为目标将箭射出。

这次洛基稍稍歪了歪头，箭擦着他的脸颊而过。

慌忙中，拉乌利将手伸向箭筒。只是这一瞬间，洛基的身体已经与自己近在咫尺。

他们的目光在一个极近的距离内相撞。恐怖使得拉乌利全身僵硬，令他被绝望团团包围。

此刻洛基突然卡住了拉乌利的脖子，指甲嵌入肉里。

“呃……呃呃……”

拉乌利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他张开口挣扎着想要呼吸，但弓箭却从手中滑落了。

“再见了，拉乌利。要怨就怨你那锐利过头的洞察力吧。”

毫无感情的话语。

洛基蔑视的目光。

激烈的压迫感。

拉乌利感到脖子像在燃烧一样的痛苦。

之后，所有感觉尽数离他而去。

4

蕾娜斯降落到大地上。

冷飕飕的寒风从山上吹下来。

身边白色的花瓣在月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淡淡的光辉，正在空中漫天飞舞。

铃兰草原的一角有一块古旧的岩石。蕾娜斯望着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的墓……这是那时……我唯一能为她做到的事情……

注视着岩石的路西欧曾说过。

蕾娜斯慢慢地向墓碑走去。而在这时，一只散发着寒冷气息的手腕爬上了墓碑。

蕾娜斯定睛看去，在墓碑的阴影处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并非人类的生物。

“不死者，你在那里干什么？”

蕾娜斯大叫一声跑了过去。

“在品味……”

不死者的手按在岩石上，浑浊的声音传入蕾纳斯耳中。

“这里所积累沉淀的，极度的懊悔使吾感到心情舒爽……所以，吾在品味。”

蕾娜斯盯着不死者浮现着恍惚笑容的脸，拔出了佩剑。

“不净的东西！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呃——女武神……”

不死者的脸被惊恐填满。

蕾娜斯的剑贯穿了它的右眼。在青白色的火焰中，不死者化为灰烬消失了。

蕾娜斯把剑收回剑鞘，慢慢地呼了一口气，之后再次注视着墓碑。

月光照射下，这块饱经风雨的古旧岩石竟也散发着幽然的光辉。

——本来打算送给她的东西。

——另一枚的所在，我想你应该会知道。

路西欧声音的断片在蕾娜斯的脑中不断地回响着。

“一定……在这里……”

蕾娜斯自言自语地说着，将手放在墓碑上。

“对不起，打扰你安息了。”

她闭上双眼，为沉睡在墓碑下的少女默默祈祷。

四周一片静谧。忽然一阵寒风吹来，铃兰的叶子沙沙作响，静寂也就此被打破。

蕾娜斯慢慢睁开眼睛，两手用力一推，只埋入地下一点点的墓碑非常容易地就被推倒了。而墓碑下面的景象让蕾娜斯大吃了一惊。

“什、什么……这是……”

墓碑下面，只有一枚小小的耳环。

“这是怎么回事……”

蕾娜斯把耳环拿在手里，她的身体颤抖起来。

为什么，没有少女的骸骨？

这个疑问，为什么会使我如此颤抖？

身体的力量好像被抽走了一样，蕾娜斯一下子蹲坐在地上。

少女……普拉琪娜……

蕾娜斯感到心中阵阵疼痛难忍。

——普拉琪娜……普拉琪娜……普拉琪娜……

耳边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谁、在呼唤……我……

蕾娜斯恍惚中这样想着。

这一瞬间，无数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与画面像流水一样涌入她的脑海里。

“啊啊……啊啊……啊——！！！！！！！！！！！！！”

蕾娜斯大声喊叫着。

——你怎么了！瓦尔基里！

——什么，怎么回事？

与呼唤声一起，亚琉哲和梅尔蒂娜从蕾娜斯的身体内飞了出来。

两个人站在蕾娜斯的身后，担心地看着她。

“发生什么事了，瓦尔基里！”

梅尔蒂娜伸过手来扶住蕾娜斯。

蕾娜斯回过头，看到的是梅尔蒂娜担心的脸。

心脏急速乱跳着，耳边像耳鸣一样不断回响着什么声音。

视界变得模糊，梅尔蒂娜的脸上也蒙上了一层面纱。

模糊之中，另外一个脸庞浮现了出来。

路西欧，比她所认识的那个他要年轻许多的，路西欧的脸。

“啊啊……”

摇晃的视界中，蕾娜斯泪如泉涌。

——普拉琪娜……普拉琪娜……普拉琪娜……

耳边呼唤着她的这个声音，渐渐清晰起来。

睡神扫描

5

“普拉琪娜，来！再快点！普拉琪娜！”

夜幕下的森林中，他牵着她的手在拼命地奔跑着。

“路西欧……喂、路西欧。”

他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一样，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跑，普拉琪娜看着他的背影，不知叫了他多少次。但是，他连头都不回一下。

恐惧、寒冷伴随着内心的凄凉。

今天虽然是满月，可是枝叶茂盛的树林之中并没有变得多么明亮。

突然就从卧室被带出来的普拉琪娜，身上只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衣，而且连鞋子都没有穿。

已经不知道跑出来有多远了，现在即使回头也看不到村子的灯光了。

就在刚才，光着的脚还不断传来阵阵的寒冷与疼痛，可是，现在那种感觉也渐渐地变淡了。

普拉琪娜突然感到不安起来——现在，牵着自己的手奔跑的人，真的是路西欧吗？那头金发的前面，会不会是自己不认识的人呢？或许……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人的脸……

“路西欧！”

普拉琪娜使劲拽了拽路西欧的手。

路西欧上身向后一仰，终于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了？普拉琪娜。”

路西欧回过头来问道。看到面前的这张脸虽然表情有些恐怖，不过仍然还是她所熟悉的那张脸，普拉琪娜也终于算是稍微安心了一点。

“那个，我们还是回去吧。”

普拉琪娜畏畏缩缩地说。

她还没有完全相信路西欧的话……也许，她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

刚才，路西欧敲开普拉琪娜卧室的窗户，就把她带出来了。对她说什么如果不赶快逃走的话，她就会被卖给人贩子。

“你在说些什么啊。”

路西欧的眉头越皱越紧。

“可是……卖给人贩子什么的，说不定是弄错了……一定是，路西欧你搞错了。”

普拉琪娜甩开路西欧牵着自己的手。

“我，要先问问母亲大人看看。”

普拉琪娜说着就要往回走，路西欧赶忙用力抓住她的胳膊。大声喊道：“那种事，她怎么会向你坦白嘛。”

普拉琪娜被路西欧的声音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如果你现在回去了，一定会被锁起来。直到你被卖掉的那天为止，都不会让你出门的。”

“那种事，怎么可能……那种事……”

普拉琪娜小声嘀咕道。

此时，她耳边响起母亲的声音。

他们刚才要逃走时被普拉琪娜的母亲发现了，所以路西欧慌忙中直接把普拉琪娜从窗口拽了出去。普拉琪娜的母亲没能抓住他们，于是她站在窗口大喊：

——你要对我的女儿做什么？把她还回来！

——还回来！你这个可恶的小鬼！

——给我回来！普拉琪娜！你说你能跟那个小鬼到哪里去！

——我说让你回来你没听见吗？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把你养这么大的？

——回来！你是我的……你是属于我的东西！

普拉琪娜使劲儿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现在，她一定在担心呢。”

普拉琪娜看着路西欧，故意提高了声音说。

路西欧咬着牙，低下了头。

“好吗？路西欧，我们回去吧……”

路西欧抬起脸来，盯着普拉琪娜说：“有两个穿着黑衣服的奇怪家伙今天到过你家。你也见到了吧。”

白天遇到的黑衣男子的身影，浮现在普拉琪娜的脑海里。

*

“喂，普拉琪娜。我们一起去山里玩吧？”

在村里的小路上，路西欧叫住了普拉琪娜，笑盈盈地对她说。

看到他的笑容，普拉琪娜感到心里很难过，脸上不经意间浮现出一丝愁云。

“唔……对不起。”

就在普拉琪娜想要低头表示道歉的时候，她的肩膀却被人从后面狠狠地抓住了。

“你怎么还在这种地方磨磨蹭蹭的。”

一个嘶哑的声音从她的头顶上流下来，是母亲的声音。

普拉琪娜感到自己好像被石化了一样，回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母亲粗粗的眉毛正紧皱着，用尖锐的目光从上而下瞪着普拉琪娜。

“今天家里有客人来。你的工作还多的是。只是去打个水，你打算要用多长时间？快点去给我打回来！”

母亲怒吼着，说完她猛地推了一下普拉琪娜的肩膀，差点儿把她推倒。

普拉琪娜向前踉跄了几步才站稳。当她再回过头来时，母亲已经不在看着她了。而在满脸愤怒地瞪着路西欧，对着他破口大骂。

“你也是，只是一个肮脏的小鬼还没有自知之明。以后少接近我的女儿！再说，我的女儿早就……”

正骂着母亲突然停住了，一副惊慌的样子向村口跑去，一口气跑到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旁边。

那就是今天的客人吗？

想到这里普拉琪娜歪了歪脑袋。

会是什么样的客人呢？由于贫穷，普拉琪娜家至今为止从未来过一次客人，就连亲戚也从未来过一次。

而且，那两位男子的装束看起来又那么高贵。怎么也不像是会到普拉琪娜家做客的人。不知为何，这种氛围令普拉琪娜多少感到有点儿害怕。

这时，正在与男子说话的母亲朝普拉琪娜摆摆手，示意要她赶快

去做招待客人的准备。

不好！再磨磨蹭蹭的话又要被骂了。

普拉琪娜急急忙忙向水井跑去。

跑了几步后，她好像想起了些什么，停下脚步，向路西欧转过身去。

“不好意思啊，路西欧。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可是路西欧并没有听到她的话。他正狠狠地盯着母亲和那两位男子所在的地方，双拳紧握。

*

“以前，那些家伙也来过我家。”路西欧愤愤地说。

“哎？”

普拉琪娜感到有些吃惊。

路西欧盯着地面，咬着牙说道：“他们来之后第二天，妹妹便不见了。我不只一次地问爸爸妈妈，妹妹到底去了哪儿，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理我。”

路西欧的声音有些颤抖。

“哎？这种事……听说……不是因为生病去世了吗？”

“生病会让人会消失吗？会什么也没有留下就消失吗？”

路西欧带着埋怨似的表情看着普拉琪娜。

普拉琪娜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只是看着路西欧，她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

“妹妹她……妹妹她……”

路西欧伤心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普拉琪娜看着路西欧，向少年靠近了半步。

“我不想，再失去普拉琪娜了。”

路西欧抬起脸来大声喊着。他与普拉琪娜两人的目光重合在一起。

普拉琪娜微笑着点点头，握住路西欧的手。

“带我走吧。”

“嗯。”

路西欧使劲点点头，紧紧地握住普拉琪娜的手。

“普拉琪娜，我会保护你的。绝对会！”

普拉琪娜感到路西欧的手是那么温暖，那种温暖让她更感觉到了周围的寒冷，此时一阵寒风袭来，令她浑身不自觉地打起了哆嗦。

路西欧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外套披到普拉琪娜的肩上。

“哎？”

普拉琪娜有些不好意思，她看了看路西欧，路西欧脸上正泛着温柔的微笑。

“走吧。”

路西欧牵着普拉琪娜的手，两人再次启程了。

*

为什么……为什么……

她泣不成声，泪如泉涌，仰天悲鸣。

一轮满月高高悬挂在夜空中。

啊啊……啊啊……

呜咽着，一双泪眼望向明月。

寒风阵阵。

铃兰白色的花瓣随风起舞。

散发着淡淡幽光的白色花瓣，从月下飘然掠过。

夜空，与那时的夜空，几近神似。

躺在他的怀中所看到的，最后的夜空……

*

已经走了多远了呢？寒冷和劳累，已经使普拉琪娜想要哭出来。这时，他们走上了一条缓坡路。

“再走一会儿，一定就可以走出这片森林了。”走在前面的路西欧头也不回地说。

“嗯。”普拉琪娜轻轻地点头以示回应，路西欧的声音令她的痛苦略微缓解了一些。

“马上就可以走出去了……”

从刚才开始，路西欧就像在念咒文似的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他也一定感到不安吧。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普拉琪娜总会“嗯，一定是的。”来回答他。

不过，这一次，普拉琪娜却没有回答。

因为她从眼前树木之间的空隙中，看到了挂在空中的那轮美丽的满月。

“怎么了？普拉琪娜。”路西欧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问道。

“你看，多么美丽的月亮……”普拉琪娜仰着头说道。

“哎……？啊，真的。”一瞬间的困惑后，路西欧回过头去，抬头看着说道。

普拉琪娜注视着月亮，在周围似乎要把自己冻僵的寒冷中，她在那轮月光中感到了温暖。

“普拉琪娜，那边！”路西欧突然大声喊道。

普拉琪娜吃惊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里，是森林的边缘。

“来，走吧。普拉琪娜。”

“嗯。”

两人开始奔跑起来。他们拼命地跑着，绕过一颗又一棵的树木后，两人终于走出了森林。

视野豁然开朗。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袤的藏青色夜空。接着，是月亮洒在大地上的幽幽白光。

“哇……”

“啊……”

两人几乎同时惊叹了起来。

普拉琪娜是因为看到眼前的美丽光景发出的感叹之声，但路西欧的声音里却含着几分沮丧。

从周围的景色看，他们应该还是在大山之中。这里是一个位于森林之中的草原。

在月光的照射下散发着幽光的，是一望无际盛开的白色花朵。

“真美丽啊。”

普拉琪娜慢慢走向盛开着花朵的草原中。

出身在一年到头都非常寒冷的威尔诺亚的普拉琪娜，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花集中在一个地方盛开，四周弥漫着的淡淡花香扑鼻而来。

“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就好像天国一样。”普拉琪娜笑脸盈盈地回头看着路西欧说。

“……不要说些不吉利的话。”

“抱歉。”

普拉琪娜笑着对皱着眉头的路西欧吐了吐舌头。她感到心情特别舒畅，不管是寒冷还是不安，又或是满脸挂着不满的路西欧，她已经什么都不在意了。

这里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可以神奇地让人忘掉一切。

她想伸手去摘一朵花时，却不知为什么跪到了地上。

哎？

眼前的景象在摇晃。

普拉琪娜用手扶在地面上。

“这些花……”路西欧颤抖着大叫起来。“普拉琪娜！赶快离开这里。”

普拉琪娜抬起脸回头看着路西欧，带着微笑的目光中有些不解。“为什么？再多呆一会儿吧。”

但是，不知为什么，眼前路西欧的身影却变得扭曲起来。

“不行！这些花……全部都是铃兰！”

路西欧带着可怕的神情向普拉琪娜跑过来。

“铃兰？这花儿叫这个名字啊。”

“现在可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听说铃兰有毒，一直呆在这里的话会死的。快走！”

“明明这么漂亮……”

普拉琪娜想要站起身来，但是双脚却用不上力气，结果向前方径直倒去。

是花毒的原因吗？

普拉琪娜想着。

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似的，那也是花毒的原因吗？

手和脚好像渐渐失去感觉了。

“普拉琪娜！”

路西欧用手臂抱住了普拉琪娜。普拉琪娜抬起头，注视着路西欧那张写满担心的脸。

他的脸……越来越变得模糊了。

“……路西欧……”

不可思议的，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恐怖和不安。

是因为被漂亮的花包围着的缘故吗？还是因为路西欧陪伴在身边的缘故？

“就这样，睡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地死去了？”

普拉琪娜微笑着。

以前的经历一幕又一幕地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你在胡说些什么！”

路西欧紧紧地皱起眉头。

“已经……不用了……”

“普拉琪娜！”

“已经，受够了！”普拉琪娜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喊道，这句话令路西欧一脸的震惊。

冰冷的风吹过，铃兰的花瓣卷上天空，承载着妩媚的月光悠然飞舞。

母亲的身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那张眉毛上吊、张着大口，谩骂自己的脸。无数次地抽打她的脸颊、脊梁、还有臀部时的，母亲的身影。

接下来父亲的身影又浮现出来。喝着酒，把好像盯着仇人一样的目光投向自己的父亲的脸。还有喝醉后，不管是普拉琪娜还是母亲都照打不误的父亲的身影。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那么的敬爱他们……那么的努力……可是，不管是父亲大人还是母亲大人……从没有称赞过我……从没有温柔对待过我……父亲也是……母亲也是……一次也没有……”普拉琪娜用颤抖的声音哭泣着伤心地说道。

路西欧听着心里越发难过，感觉就要哭出来似的。

普拉琪娜看着路西欧的脸，虽然越来越模糊，但是只要看着路西欧的脸，父亲和母亲凶恶的样子便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浮现出来的与路西欧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两个人一起在村子里、树林里玩耍时的回忆。零零碎碎的回忆不断地涌现出来。

“对不起，路西欧……与你在一起时，总是……非常的快乐。非常、非常……但是……比起那些来……痛苦……悲伤……要多得多……我已经……受够了……我想……全部都忘记……”

感到温暖的泪珠不断地落在了脸颊上。

路西欧咬着下唇，泪水从他那双悲伤的眼睛不断涌出。

普拉琪娜伸出手，抚摸着他的脸庞，轻声问道：“死了的话……就可以重生了吧……？”

是不是月亮被云遮住了呢？感觉周围在渐渐地变得暗淡，路西欧的脸已经看不清了。

“那时……你还愿……与我在一起吗……？”

视野已经完全变黑了。飞舞的花瓣也好，妩媚的满月也好，路西欧的脸也好，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普拉琪娜！”

路西欧好像在遥远的地方呼喊我一样。

“在一起。一直在一起。睁开眼睛吧。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在一起。所以……把眼睛……睁开好吗？”

感到被紧紧地抱住了，感觉到他的脸靠在了我的脸上。可是那种感觉，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普拉琪娜——！”

路西欧的呼喊声越来越小。

坠入一片黑暗中后，普拉琪娜的意识突然被强烈的光芒包围。

当光芒渐去时，周围的世界又再次渐渐地清晰起来。

普拉琪娜浮在了空中。

她看到，抱着自己的身体哭泣的路西欧就在脚下。

“路西欧……”

普拉琪娜想要向他伸出手，可是身体却无法动弹。他的身影变得越来越远。

看来自己正在升上天空。

——蕾娜斯……蕾娜斯·瓦尔基里……

遥远的高空中传来了呼唤声。

不知为何，普拉琪娜感到那好像是在呼唤自己一样。

睡神扫描

6

记忆好像浊流一样不断涌来。

“呜……呜呜……呜……”

蕾娜斯紧握双拳，呜咽声好似呻吟一般。

地面上留有指甲抓过的痕迹。土壤被捏成一团一团。

——不能忘记。绝对，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不能忘记。怎么可以忘记！

路西欧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我……我……”

眼泪啪哒啪哒地落在地上。

路西欧还记得。他相信。所以，他要把这件事告诉我。

眼泪的视界中闪烁着小小的白色光辉，那是路西欧留下的耳环。

“路西欧……对不起……路西欧……”

蕾娜斯将手伸向耳环。突然，她的体内剧烈地灼热起来。

“不要——！！！！！！！！！！！”

蕾娜斯大喊着用手按向胸部。

“瓦尔基里！”

“瓦尔基里！”

站在旁边的亚琉哲和梅尔蒂娜急忙凑过来，伸手扶着她。

好热好热好热好热！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蕾娜斯挣扎着，心如刀绞，她甩开了亚琉哲和梅尔蒂娜的手，向前奔跑起来。而与此同时，她胸中沸腾的热量也越来越多，与刚才不同的另外的记忆浊流纷纷涌入。

——瓦尔基里么。

以深红的瞳孔直直盯着她的，是布拉姆斯。

——看了那个，你还是……

布拉姆斯用低沉的声音说着，把视线移向王座的上方。

视线所及之处是一位被封在巨大水晶里的身穿浅绿色铠甲的少女。

希尔梅丽娅……是的，她是我的妹妹。

本来，我们是一体的。为了夺回她，我们必须战斗。

是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一直战斗到现在。

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不断地战斗着。重复地转生。

是啊，在人与神之间轮回转生。所以，我与他相遇了……

哼。太愚蠢了！你……我们可不是人类。像那种转瞬即逝的相遇，有什么意义！

可是，他是……为了我……

区区一个人类的性命根本不值得一提，你怎么可以拿那么微不足道的事与我们的使命相提并论？

不是那样的，我……我所做的只是……

够了！果然，你无法胜任。

你……说什么……你……

之后由我来接任，奥丁大人已经这么吩咐了。

哎……啊……姐……姐……

热量不断膨胀，最后将她完全吞噬。

“啊——！！！！！！！！！！！！！”

伴随着全身裂开的剧痛，蕾娜斯失去了意识。

神睡扫描

7

瓦尔基里蹲坐在那里不停地哭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梅尔蒂娜完全不清楚。只是，她现在的姿态，与命运的女神、灵魂挑选者、死神、女武神这些称呼下该有的姿态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路西欧……对不起……路西欧……”

眼泪啪哒啪哒地落下来。她伸手拿起了岩石下沾满泥的那枚古旧的耳环。

路西欧？那个青年怎么了？

梅尔蒂娜看着瓦尔基里现在的姿态，轻轻叹了一口气。

突然，瓦尔基里痛苦地大叫起来。

“不要——！！！！！！！！！！”

她用手按着胸部挣扎着。

“瓦尔基里！”

梅尔蒂娜连忙俯下身子，伸手扶着她，而站在旁边的亚琉哲也想要去扶住瓦尔基里。

可是，瓦尔基里却甩开了两人的手奔跑起来，并喘着粗气一跌一撞地奔跑在一片铃兰之中。

这时，她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胸部附近散发出小小的光芒，这小小的光芒眼看着剧烈膨胀起来，最后终于把瓦尔基里给吞噬了。

因为光芒太过刺眼，梅尔蒂娜不禁闭上了眼睛。

“啊——！！！！！！！！！！！！！！！！”

瓦尔基里的惨叫直扎入耳里。

当光芒渐渐退去，梅尔蒂娜睁开眼睛时，瓦尔基里没有什么变化地站在那里。

“瓦尔基里……你究竟……”梅尔蒂娜问道。

瓦尔基里转过身来，她的样子让梅尔蒂娜吃了一惊。

月光映射下的瓦尔基里，换上了一身漆黑的铠甲……脸上挂着冷漠的笑容。

episode 10

不断倒下的人们
有的迎来了期望的终焉
有的走向了绝望的深渊

1

巨人之王端坐于王座之上，双眼放射出俯视一切的目光。

周围的大地全部被冰与雪所覆盖。即使在广阔的阿斯加尔德，也只有在这一带才能见到这样的光景。

轻叹一口气后，他望向天空。鲜明、湛蓝的天空与在瓦尔哈拉所看到的天空没有不同。只是，周围的空气要比那边冷了许多。

“那么，你专程来到此地，有何等重要事情？”

听到这个声音，他将目光移回王的身上。

“洛基啊，想必你不是作为奥丁的使者而来吧。”

“不愧是华纳神族之王史尔特，事实正如您所言。”洛基单膝跪在积雪的大地上回答道。

“戏言无用。你有何事？”

“是。”

洛基站起来，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奥丁现在在策划的阴谋以及那个家伙是何等之危险，我想您应该很清楚。”

“你指何事？我完全没有察觉。”史尔特讥笑道。“比起他来，不但直呼自己主君姓名更甚称其为家伙的你，似乎更加危险。”

“您真会说笑。”

洛基依然微笑着，只是眉毛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

“这么说，奥丁的阴谋您一概不知了。”

“因为与他打交道的时间太长了。可以称之为阴谋的东西简直不计其数。不知哪一个才是你所说的那个阴谋？”史尔特用手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用愚弄似的口气漫不经心地说道。

“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最终之战……诸神之黄昏，那家伙所耍弄的几个花招。”

“诸神之黄昏……么。”

史尔特稍一歪脸，轻轻叹了一口气。

“您怎么了？”

“没有……”

史尔特冷笑着慢慢地摇了摇头。

“那么，你所说的阴谋，指的是他派命运的女神去收集人类灵魂这件事了？”

“不是那件微不足道的事。巨人的王啊，您听好了。加上那家伙本来所持有的神枪冈尼尔，奥丁现在已经把四宝中的三宝都弄到手了。”

“好像是这样……那又怎么了？”

“那又怎么了……吗？您好像还不清楚事情的重要性。”

“你这么认为吗？”

史尔特紧锁双眉。

这时，一股强烈的压迫感袭向洛基。周围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又冷了许多。洛基不禁轻咳一声咽了一口口水。

“……刚才我失礼了。”喘了一口气后，洛基小声说道。

史尔特歪着嘴角笑了，把身体靠在椅背上。与此同时，压迫感消失了，洛基也深深呼了一口气。

“你还有什么事么？如果还是刚才那种无聊的事的话，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华纳神族之王史尔特啊，我认为，从今以后，不应该用‘力’而应该用‘义’来统治世界。”

“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认为，众神之王非您莫属。所以，请看这个。”

洛基向史尔特伸出手去，他手中所拿的是是一颗闪着红光的宝珠。

看到这颗宝珠后，史尔特的眉毛稍稍向上翘了翘。

“您应该很清楚吧，这是四宝之一的龙宝玉。这是我冒死从奥丁那里拿来献给您的。希望您能了解我的苦心。”

史尔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冷冷地笑着。

“还有，这个也是。”

洛基话音未落，两只魔兽突然现出了身影。一只是长着翅膀的巨龙，另外一只是全身被黑色的皮毛覆盖的狼。

如让出现的两只魔兽让卫兵们大惊失色，在他们纷纷准备拔剑的时候被史尔特制止了。

“这条飞龙就是魔龙布拉德恩。是死者之国尼贝尔海姆的女王赫尔授予我的。最后的四宝——魔剑莱万汀就在它的腹内。而另外这只是魔狼芬里尔，是属于我的最强魔兽。”

看着这两匹魔兽，洛基自信地笑了。

“难道您不认为，您拥有了这些力量的话，奥丁什么的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了么？”

史尔特看着自鸣得意的洛基，轻轻叹了一口气。

“真是一点儿也没变……”史尔特自言自语似的说。

“你与奥丁一样，为什么你们非要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为什么非要故意挑起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就连这一次的战争，也全是因为奥丁杀了我们的母亲米弥尔之后，并带走了她的头才会引起的。”史尔特以责备的目光看着洛基，淡淡地说道。

“原来如此……真不愧是，“义”之王。您说的都正确。”

洛基突然大笑起来。

史尔特眉毛上吊，表情变得非常可怕。

但就在此时，洛基手中的龙宝玉散发出红色的不祥之光。

“不过……实在是愚蠢。”

龙宝玉的光芒包围了洛基。

同时，洛基身后的两只魔兽好像接到命令似的突然发起了行动。

一个卫兵的上半身被芬里尔吞了下去，还有一个卫兵被布拉德恩的巨爪撕碎。

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纯白的冰雪大地渐渐被染成了红黑色。

“什么……！”

史尔特惊叫着从王座上站起来，但这时他才发觉得到龙宝玉魔力的青年洛基已经近在咫尺。

洛基掐住史尔特的脖子，用力往上揪去。

“你这……混蛋……竟敢……做这种事……你……什么目的……”

史尔特的脸因痛苦而急剧变得扭曲，他狠狠地瞪着洛基。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说了也白说。”

洛基继续加大掐在史尔特脖子上的手的力量。指尖陷入到肉里，血液四溅。

“开……什么玩笑！”

史尔特大叫着挥起手，他的指尖喷出刀刃一样的火焰。

火焰之刃烧到了洛基的脸。

“呃！”

洛基呻吟着，放开了抓着史尔特的手。

史尔特捂着脖子踉踉跄跄地想要逃跑。

“没想到巨人之王也是一介胆小鬼啊。”

“随你怎么说。我不能让像你和奥丁这样的畜牲再继续在阿斯加尔德为所欲为。”

看着边跑边骂的史尔特，洛基咧着嘴大笑道：“可惜，这种事已经轮不到你来操心了。”

洛基单脚一蹬地面，伴随着一道红光残像和泛起的雪烟，仅仅在转瞬之间，他就已经冲到了史尔特面前，并用一只胳膊贯穿了史尔特的身体。

“呃……你……你这……”

史尔特火焰缠绕的手再次向洛基伸了过来，而洛基只是扭转了一下贯穿史尔特的胳膊。

“呃啊……”

同史尔特的呻吟声一起，他手上的火焰像雾一样散去了。

而看着史尔特失去光泽的瞳孔，洛基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他甩了一下贯穿史尔特的胳膊，血、肉、内脏四散，史尔特的身体被甩了出去。

一代巨人之王的最后却是如此的凄惨。洛基蔑视地瞟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史尔特的尸体，然后望向南方的天空。

“奥丁，你久等了。你所日夜期盼的末世之时现在终于开始了。”

洛基狂笑着，一阵寒风嗖嗖地吹过这片红色大地，大地上站着的只有他与他的那两只魔兽。

睡神扫描

2

守卫前线加尔德要塞的士兵之间，弥漫着一股莫名的紧张感。

近五天以来，华纳神族完全没有动静。哨兵们甚至连一个华纳神族成员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华纳神族已经没有攻击过来的兵力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士兵们都预感到，华纳神族接下来的攻击将是一场出人意料的奇袭，想到这里，大家都不禁会打个冷颤。

果然，这个预感很快便成为了现实。

那日清晨，站在哨岗上的士兵看到了远方浮动着敌人的影子。看到敌军的规模后，哨兵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于是他瞪大了眼睛再次确认，随即发出了震破喉咙似的叫声。

无法想象的超大规模敌军，甚至让人觉得那会不会就是华纳神族全部的兵力。

驻守部队队长赫尔摩斯接到敌军来袭的报告后，又登上哨岗亲眼确认敌军的规模。他感到十分震惊，只不过，真正让他震惊的不是敌军那令人绝望的规模，而是冲在华纳神族大军最前方的两只魔兽。

他的目光停在其中一只上。

“那不是……芬里尔吗？”

赫尔摩斯咬着下唇，他已经明白了芬里尔的出现代表着什么。

“全员集合！准备迎击！”愤怒地赫尔摩斯对哨兵大吼道，哨兵急急忙忙跑向要塞营地传令。

赫尔摩斯再度注视不断接近的敌军。

看来无论如何这个要塞也守不住了。

“下贱的叛徒！”

赫尔摩斯边骂边向营地跑去。

*

“这次敌军的进攻，从规模来看，可以断定，这是华纳神族发动的总攻。也许，这次我们性命不保。不过，我们身为光荣的亚萨神族

战士，是绝对不会向下贱的巨人之流投降的。大家，做好与我一起奋战到最后的觉悟了吗？”环视着所有士兵，赫尔摩斯严肃地说。

士兵们都默默地用力点头。

“本应以死守本要塞为最终目的，不过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所以，我需要一个人速速回瓦尔哈拉报告情况，请求援军。认为自己可以胜任此任务的，向前一步。”

赫尔摩斯回顾一圈，可是，谁都没有站出来。

于是他一个一个地看向所有的士兵，仍然没有人有所举动。空气变得异常沉闷。“就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有自信吗？”赫尔摩斯喘着粗气说道。

这时，一个男子站了出来，他是这个驻守部队的副队长。

“好，你愿意接受此任务么。”

赫尔摩斯刚要向副队长伸手，可是却因为他的一声“不，不是的”而停下了动作。

“怎么回事？”

“这个任务，一定请赫尔摩斯大人您来完成。”副队长斩钉截铁地说道，其他的士兵也都与他的话相呼应一齐用力点头。

“你说什么……”

“在这个驻守部队之中……不，在整个亚萨神族之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赶得上您的速度。现在是分秒必争的重要时刻，除您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胜任此项任务。”

“不过，你认为我会放任这个要塞于不顾，自己一个人跑回瓦尔哈拉吗？”

“您认为现在是拘泥于这种事的时候吗？”副队长皱起双眉盯着赫尔摩斯说道。

“现在我们的对手是敌军的千军万马，只凭我们能够支撑多长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叫来援军，才是真正地在守卫这个要塞。”

赫尔摩斯沉下头，紧握双拳。

“拜托您了！赫尔摩斯大人！”全场士兵们齐声喊道。

赫尔摩斯轻叹一口气，抬起头来。

“……我明白了。这里就拜托给大家了！”

“是！”

“听好了！在我回来之前，一个人也不许死！一定要坚持住！这是我作为队长的命令！”

“明白！您放心，一定！”

赫尔摩斯环视了所有士兵一眼，然后飞也似地跑出了要塞，一刻不停地直奔瓦尔哈拉而去。

睡神扫描

3

奥丁坐在王座上，用手指轻敲着王座的扶手。在整个寂静的王座之间里，只有这个微弱的声音在回响。

离被告知的末世之时，仅仅还剩二十天。差不多是该准备最终攻入约岑海姆的时候了。虽说偏偏在这个时期丢失的龙宝玉还没有找到，也许会比最初预想的要棘手一点，不过还不至于因为这件事就败给华纳神族。

奥丁边这样想着，边把目光投向旁边的容器。容器中盛满了黄金酒，紧闭双眼的米弥尔的头颅，默默地漂浮在其中。

看着米弥尔披散的头发，奥丁冷冷地笑了。

还差少许了。

“奥丁大人。”芙蕾与声音同时出现在王座前面。

奥丁慢慢地望向芙蕾。

“什么事？”

“蕾娜斯记忆的封印解开了。”

“是么……然后呢。”

听了芙蕾的报告后奥丁没有丝毫动摇，淡淡地向芙蕾问道。

芙蕾也好像早就预测到奥丁会有这样的反应，脸上露出了微笑。

“是，与预定一样发动了。”

“这么说，没有问题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影响计划的事发生？”

“不，什么也没有。”

“是吗，那么计划不变。只要能收集人类的灵魂来，不管是长女还是次女都无所谓。”奥丁靠在椅背上，淡淡地笑着说。

“你可以退下了，芙蕾。”

“是，那么属下告退了。”

这时，一个人粗暴地打开大门闯了进来。

满身是汗和泥，跌跌撞撞跑过来的正是应该正驻守在加尔德要塞的赫尔摩斯。

“怎么回事？”芙蕾不满地问道。

奥丁轻轻叹了一口气，把刚才向前倾了少许的身体再次靠在椅背上。

“以……以这样的姿态来到您面前，实在……实在非常失礼，请……请原谅……”赫尔摩斯呼吸急促地说。他全身汗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弄脏了红色的地毯。

“没有关系。比起这个来，你这样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华纳神族……华纳神族发动总攻了……敌人超大规模的大军……正向加尔德要塞……进军……”

听了赫尔摩斯断断续续的报告后，奥丁猛然站起身来。

“请……请速派援军……否则……要塞会……失陷……敌军将……攻入瓦尔哈拉……”

“了解了。芙蕾，立即传令托尔，全军速速赶往加尔德要塞迎击。”

“哎？”芙蕾一副震惊的样子，瞪大了眼看着奥丁。

“没有听到么。全军出击，快去！”

“明、明白了。”

芙蕾慌慌张张地忘了行礼便跑出了王座之间。

看着芙蕾跑出去的奥丁使劲咬了咬牙，随后将目光转向盛满黄金酒的容器。漂浮在里面的米弥尔之首，依然沉默地紧闭着眼睛。

“还……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

赫尔摩斯的声音使奥丁向他转过头去。

“什么事？”

“敌……敌军中……发现了魔狼……芬里尔……恐怕……”

说到这儿，赫尔摩斯失去知觉倒了下去。从要塞用尽全力跑到这儿，看来他已经到了极限。

虽说他的报告还没有说完，不过他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奥丁已经完全明白了。

奥丁的肩膀剧烈震颤着，一把握住身旁的神枪冈尼尔。

“洛基——！”

他的喊声令整个王座之间的空气强烈地震动起来。

奥丁猛地挥动了一下冈尼尔，旁边的容器被冈尼尔打碎，黄金酒飞散出去，丑陋的预言者滚落到地上。

4

那是一场已经谈不上什么战略或战术的作战了，对好像海啸一样不断涌来的华纳神族士兵，他们能做到的只是拼死抵抗。

当亚萨神族的大军赶过来时，加尔德要塞已经基本上全部失陷，浓浓的黑烟滚滚升上天空。

华纳神族军队已经越过那里，正要向瓦尔哈拉进发。

看到这般惨状的军神托尔，将手中的战锤——米奥尔尼尔重重地击向地面。

“已经来不及了。舍弃加尔德要塞，就在这里整顿军势，准备迎击！”

托尔转身用沉重的声音向全军发令，一滴鲜血从他的嘴唇上滴下来。

*

根据托尔和缇尔等人的指示，全军刚刚整顿好迎击配置不久，华纳神族的大军已经冲到他们眼前了。

“魔法师队与弓箭队一齐攻击！不停地攻击！”

与托尔的怒吼声一起，箭和魔法一齐向华纳神族大军飞去。

“真是的……”

卡修尔轻叹一口气，摆好体势，准备迎击穿过箭和魔法之雨冲过来的敌兵。

“这么长时间没有一起战斗过了，没想到一上来就是这么残酷的状况啊。”向着旁边同样手持武器摆好迎击体势的过去和现在的同伴——格雷与艾美，卡修尔苦笑着说。

“没想到你在这段时间里变得这么没出息了，这种状况我可是期待好久了。”艾美用长枪敲着自己的肩膀，笑着说。

“你还真是勇猛果敢呐。哎，你怎么认为的？”卡修尔耸耸肩，看着格雷问道。

“没什么想法。只要有敌人，就战斗。只是这样。”格雷将被头盔包裹的脸转向卡修尔，沉声说道。

“真是，你还是一点儿也没变。真是死板。喂喂，你带着那个玩意儿很热吧。差不多也该摘下来了吧。”

“不行的。这身铠甲的沉重就是我的赎罪。在再次遇到她之前决不可以脱下。”

“服了你了。”

卡修尔长吁一口气，瞭望四周。

不远处，正手握武器注视着敌阵的罗法进入了卡修尔的视线，他看到罗法的嘴角不知为什么浮现着笑容。

“喂，罗法。怎么了？你看到什么好笑的东西了？”

“哎？啊，是卡修尔先生。不是的，不是那么回事。”

看着向自己走过来的卡修尔，罗法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不过，刚才你的确是笑了啊。”

“嗯嗯，那是因为……”

罗法一边说着一边再次望向敌阵。

“以前，我被传送来这里的时候，亚琉哲先生曾经这么说过，‘在我去之前，你就尽量帮我制造不利的状况吧’”

说完，罗法又笑起来。

“的确，情况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了。”

“原来如此……亚琉哲啊。”

卡修尔也苦笑着把视线移向敌阵——敌人暴土扬尘地向这边不要命地冲，箭和魔法的暴雨不停落下。

“是么……是呢。”

笑着，卡修尔举起大剑，剑刃闪着光芒，映射出他的脸庞。

这时，传来一阵吼声，看来是有敌人穿过魔法和箭的豪雨冲过来了。

“那么，上吧。”

卡修尔抿了一下嘴唇，冲了出去。

*

“真……真厉害……”

乌勒尔因为惊讶于手中的弓——光弓希尔文的威力而全身颤抖。

当托尔把希尔文交给乌勒尔时，他还曾抱怨地说过还是自己的弓好用，不需要这玩意儿之类的话。不过因为托尔强调说这是奥丁大人的命令，他才勉强收下。刚才也是，他只是想试一试这把据说很不得了的弓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射了一箭。

然后，这一箭射出去的瞬间，乌勒尔全身颤抖起来。

射出去的箭变成了光束，只是单单一箭就贯穿了好几个敌人。

“有了它，即使是这样的大军也没有什么难对付的了。”

就在刚才乌勒尔的脑中还只有绝望，而现在他却笑了。

在从天而降的无数箭和魔法中，华纳神族的军队依然没有一点儿畏怯地不断进军过来。

乌勒尔又新搭上一支箭射了出去。与用其他弓射出去的作抛物线状飞行的箭不同，用希尔文射出去的箭是完全笔直飞行的。

一个又一个的华纳神族士兵被乌勒尔的箭贯穿。

这时，一只巨大的飞龙以猛烈的气势向他飞来。

“啊，那是……魔龙布拉德恩？为什么尼贝尔海姆的龙会出现在这里？”

看到这只长着翅膀的飞龙，乌勒尔不禁愣住了。不过，当魔狼芬里尔进入他的视线之后，他的震惊在一瞬间就消失了。

“什么嘛。早就听说那个家伙与尼贝尔海姆的女王有一腿，看来传言还是真的呢。”

乌勒尔一边窃笑一边向飞龙射了一箭。

放出的光之箭贯穿了飞龙的肩部。

成功了！乌勒尔这样想着。可是飞龙只是稍稍向后仰了一下而已，好像完全不把贯穿的肩部当回事。

乌勒尔皱起眉头，咂了砸嘴。搭上新箭，继续瞄准飞龙。

此时飞龙的脸向乌勒尔转过来，他们的目光撞了个正着。“滚回尼贝尔海姆去吧！”

说着，光之箭一条直线地飞向飞龙，贯穿了它的侧腹。

乌勒尔的箭一支接一支地射出去。而飞龙则是不断拍打翅膀，向高空飞去。

其中一支箭擦着它的脚趾而过。箭全部没有射中它。

乌勒尔又射了一箭，直冲停在高空的飞龙头部飞去。而伴随着一阵低沉的咆哮声，飞龙将飞来的箭竟然一口咬碎了。

“什……！”

乌勒尔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一瞬间动作也停止了。

“阿斯加尔德的第一弓箭手只有这种程度吗……”飞龙大笑着说。

“你说什么！一只死界的笨龙也敢口出狂言！”

乌勒尔愤怒地搭起弓。

飞龙大幅扇动翅膀，以极快的速度飞冲下来。

瞄准逼近的飞龙，乌勒尔射出了箭。

光之箭贯穿了飞龙的胸部，可是，它仍旧没有停下来。

飞龙咬住了乌勒尔握着弓箭的手，再次飞上高空。乌勒尔整个身体也被拖了上去。

光弓希尔文被飞龙咬碎，碎片啪哒啪哒地落到地上。

乌勒尔呆呆地望着散落在大地上的碎片离自己越来越远，这时，剧痛自手部激烈地传来。

飞龙咬着乌勒尔的手继续上升。

“呃，可恶！放开我！”

乌勒尔大叫着，狠踢飞龙胸部刚才被光之箭贯穿的伤口。

从飞龙的口中传出一阵短促的呻吟声，同时，乌勒尔被咬着的手放开了。

他的身体开始下落。

飞龙死死地盯着他。

乌勒尔拿出别在腰间的自己一直以来所使用的弓想要瞄准飞龙，可是，被飞龙尖锐的牙齿咬得血肉模糊的手用不上力气，无法很好地固定弓箭。

飞龙大幅回旋，再次向乌勒尔袭来。

手上喷出的血把弓染成了红黑色。胳膊颤抖着。

飞龙张开血盆大口，发出大口吸气的声响。

乌勒尔将已经失去感觉的手一拧，总算是瞄准了目标，同时，把

箭射了出去。

飞龙吐出了巨大的火球，冒着被黑暗缠绕的黑色火焰。

箭命中了目标——飞龙胸部的伤口。

“成功了……”

在乌勒尔因为成功命中而感到喜悦的这一瞬间，他的全身被漆黑的火球所吞噬，没有感到热，也没有感到任何痛楚，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骤然消失了。

*

也许是弓箭兵和魔法师已经快到了极限的缘故，不断涌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

不妙啊，这样下去的话，大概撑不了多久了。

卡修尔奋力砍着不断逼近的敌人，咂了砸舌头。

“卡修尔！格雷！”

甩掉粘在长枪上的血，艾美向他们转过身去。

卡修尔打倒面前的敌人，看向艾美不满地说：“什么事啊！”

“你保护我十秒……不，五秒就够了。”

“啊？你要干什……”

“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我的王牌。我要用那个。”

艾美用认真的目光看着他们两人。

卡修尔与格雷相互对视一下后，点了点头。

“好，那么拜托了！”

艾美用力一点头，退到了后方去。

“那么，咱们加油吧！”

卡修尔握紧大剑，盯着一个接一个涌过来的华纳神族士兵。

以前在瓦尔哈拉的山岗上与艾美的那段对话在他的脑海中闪过。

“可是啊……神界战争？我们现在还算是能够派上一点儿用场，可是以后来真格儿的了，像我们这样只不过是稍微强一点儿的人类能干什么啊。”

“这算什么？你觉得不安么？真不像你所说的话。”艾美讽刺似

的口吻笑着说。

“你很吵耶。别看我这样我可是个非常容易受打击的人啊。再说了，以后的对手可是神仙大人啊，感到不安是理所当然的吧。”卡修尔鼓起腮瞪着艾美说道。不过，艾美完全没有在意的样子，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为什么，你会挂着一张那么自信的脸呢？”

“因为我啊，手里有张王牌。”

“王牌？那是啥。”

“是这个。”

艾美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突然开始解胸部的衣服。

卡修尔的脸立马变红了，不过眼睛睁得更大了。

“唔、哇，这个，又，这张王牌还真是厉害。嗯，可是，不过……这个，你真的认为对那帮巨人们也通用么？”

“啊？你在乱说些什么？我的王牌指的是这个。”

深呼吸后，艾美闭上了眼睛。

从她敞开一点儿的胸口中，散发出淡淡的红光。

“哎？”

卡修尔很震惊，迷茫将脸凑近她的胸口。

放出光芒的是一块小小的红色石头。那块石头并不是挂在胸口的装饰品，而是直接埋入在皮肤之中的。

“这是……什么？”卡修尔皱着眉问道艾美。

“所以啦，刚才说了么，我的王牌。这东西叫做龙红玉，是块含有强力魔力的石头。”

艾美抿着嘴笑了。

“这东西，有那么厉害么？”

“嗯，特别厉害哟。”

说完，艾美轻声呼了一口气，红色的光芒褪去了。不止如此，连石头本身也消失在了她的体内。

卡修尔又看了看，才把脸移开。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才死了的。”艾美自嘲似地苦笑

着说。

令人郁闷的沉默持继了片刻。

“不过呢，怎么说呢……”

卡修尔用手指挠着脸颊。

“你啊。”

“嗯？”

“胸部还真不小呢。”

“什……！”

艾美的脸一下子就变红了。

看到艾美的样子，卡修尔觉得特别好玩刚要笑的时候，脸却被迎面飞来的一拳给打瘪了，想笑也笑不出来了。

眼前全是星星，他的后脑勺重重地碰到地面上。

“好痛！”

抱着头躺在地上翻滚的卡修尔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全身被黑色铠甲包裹的男子。

“……格雷。”

卡修尔平躺在地上，叫出了这个男子的名字。

“你也，来了呢。”

“啊啊……”格雷小声地答道。然后他低下了被头盔包裹的头。

“对不起，有些事情，想跟你们说。”

格雷接下来所说的话，使卡修尔在感到极度震惊地同时也感到了困惑，艾美也是同样的感觉。

那些话，讲述的是导致一同冒险的伙伴们解散的格雷那句“我杀了蕾密亚”背后的真相。

打倒一个华纳神族士兵后，卡修尔抽空看了看在旁边奋战的格雷。

他说的……应该是实话吧。

看着这位全身被厚重的铠甲所包裹的沉默寡言的剑士，他不禁偷偷地笑了。

这时，卡修尔感到身后的气流激烈地紊乱起来。传来非常强烈的压迫感。他回过头，看到的是全身散发着不寻常的斗气半浮在空中的

艾美。

“你们两个……退后一点。”艾美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话音未落，她的脸突然变得像野兽那样狰狞，眼睛里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啊……啊啊……”

看到艾美的这幅样子，卡修尔不禁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与此同时，艾美大叫一声，她全身的斗气迅速膨胀，而且，她本身也同样地变得巨大起来。

轰隆隆的巨响自她的四周响起，空气围绕着她变成巨大的漩涡。

瞬间过后，一条巨大的龙自刚才艾美所在的地方出现，龙的胸口上，嵌着那天在艾美的胸口里闪烁红色光芒的那块石头。

“艾美……”

卡修尔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变身为龙的艾美大口吸入气息，然后又呼了出来。

呼出来的气息变成了火焰，将冲过来的华纳神族士兵烧得的尸骨无存。

敌兵临死前的叫喊声，也被熊熊的火焰声所吞噬。

艾美一次又一次地吐出炎之气息。

卡修尔茫然地站着，望着一个接一个的华纳神族士兵被火焰所包围。

突然间，火焰的攻击停止了。紧接着，身后传来扑通一声巨响。

卡修尔回过身去，看到变回为人形的艾美躺在了地上。

“喂，艾美！”

卡修尔快步跑过去，将她抱起来。

艾美呼吸急促，全身好像痉挛一样不停地颤抖着。

“真是，这是怎么了？喂。”

抱着浑身颤抖的艾美，卡修尔困惑了。

“带艾美离开这里，让她在后方好好休息休息。”见状跑过来的格雷，用严肃的口气命令似的说道。

卡修尔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

“那怎么行？我离开了，这里怎么办？”

“刚才艾美已经打倒了那么多敌人了，暂时我自己也可以守住。”

说完格雷回头向这边注视着卡修尔，虽然因为带着头盔看不到他现在的表情，但是他的决心却毫无掩饰地传递了过来。

“……我明白了。你要坚持住，我把她交给医疗队的人之后马上就回来。”

“啊嗯。”

卡修尔向格雷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抱起艾美向后方跑去。

刚离开前线不远，艾美就用颤抖的手抓着卡修尔的胳膊，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要紧……回去。”

“你在胡说什么呢。等会儿，马上就带你到医疗队的人那里去。”

“真的，不要紧。只是，稍稍干过头了。休息一会儿就会好了。而且刚才我烧掉的那些敌人，只是敌人大军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艾美勉强流畅地说完这段话后，却剧烈地咳起来。

“看吧，什么不要紧啊，根本就还不行嘛。”

“我说叫你回去你没听到吗！”艾美愤怒地大喊道，鲜血从她的口中溅了出来。

“艾美……”

“快！”

说完艾美甩开卡修尔的胳膊站了起来，可是无力的双腿让她又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切……我明白了。你要好好的休息啊。”

卡修尔使劲咂了咂舌，然后背对她向前线跑去。

还未跑到前线，便有几个敌兵从对面冲了过来，看来这时的前线已被突破。

“可恶！前面的人干什么吃的！”

卡修尔怒骂着拔出大剑，收拾掉这几个敌兵后，他加快脚步向前线跑去。

当卡修尔跑回激烈程度有增无减的前线时，眼前的情景使他不寒而栗。

那是一具零落散乱在地上的、已经变了形的黑色铠甲——格雷的

铠甲。

“……笨蛋！”

握着大剑的手止不住地颤抖。

“明明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你们这些笨蛋！”

他咬着牙。

“又不是为了自己的战争。”

他抬起脸大口吸气，摆正体势后将大剑紧握在手中。

“笨蛋！可恶——！”

狠瞪了地面一眼后，卡修尔冲入了敌人的大军之中。

*

战锤米奥尔尼尔飞离托尔的手，咆哮着冲入华纳神族大军，描绘出一个巨大的圆弧，一个接一个的敌兵倒在它的撞击下，最后，它又精准地回到了托尔手里。

带着铁制手套的托尔接住米奥尔尼尔之后，立刻又向蜂拥而至的敌军放出下一击。

他的每一次攻击约可以击倒三十名敌兵，不过即使这样，敌人的数目也似乎没有一点儿减少的迹象。

“可恶！华纳神族的家伙们是不是疯了？竟然用这么难以理解的战斗方式！这么做能有什么未来？”托尔表情不自然地唾骂道。

这时米奥尔尼尔飞回来了，托尔伸出手接住它。有一个华纳神族的士兵，好像追着战锤而来似的，向着托尔袭来。

“什么！”

为了接住以强烈的冲击力飞回来的战锤，托尔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手部，对士兵的突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防备。

士兵握在手中的长枪刺了过来，目标很明显，是托尔的心脏。

托尔在做好死之觉悟的那一瞬间，一把剑从旁边飞来打掉了士兵的长枪。

体势崩溃的士兵满脸狼狈。当他想看清剑的主人是谁时，他已经被劈成了两半。

“您不要紧吧？”甩去剑刃上的血，救托尔于千钧一发的战神缇尔靠前一步问道。

“缇尔么，抱歉，谢了。”托尔苦笑着说。

此时远处传来轰轰的巨响。两人定睛一看，一只巨大的飞龙喷吐着火焰正向这边逼近。

“没想到他们会把尼贝尔海姆的布拉德恩也找来。这帮混蛋，难道要把瓦尔哈拉夷为不毛之地么。”

“可恶的史尔特，是不是被灭亡的恐怖吓昏头发狂了？”

“可恶……”

的确，这场战斗一点儿也不像史尔特的作风。

托尔这样想着，又观察了一下迎面而来的这帮不要命的华纳神族士兵，不禁皱起眉头。

一种别扭的感觉。不止如此，整个敌军都给人一种奇怪的氛围。这种奇怪的氛围，与在面对魔狼芬里尔时感到的那种恐怖气氛有些类似。

想到这儿，托尔的脑中蹦出了一个假设。

“不可能吧……”

托尔马上驱散了自己脑中那个看来有些白痴的假设。

华纳神族的霸权转移了……不管那个洛基是怎样不稳定的存在，这种事也决不可能做到。

“您怎么了？”

托尔看到缇尔正一脸困惑地看着他。

“没什么……而且，看来不是说话的时候了。”

托尔一甩头，示意缇尔向前方看。

缇尔看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好几十个华纳神族士兵和……魔狼芬里尔。

他赶紧拔出刚才插入腰间剑鞘的佩剑。

托尔向敌军投出了米奥尔尼尔，飞出去的战锤将对面的华纳神族的士兵打得身首异处，但芬里尔却一跃而起躲过了战锤的攻击。

缇尔用剑砍向空中的芬里尔，魔狼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刀尖擦着它的侧腹而过，覆盖魔狼身体的黑毛被砍下了一小撮。

芬里尔着地的同时顺势一蹬地面冲向缇尔，缇尔挥剑的右手来不及收回，转眼之间就被芬里尔咬断。

“呃啊！”

血如泉涌。

缇尔向后侧身一跳，可是魔狼已经迎面袭来。

缇尔被压倒在地，只是一瞬间，芬里尔便咬断了他的脖子。

当米奥尔尼尔飞回托尔手中的同时，芬里尔也将那张被缇尔的血染得鲜红的脸转向了托尔。

“混蛋！可恶的畜牲！”

随着托尔的大叫，战锤再次飞了出去，擦着地表咆哮而去的米奥尔尼尔击中了芬里尔的腹部。

魔狼与战锤一起飞出一段距离之后，仰在地上发出一阵沉闷的吼声。

魔狼的身体侧着倒去……然后突然站了起来！

失去了冲力的米奥尔尼尔扑通一声落在地上。

“什……！”

芬里尔向着大惊失色的托尔直冲过来，血盆大口就张开在托尔眼前，锐利的牙齿闪着暗光。

“混蛋畜牲！少瞧不起人！”

托尔用两只手撑住它的大口，用尽浑身的力气，要撕裂它的头。

不只是呻吟还是吼叫，低沉的声音从芬里尔的内部冒出来。

骨头裂开的声音干涩地响起来。

“呃啊——！！！！！！！！！！！！”

芬里尔发出一阵痛苦的大吼声。

头部就要被拧裂的痛苦使得芬里尔前肢胡乱地挥动起来，它尖锐的巨爪撕裂了托尔的腹部，血肉内脏纷纷喷溅而出。

这一瞬间，托尔的两手没了力气，松开了芬里尔的大口。

同一刻，芬里尔稍稍一扭动身体，向托尔扑了过去。

“呃……”

托尔将最后的力气重新注入两手内，想要把芬里尔甩开。可是，现在芬里尔不管是重量还是力气都远远地胜过他。

托尔后背着地倒下了，魔狼就压在他的身上。接下来的一瞬间，托尔脖子的动脉被芬里尔的牙齿无情咬断了。

他的视野被染成绯红，随即变成了没有一丝光明的黑暗。

*

好静啊……

因用尽所有的魔力而倒下去的梦琉，当她恢复意识时，却发现四周一片寂静。

昏倒之前还是那么地嘈杂刺耳，而现在却……

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她慢慢地睁开双眼，周围的景色渐渐变得清晰。

在她看清身边的情景之后，朦胧的意识彻底清醒了。

眼前一望无际的广大平原上，不分敌方我方，数量惊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

梦琉感到全身好像被冻僵了似的，她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大地，连眨眼都忘记了。

远处，有一群敌人踩着尸体向这边走了过来。

梦琉发现那一群敌人之中有一张熟悉的脸，她站了起来。

那是……在瓦尔哈拉宫殿见过好几回的洛基大人。可是，他为什么会在敌军之中呢。

华纳神族的士兵们发现了梦琉，他们拿起了武器。梦琉立刻咏唱魔法，施放出去。

冰之长枪飞向敌兵。

魔力看来还基本上没有恢复，在她放出魔法的那一瞬间，腿上的力气好像被抽走了一样，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一个敌兵被冰之长枪贯穿倒下了，但其余的士兵一齐向梦琉袭来。

“等等！”洛基厉声喊道，士兵们停住了脚步。

在士兵们困惑的目光中，洛基悠然地向瘫坐在地上的梦琉走过来。

“为什么……”

从渐渐靠近的洛基那张温和的脸上，梦琉感到了恐怖，她颤抖着声音问道。

“是战魂吧。我见过你。”

洛基走到梦琉的面前，凝视着她的脸，说道：“哦，你的确是，人类与人鱼的混血，名叫……唔，忘啦。”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你，不是我们的同伴吗？”

听到梦琉的疑问，洛基淡淡地笑了。

“你也是，诞生于两个互相争斗的种族之间的孩子吧？”

洛基挂着和蔼的笑脸。

“你也是，一直活在被蔑视、被厌恶、被仇恨之中吧？”

用冷淡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人鱼们的身影闪现在梦琉的脑海里。

“你也是，一边诅咒着自己的血和自己的出生，一边积累着怨恨，慢慢长大的吧？”

“那、那种事……”

蔑视自己的、谩骂自己的人鱼们的身影在梦琉脑海的深处打着旋儿。可是，妈妈和赋之的笑脸把那些全部都吹散了。

“……没有那种事。”

梦琉坚定地说。洛基则皱了皱眉。

洛基的脸变得稍微有些可怕了，他盯着梦琉。

压抑的沉默。

“算啦。”

洛基笑着，把视线从梦琉的身上移开了。

“那么，你就在那里看着好了。你终究会明白的。你真正从心底所期望的、真正希望做的。”

说完，洛基转过身去，继续向瓦尔哈拉宫殿所在的方向走去。

看着洛基的背影，梦琉全身微微颤抖着。她感到胸部好像被勒紧了似的难受。

“不是的……”梦琉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似地小声说道。

父亲和母亲手牵着手，正看着她。

“……不是的。我没有那样想过。”

微笑着伸过手来的赋之，浮现在她的眼前。

梦琉站了起来，握住了赋之的手。

“因为……那种想法，太可悲了。”

梦琉向着洛基的后背，放出了魔法。

冰之长枪飞向洛基。

“……胡说八道。”洛基转过身，顺势一摆手，冰之长枪瞬时蒸发消失。“或是说……我与你的之间的差异就这么大么？”

洛基用充满怒气的双目直直地瞪着梦琉，歪着嘴说道。说着他抬起一只手，食指指向梦琉。

“那是不可能的吧？”

他的指尖放出一道闪光，梦琉的腿上被穿了一个小洞，鲜血从中不断涌出。

“好啦，你就在那里看着吧。你会明白的。”

洛基说着用冷冷的目光瞥了瘫倒在地上的梦琉一眼，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向前走去。

梦琉蹲坐在地上，按住腿上不断流血的伤口，绝望地目睹那个背影越走越远。

睡神扫描

5

华纳神族军的进军一刻也没有停止。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的数量已经显著地减少了，但是气势却完全不见有一点点的衰退。

亚萨神族军已死伤大半，不断从前线后退。

终于，华纳神族军攻到了位于瓦尔哈拉山岗中心的奥丁王城下。

*

一个转移方阵出现在王座之间内，空气因它的出现随之震动起来。

奥丁惊愕地从王座上一下子站起来。

整个王城内部被施加了巨大的结界，从外部想通过转移方针等魔法侵入进来应该是不可能的。可是，眼前的这个方阵很明显是从结界外部侵入进来的。

在光芒四射的方阵中，施法者现出了身影。

那是洛基。

"终于算是进来了。结界相当坚固的啊，真不愧是众神之王居住的居城。"

"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奥丁慢慢伸出手，握住了立在身旁的神枪冈尼尔。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这不像是在报答我庇护你到现在的恩情啊。"

当听到奥丁的这句话后，洛基忽然笑了起来。

"您的话真让我感到意外。我只是根据您的剧本，在演出您期盼已久的'诸神之黄昏'这出戏而已啊。"

"胡说八道！"奥丁紧紧握住冈尼尔怒斥道。

"咦？我说的是事实啊。只不过，你所收集的战力比想象中的要弱得多罢了。真是的，好不容易把瓦尔基里做成一个听话的木偶，让她去收集来的战魂也就只有这种程度啊。"

奥丁脚一蹬地向前跳去，瞄向洛基的胸口刺出了神枪，后者则是腾空后跃避开了这次攻击。

"看来你本来还想利用诸神之黄昏，将阿斯加尔德的一切都弄到

手呢，真是太天真了。诸神之黄昏就如同它的字面含义一样，只会成为末世之时。”

洛基胸部的红色宝珠——龙宝玉发出耀眼的光芒，在这光芒的包围下，洛基由少年形态变成了青年形态。

“不过，奥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洛基伸出一只手，从他的手中飞出一支光箭。

“不要得意忘形！”

奥丁挥动神枪，光箭被毫无声息地打碎。

洛基向前一跳，一下子来到奥丁眼皮底下，并向着奥丁没有防备的脸再次射出光箭。

奥丁退后半步扭动身体，光箭擦着他的脸颊飞过直接击中王座，在一阵烟尘之中，王座被轰然击碎。不顾流血的脸颊，奥丁在扭动身体的同时刺出了冈尼尔。

“呃！”

洛基用充满魔力的手弹开了神枪。不过虽然勉强改变了神枪的方向，但他的侧腹依然被击中了。

拔回神枪后，奥丁接连施出了第二击、第三击，洛基只能一边后退，一边躲避。

奥丁不留间隙地进行着连续攻击，虽然没有直接命中，但神枪在洛基身上留下了擦伤，每一击神枪的刃上都会染上洛基的血。

“真不愧是，统领众神的王奥丁呢……”洛基歪着脸盯着步步逼近的奥丁，冷笑着说道。

“哼！就算你得到了龙宝玉的力量，也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真的是那样吗？”

本来不断后退的洛基突然转变了战斗方式，向前迈了一大步。他不顾冈尼尔在自己侧腹上制造的大裂口，而是用魔力的手刀刺向奥丁的脸部。

奥丁一扭头躲开了他的攻击，鬓角处的头发和一点儿皮肤被烧着冒出烟雾。随即，洛基将伸出去的手变换为拳头向奥丁挥去，而后者则是后仰一样向后方跳去，惊险地看着洛基的拳头从他的眼前穿过。

两人之间出现了一段距离。

奥丁重新握好神枪，瞪着洛基。而洛基则是用手摸了摸自己裂开的可以看到骨头的侧腹，然后看了看沾满血的手，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好厉害的神枪冈尼尔。”

一股魔力的波动从洛基的体内涌出，他的身体瞬时被猩红的光所包围。红光消失殆去后，他全身的伤口也一个不留地全部消失了。

洛基将视线移向奥丁，嘴角因为冷笑而扭曲着。

“我说，下一次你能不能让我伤到无法治愈啊？”

奥丁大吼一声，挥动神枪冲向洛基。冈尼尔的枪刃由上至下咆哮着直冲洛基头顶而去。

洛基稍一侧身，神枪擦着他的胸部落下。冈尼尔重重地击在地上，轰轰声与粉尘卷入空中。由于这巨大的冲击，洛基的体势也出现了崩溃。

有空隙！

奥丁没有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将冈尼尔的枪刃对准了洛基的胸膛。

可正当他要刺出去的瞬间，王座之间的大门突然传来了被打开的声音。

“奥丁大人！”

是芙蕾的声音。

飘舞的粉尘中，洛基笑了。

颤栗也于同时袭遍奥丁全身，握着神枪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洛基扭转身体将手伸向门口方向，魔法光箭飞射过去。

奥丁紧咬牙关飞跳过去，站到芙蕾面前挥动神枪打碎了光箭。

“奥丁大人……”

不安的声音自背后传来。

“退下，芙蕾。”奥丁盯着洛基对芙蕾说道。

“不，我也要战斗。”

“他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对手，快退下！”

洛基冷笑着伸出双手，手掌中魔力急剧聚集，顿时光芒四射。

“不能那样。我要保护您，奥丁大人！”

话音未落，芙蕾便飞向洛基，而回应她的却是洛基施放出的无数光箭。

“可恶！”

奥丁强咬下唇，一把抓住芙蕾的胳膊拉到身旁，并在挡在她前面的同时大幅挥动冈尼尔。

伴随着巨响，光箭被弹开打碎，但几支漏网之鱼依然刺入了奥丁的胸膛。

“真是失态呀，奥丁。采用那种战斗方式，神枪可是会哭的哟。”洛基嘲笑道，手中已经蓄满了下次攻击的力量。

突然，比刚才还要多的光箭一齐发射。

奥丁全力挥动冈尼尔，王座之间出现无数条光的轨迹。飞来的光箭一支支被打碎，但发出闪光的同时，下一只又接踵面至。

防御不住的光箭擦着他的脸颊、胳膊、腋下嗖嗖而过。

“啊！”

一声呻吟从背后传来。

芙蕾！

仅仅一瞬，奥丁的意识和视线脱离了洛基。

但就在这一刹那，洛基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不好！”

奥丁看到了洛基的冷笑，随即击碎骨头的冲击袭遍全身。

他的身体飞到空中。

短短的一瞬间里，奥丁看到眼前的景色在慢慢地回转。

蔑视地看着自己的洛基，泛着淡淡光芒的天井，还有，惊愕至极的芙蕾。

奥丁后背着地，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不要——！奥丁大人——！”

芙蕾发出了一声就平时冷静的她来说难以想象的大叫。

不管她再如何晃动奥丁的身体，平躺在地上的他还是一动也不动。

“……逃……芙……蕾……”

声音停在了话语的半途中，嘴唇停止了张动。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的洛基，慢慢地凑过脸来。
冷笑，近在咫尺的冷笑。
剧烈的灼热穿透了腹部。
瞬间之后，奥丁的视线变得漆黑一片，任何声音也听不到了。

睡神扫描

6

王城逐渐在崩溃。

白色的城堡崩溃时扬起的白色粉尘，也好像只有在幻想中才会出现。

瓦尔哈拉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到处都是血和尸体，只有从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这些粉尘中，还依稀能够看到往日瓦尔哈拉的影子，然而现在，它却与这一带的景色是那么的不和谐。

不管是亚萨神族、华纳神族还是人类的灵魂，基本已经全部死去，构筑成了尸体之山。

洛基站在瓦尔哈拉山岗的最顶端，俯视着这一切。

纯白的粉尘飘落到成堆的尸体上。

“洛基……”

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的名字。

以恍惚的表情眺望着王城崩溃的洛基，把脸转向声音的主人。

站在那里的，是正在啪哒啪哒落泪的芙莱娅。一双湿润的眼睛盯着洛基。

洛基脸上浮现出蔑视的笑容。

“你看啊，芙莱娅。作为那帮家伙们象征的城堡，已经漂亮地变成了瓦砾的山岗。不过，可惜的是，它的主人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芙莱娅走向洛基。也许因为性格所致，她的身体即时在这种时候还是显得娇里娇气。

看到她的样子，洛基大声笑了起来。

“爱的女神，在这种状况下也在寻求爱么。”

洛基瞪着芙莱娅，说着刺耳的话。

“不过呢，我不需要那种无聊的东西。”

芙莱娅的脸上露出害怕的神色，她的脚在一步步地后退。

“那种东西，你去问魔兽或巨人们要吧。要不然，你就在无的深渊里向迄今为止向你发情过的亚萨神们进行索取吧！”

洛基伸出聚集着魔力的手，从手指发出一道闪光。

芙莱娅腹部裂开，剧烈的冲击力令其飞上了天空。

“啊啊……”

发出细小的呻吟声后，芙莱娅的身体落到地上，顺着山岗滚了下去。

洛基瞥了一眼滚下山脚的女神，再次望向崩溃的王城。

俯视着变成瓦砾之山、连粉尘也不再扬起的王城废墟，洛基狂笑起来。

睡神扫描

episode 11

漆黑与湛蓝的觉醒 她降落在决战的大地上

1

空虚。

好像从一切中得到了解放一样的感觉模糊地流动着。

同时，又有一种被紧紧地捆绑着一样的束缚感，声音和景色都离自己越来越远。

亚琉哲和梅尔蒂娜注视着她，脸上带着不知道该说是担心还是害怕的表情。

“好久不见了，从属于我的灵魂们啊。”她平静地说道。

亚琉哲和梅尔蒂娜的脸顷刻间变得有些不自然。

“你在说些什么啊，瓦尔基里，你到底怎么了？”

“亚琉哲，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狂妄了？你什么也没有必要问，只需要同前世一样服从我的命令就行了。”

“你说什么？”亚琉哲耸着肩膀大步走向她，但瓦尔基里的剑却架到了他的脖子上。亚琉哲一愣，停下了脚步，对她怒目而视。

“我说……”这时，梅尔蒂娜投过来一句叹气一样的话。架在亚琉哲脖子上的剑收了回去，男子也回头看向了自己的同伴。

梅尔蒂娜理了理头发，将带刺的目光投向“瓦尔基里”，“你是谁？”

“少问奇怪的问题，你不会不知道吧。刚才亚琉哲不是也叫我‘瓦尔基里’了么？”

“也许呢。”

梅尔蒂娜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笑容。

“不过，你并不是我们所知的那个‘瓦尔基里’吧。”

听到梅尔蒂娜的这句话，蕾娜斯终于什么都明白了。

一定是本来应该还在长眠的姐姐亚莉，成为了主人格而取代了自己的意识。

——之后，由我来接任。奥丁大人已经这么吩咐了。

在即将失去意识之前，在头脑深处响起的那个声音，是姐姐亚莉的声音。

是么，奥丁大人他……

与封印记忆同样的，为了制造一个顺利收集战魂的木偶……

“你能不能把她还给我们？”

梅尔蒂娜的这句话使得亚莉不禁哑然失笑。

“莫名其妙。现在开始我就是瓦尔基里。与其拘泥于这些无聊的事，还不如老实服从于我，与我一起去讨伐不死者之王。这就是刻入你们灵魂的命运。”

“开什么玩笑。”这次是梅尔蒂娜冷笑了起来。“我们决定与之一同前进的是她，不是你。这与什么前世什么命运都没有关系。从属你？啊？少逗我发笑了。”

“是吗……”亚莉低声自语道。

与此同时，蕾娜斯的周围出现了不稳的波动。一阵阵的恶心夹杂着许多其他令人痛苦的感觉，把她勒得紧紧的，心脏也剧烈地跳动着。

“不服从于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你们就在这里化为灰烬吧！”

亚莉大喊一声，同时伸出了聚集着魔力的手。

“不要——！！！！！！！！！！！”

蕾娜斯大叫着飞了出来。她那游离的意识脱离了身体，飞到了梅尔蒂娜她们的身前。

转过身来的蕾娜斯，看到的是亚莉表情冷淡的脸。

闪光瞬间逼近。蕾娜斯伸出双臂挡下了袭击过来的魔力波动，之后伴随着巨响闪光被弹开。

亚莉施放的魔法四散而去，可是只是意识体形态存在的蕾娜斯也被击碎，变成了无数的小光球。

2

“啊？少逗我发笑了。”梅尔蒂娜以蔑视的目光盯着瓦尔基里说道。

身穿黑色铠甲的瓦尔基里，虽说身形、长相都基本上没有变化，但眼前的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她所熟知的那个瓦尔基里实在相差甚远。

“是吗……”瓦尔基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地低声说道。

她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向外散发着骇人的冷峻。

“不服从于我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你们就在这里化为灰烬吧！”

她的嘴角轻轻一歪，而后抬起右手，伸出聚集着魔力的手掌。

不行！躲不开！

梅尔蒂娜的身体僵硬了。

如果被击中的话就会真的如瓦尔基里所说化为灰烬。不过，我应该能够挡下来的吧。

梅尔蒂娜抬起僵硬的胳膊，手里拿着法杖准备阻挡攻击过来的魔法，就在此时……

——不要——！！！！！！！！！！

“哎？”

声音非常熟悉，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样。谁的声音呢……也许是听错了吧……又或是只是风声而已？

在她这样想的同时，从瓦尔基里的手中施放出的魔法令她的视线被光芒染成了白色。

梅尔蒂娜伸出法杖闭上双眼，隆隆巨响自耳边传来。可不知为什么，魔法并没有击中她，她伸出去的法杖也完全没感觉到魔力的冲击。

梅尔蒂娜睁开双眼，这才发现魔法在她眼前被弹开了。

她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好像在被什么保护着一样，魔法避开了他们两人。

虽然魔法四散，光芒消失。不过，就像要取代那光芒似的，无数的小光球飘舞在两个人的周围。

“切！”

瓦尔基里哼了一声，很厌恶似的看着自己的手。

手中有什么在意的东西吗？她紧紧地握起拳头，可是，接下来的动作却是出人意料的一摆手，把手里的东西扔掉了。

亚琉哲举起大剑，向前踏了一步，而瓦尔基里则用可怕的表情盯着两人。

“……这次就先放过你们。就凭你们这点儿本事，不值得我再次动手。”

蔑视般地说完这句话后，瓦尔基里飞向高空，然后不知向什么地方飞去了。

“呸！”亚琉哲吐了口唾沫，将大剑收入后背的剑鞘中。“她倒是走得真快，我们是不是该干些什么啊。”

“完全没头绪……”梅尔蒂娜小声说着向四周望去，此时铃兰的花瓣与小光球一起在随风飘舞着。

“梅儿，梅儿！”

突然，一个声音直传脑内，那是理查德·瓦雷斯的声音。

梅尔蒂娜皱着深深的眉头瞪着四周，对方似乎不在附近。

“梅儿，你听到了吧？梅儿！”

“好吵啊，你想干什么？”梅尔蒂娜一边深呼吸一边问道。当发觉站在旁边的亚琉哲脸上露着诧异的表情看向自己时，她用手指戳着自己的脑袋对他说明道，“问的不是你。是理查德。”。

亚琉哲好像明白过来了似的点了点头。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可怕起来。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赶快把漂浮在你周围的小光球一个不剩地收纳到结晶里去。”

“你这家伙，突然就闯进人家脑子里还那么放肆！”

“好啦，赶快！”

“所以啊，我为什么非得按你说的做不可啊！”

“快点！要不然，她就会消失了！到时就无法挽回了！”

“知、知道了！”

从理查德异常着急的声音里觉察到事情不妙后，梅尔蒂娜慌慌张张地答道。

双手交叉、结印、咏唱，然后所有的小光球都被收容到了一个结晶里。

“真是的，没想到会用这么长时间。”

话音未落，一个转移方阵凭空出现，理查德也于方阵中现出了身影。

“浪费时间是这个方阵惟一的缺点。难道说，古代的人们都是些慢性子？”

梅尔蒂娜紧皱眉头盯着一边苦笑一边看向这边的理查德，亚琉哲也以同样的表情盯着他。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摆着那么吓人的面孔啊？”理查德依旧苦笑着，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你干什么来了？”亚琉哲龇着牙问道，同时将手按到剑柄上。

“干什么来了？这不是明知故问么。当然是为了帮助瓦尔基里而来了。”理查德耸耸肩，回答道。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哎呀哎呀，现在不是争论这些事的时候吧？”

“你说什么！”

亚琉哲就要砍向理查德的手腕被梅尔蒂娜握住了。

“不好意思，不过我也认为现在那家伙所说的是正确的。再说，我们现在还一头雾水，连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都不清楚。”

“就是说嘛。”

“切！”

亚琉哲甩开梅尔蒂娜抓着自己的手，背向他们两个人转过身去。

“那么，你会为我们作说明的了？”

“嗯嗯，这种事儿，小菜一碟。不过，现在必须先救瓦尔基里才行。这种不安定的状态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不安定？你指的是那个吗？”梅尔蒂娜歪了歪脑袋，看着身穿漆黑铠甲的瓦尔基里飞去的方向问道。

“要去追那个女人？”

她边问边看向理查德，只见理查德在使劲地摇着脑袋。

“不对，不是那一个，而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瓦尔基里。”

“在一起……？她在哪儿？你知道？”

“在哪儿？不就在那儿嘛。”

说着理查德将手指指向梅尔蒂娜。

“哎？”

梅尔蒂娜困惑地看着自己，而当她看到自己手中的那个东西时，终于明白对方所指的是什么了。

“难道说，是这个？”梅尔蒂娜举起手中收容着小光球的结晶体问道。

“就是它。”理查德夸张地点着头。“那些小光球，正是因为勉强挡下那个魔法而被击碎的，瓦尔基里的意识体。”

梅尔蒂娜惊讶地看着手中的结晶体，而理查德此时突然大呼一口气，眉头紧紧皱起。

“本来意识体形态就是非常不安定的，再加上她又被击碎了。当前的状况可是要分秒必争的紧急时刻啊。”

“现在应该怎么做？”突然，亚琉哲以似乎要揪起理查德的衣领似的气势追问道。

理查德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脸上带着坏笑。

“什么，这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么？只要给只剩意识形态存在的她一个肉体就行了。”

说完，理查德看向梅尔蒂娜。

“我以前应该向你提到过吧，梅儿。”

“以前提到……？”

看着理查德皮笑肉不笑的脸，梅尔蒂娜猛地想起来了。

“……啊！”她不禁叫出声来。

梅尔蒂娜的反应似乎让理查德感到非常满足，他的嘴角翘得更高了。

“就是这样，目的地是你的研究室。走，快去吧！”

说完，理查德打开了转移方阵。

*

好久没有回来的研究室一点儿也没有变化。

各种研究器具依然是杂乱无章到处乱放着；保存容器依然在运作；人造人少女依然漂浮在容器的溶液中；她的肉体也依然被冰封在幽体脱离装置之中。

“然后，应该怎么做？”梅尔蒂娜站在保存容器前，回过头来问向理查德。

“当然是把她的灵魂植入到那个容器之中啦。”

“这个我当然明白，我是在问应该如何植入。”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好了。你只需要在一边帮忙就行。”理查德笑着说。

梅尔蒂娜向他投去不信任的目光。

“你可别，光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只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啊。”

“没有那回事。你还真是多疑呢。”理查德苦笑着耸了耸肩。

梅尔蒂娜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瞪着他。站在她旁边的亚琉哲也是同样的用一张满是疑惑的脸望着他。

“哎呀哎呀，你们就这么不信任我么？”

“那还用说！”

“我明白了。那么如果你们还有其它办法的话，就按照那个来吧。”

理查德说着扶了扶眼镜，盯着梅尔蒂娜他们。

梅尔蒂娜回瞪了他一眼，两腮鼓起。但理查德是一副昂然自得的表情，直直地盯着他们两人。

梅尔蒂娜一看到他的这张脸就气不打一处来。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她只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行了，我知道了。那么，该怎么帮你？”

她极为不爽地说道，而理查德则是非常满足地点了点头。

“误会也解除了，你我相互之间的理解又上了一个层次。那么，我们开工吧。”

“可恶。”亚琉哲愤愤地小声嘟囔着。

不过，理查德完全没有一点儿在乎的样子，他信步走向保存容器，面对面地看着里面的人造人。之后，他伸出手放在容器壁上，嘴里开始咏唱咒文。

伴随着咒文响起，人造人少女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随即溶液中冒出了气泡，慢慢上升。而轻轻后仰的人造人则将身体张开，胸口的空间出现了微弱的扭曲。然后，一个小洞突然打开了，就仿佛是一个小型黑暗漩涡一样。

“梅尔，把她的灵魂放到那儿。”

理查德侧眼看了看梅尔蒂娜，梅尔蒂娜点点头，手捧结晶体开始咏唱咒文。

结晶体发着淡淡的光浮在了空中，转瞬后便转移到了保存容器中人造人的胸口处。

梅尔蒂娜双手交叉结印，继续咏唱咒文。

结晶体毫无声息地慢慢崩溃。从里面冒出来的小光球不断地被吸进人造少女胸口处的小黑洞里。当小光球全部被吸入之后，理查德轻轻一点头，接着咏唱起咒文。

随着他的咏唱，小洞渐渐封闭起来，最后完全消失了。而不一会儿，人造人的口中便冒出了气泡。

理查德回过头来，脸上带着满足的表情。

“好，让她从里面出来吧。”

“哎？嗯嗯。”梅尔蒂娜点点头，然后调节保存容器的计量器，令容器中的液体渐渐退去。

这时，梅尔蒂娜向理查德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从头到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量明白一点儿地解释给我听吧。”

“嗯嗯，可以啊。不过这也是从贤者之石那里现学现卖的哟。”

理查德注视着容器中的少女，不紧不慢地说道：“命运之女神瓦尔基里，其实是三姐妹。”

梅尔蒂娜轻轻点头，刚想催他快点儿说的时候，理查德说出了下文。

“她们三姐妹共用一个肉体。平常以与不死者战斗作为使命的她，通过不断地转生来维持力量。不过，每次表现在表面的人格都会不同。这样，灵魂也就可以得到休息了。”

“为什么非要共用肉体呢？”

“不巧的是，接下来的我没有继续问。不过，应该总会有个什么

合理的原因吧。”

理查德苦笑着耸耸肩，继续注视着容器。

水位现在已经降到人造人头部以下了。少女好像渴求空气一样，嘴一张一合的。

“那时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恐怕是三姐妹中的长女。”

理查德冷笑着看向梅尔蒂娜。

“我大体上明白了，不过还有地方想不通。”

梅尔蒂娜挠着眉梢，轻轻叹了口气。

“照你的话来说，人格的交替应该是与转生同时进行的。那么，那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某种强制措施吧。可能是某位阶级比她更高的神，认为这个人格的她已经不能很好地完成使命了……”

“不能完成使命……”

“这一点，一直与她在一起的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才对。”

蹲坐在铃兰的草原中，大哭大叫的瓦尔基里浮现在梅尔蒂娜的脑海里。

“所以强制性地进行了人格交换。也许，这位神早就给她设定了‘自动交换装置’之类的东西或是法术什么的也说不定。于是，她就被关进‘瓦尔基里’这个存在的里面去了。”

“关进去了……？不过，她最后不是变成那些小光球了么？”

“的确是，那是因为她太乱来了。不但自己跳出来，而且还被击碎了……”

“是……这样啊……”

梅尔蒂娜回想着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迎面袭来的魔法在眼前被弹开，取而代之的，是周围的小光球——瓦尔基里的意识体。这么说，她是为了救我们才……

“那真是，太乱来了啊。”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就……不过，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什么意思……？”

“其实那时我还在想，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把她的意识与那个漆



黑的瓦尔基里再互换呢，结果就在这时……”

“她自己飞出来了。”

“嗯嗯，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才能这样……”

理查德再次看向保存容器。容器里面的水已经全部退去，人造人少女正蹲坐在容器底盘上。

梅尔蒂娜启动装置将容器打开，然后向少女伸出手去。

少女抬起脸，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唔……啊唔……”

她一边发出呻吟似的声音，一边摇摇晃晃地以非常不稳定的步子走了出来。

“这、这是怎么了？她真的没问题吗？”梅尔蒂娜上前一步抱住少女，向理查德问道。

理查德扶了扶眼镜，脸上显得有些困扰。“真没办法。看来，主要的部分被那个漆黑的给带走了。”

“那该怎么办？”

“当然是要去追那个漆黑的瓦尔基里了。”

“追……？”

“唔……啊唔……啊……”

“不过在那之前必须先安置好她，怎么办？要不让她睡在你的床上吧。”

听了理查德的这句话，梅尔蒂娜不由得一脸震惊。

“……难道要我哄她睡觉？”

“也不是啦。再说我对你照顾小孩的本领也持保留……非常怀疑的态度。所以，还是用睡眠魔法吧。”

“哼！不用你操心了。”

说完，梅尔蒂娜抱起幼小的瓦尔基里向寝室走去。

“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站在屋子角落的亚琉哲右手手指按着自己的额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

“总之，已经让她睡去了。”

安置好小瓦尔基里后，梅尔蒂娜返回了研究室。

“那么，我们去追漆黑的瓦尔基里去吧。她去什么地方了？”

“啊？”

理查德的发问令梅尔蒂娜睁大了眼睛。

“你找不到吗？”

“你在说什么呢，就算是我也不是万能的啊。”

理查德苦笑着耸耸肩。

梅尔蒂娜想，你分明就是在自夸嘛——我不是万能的，但我是接近万能的。

“连她去了哪里都不知道的话，想追也没法追啊。”

理查德依然苦笑着叹了口气，梅尔蒂娜则比起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长叹了一口气。

“你不是从刚才就自信满满地追啊追啊的……”

“估计，是布拉姆斯的居城。”向他们两人走过来的亚琉哲，一字一句地低声说道。“因为那个女人说过要去讨伐不死者之王之类的话，应该没有错。”

听完，理查德扶扶眼镜，皱起了眉头。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快点不行了。”

“的确，如果她离开了那里，下次就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她了。”

“不，那不是主要问题。”

理查德摇了摇头，表情吓人。

“漆黑的瓦尔基里若被不死者之王打倒，万一连身体都消失了的话，那就什么都完了。”

“那个漆黑的再怎么说也是瓦尔基里啊。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被打败呢？”

“因为漆黑的是被强制叫醒的，而且，精神的一部分还脱离了她。可以说，现在的她不是完全状态。”理查德边说边将视线移向寝室的方向。“我们快去吧。知不知道那个什么不死者之王居城的大体

位置？”

“哎？嗯。在大陆西海岸冲之岛群岛中的一个岛上，好像是在罗姆丘陵的附近……”

亚琉哲挠着脸颊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真是含糊呐……”亚琉哲的回答令理查德绷起了脸。“没办法。我们先到罗姆丘陵附近的海岸去，去了之后再确认具体地点。那么，走吧！”

理查德环视了一下梅尔蒂娜和亚琉哲的脸后，开始咏唱咒文。

睡神扫描

3

飞入王座之间后，他们看到不死者之王和漆黑的瓦尔基里正面对面相互对峙着。

“同伴也登场了吗……”

布拉姆斯以深红色的眼睛望向亚琉哲他们，斗气冲天的他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口中的牙齿闪着暗光。

与布拉姆斯面对面对峙的漆黑的瓦尔基里稍稍一转头，瞥了亚琉哲他们一眼。

“你们终于决定要从属于我了吗？”

“别开玩笑！”亚琉哲哼了一声，拔出了大剑。“我们要找的不是他，是你！”

瓦尔基里看着亚琉哲举在自己面前的大剑，讥笑道：“就凭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这还用问么？打倒你，带回她那里去。”

说着，亚琉哲冲了过去。他向瓦尔基里横着挥出大剑，立即激起一阵剑风。

“才刚刚违背我的命令，接着就跟我拔剑相向啊。”

瓦尔基里一跃而起，以极为迅捷的速度跳到亚琉哲的背后。当亚琉哲惊愕地转身过去时，对方的剑锋已经刺向了自己的心脏。

“切！”

在就要被她的剑刺中的一瞬间，亚琉哲用自己的剑做盾挡了下来。金属互相碰撞发出的尖锐声音回响在王座之间。

强大的冲击力令亚琉哲的身体向后方飞去，然后翻滚在地。

“没有自知之明的家伙！”

瓦尔基里将剑高高举起，剑刃忽然闪出刺眼的冷光，令倒在地上的亚琉哲身体变得有些僵硬。而就在这时，眼前出现的一个人影挡住了亚琉哲的视线，瓦尔基里的身影被遮挡在另一边。

“你什么意思……布拉姆斯！”

瓦尔基里的怒吼声响起。

“与其跟强制觉醒，还不能很好发挥力量的你决斗，还不如参与这帮家伙们的儿戏有趣。”

布拉姆斯挡住了瓦尔基里的剑，笑着说道。

瓦尔基里哼了一声，大幅向后跳去。

“……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救了我一命，谢了。”

亚琉哲用剑撑着地站起来，站到了布拉姆斯旁边。

“不用。”

说完，布拉姆斯突然扑哧一笑，与他一贯的形象一点儿也不相称。

“真是奇妙啊，没想到我竟然会同曾经与那个女人一起来消灭我的你们一起并肩战斗。”

“你这话我听不惯。”亚琉哲吐了一口唾沫。“我就是我，与前世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我才不管那一套。”

“原来如此，说的没错。”

说着，布拉姆斯向前跳去，尖锐的指甲挥向瓦尔基里。瓦尔基里于千钧一发之际向上跳起躲过，亚琉哲也跳起来，挥剑砍向空中的瓦尔基里。

瓦尔基里翻身的同时将剑挥出，剑刃碰撞在一起。而与此同时，理查德从下方射出的魔法火箭也嗖嗖飞来。

瓦尔基里弹开亚琉哲的剑，顺势向后方跳去，箭从两人中间飞速穿过。

被弹开的亚琉哲摔落在地上，瓦尔基里一蹬墙壁，急速向其飞去，但突然跳起的布拉姆斯挡住了她。

“碍事！”

瓦尔基里用剑挡住拳头发出闪光，但身体却被弹飞。

“连这种程度的拳都接不住么？”布拉姆斯嘲笑道。

瓦尔基里以极快的坠速落在地面上，身体与地面产生强烈冲击，粉尘四起。

“混蛋……竟敢……”

在飞扬的尘埃中，瓦尔基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而亚琉哲此时也挥起大剑冲向瓦尔基里。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睡吧！”

在喊声响起的同时，大剑砍了下去。

瓦尔基里瞪着亚琉哲，举剑挡住他的攻击，但剑刃相撞时忽然产生了异样的声响。

也许是刚才被布拉姆斯的拳头造成了裂缝吧，瓦尔基里的剑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断成了两截。

“什……！”

亚琉哲的剑砍中了因惊愕而脸部变得扭曲的瓦尔基里。

“啊……不……不可能……”

瓦尔基里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的神情充斥在脸上。而后，她缓缓倒在了地上。

“梅儿！”

“我知道！”

梅尔蒂娜好象嫌理查德太罗嗦似的不耐烦地嚷了一声，随后开始咏唱起咒文。

手指切取空间，将正在渐渐消失的漆黑的瓦尔基里封闭起来，随即收缩为一个结晶体，落在梅尔蒂娜手中。

“……总算是取回来了。”

梅尔蒂娜看着手里的结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是啊……”

亚琉哲把大剑收回背后的剑鞘，望向理查德。

“接下来再怎么做？”

“当然是回去把这个瓦尔基里的意识体还给她了。总会有办法的。”

理查德边说边把视线移到王座的附近。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能把她也带回去就好了。”

他的视线所注视的是立于王座上方，封闭着一位身穿浅绿色铠甲的少女的水晶。

“人类，我不知道你能够理解多少，她是盟约。你对瓦尔基里说，想要回她的话就自己过来拿。”布拉姆斯龇着牙，瞪着理查德，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那就没办法了。算啦，反正总会有办法的，这次就放弃了。”

理查德耸了耸肩，看着亚琉哲他们说道：“走吧，回去。”

“呵，你以为自己是我们的老大么？我还真是有点儿难以接受呢。”梅尔蒂娜皱着眉说道。

“又来了……”

亚琉哲虽然嘴里小声这么说着，却也点点头表示同意。

睡神扫描

4

“那么，开始吧。”理查德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看着梅尔蒂娜她们说道。

梅尔蒂娜的寝室里，小瓦尔基里正静静地睡在床上，他们三人则站在她的旁边。

“该怎么做？用把她注入这个身体时同样的方法吗？”

“嗯嗯，基本上差不多。”

看着满脸轻松的理查德，梅尔蒂娜皱起了眉头。

“不过，如果出现的是刚才那个漆黑的该怎么办？”看着安然睡在被窝里的小瓦尔基里，梅尔蒂娜问道。

“所以说是基本上嘛。防止出现那种情况，我会给她上保险的。”

“上保险？是什么？”

“这个嘛……”

理查德扶了扶眼镜，张着嘴，不过话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梅尔蒂娜和亚琉哲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只见他在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刚才的那个姿势。最后，慢慢呼了一口气，看着他们苦笑道：“那个很难用嘴说明，实际操作起来你就会明白了。”

梅尔蒂娜感到自己太阳穴处的青筋在暴跳，于是赶紧用手指压了压。

“这是怎么回事？再说了，刚才你那表情是怎么回事？你果然是在动什么歪脑筋吧？”

看着瞪着自己的梅尔蒂娜，理查德夸张地耸了耸肩。

“真是的，你再这么说的话，我……”

“是是是，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而已，请不要介意了。这件事除了你之外，别人都办不到。”

没等理查德说完，梅尔蒂娜就大声打断了他的话，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梅尔蒂娜早就猜到了。

“好啦，请快开工吧！”梅尔蒂娜微笑着说。

“是是是，我知道了。那么，要开始了哦。”理查德学着梅尔蒂娜的口气说道。

理查德掀开了小瓦尔基里的被子，一丝不挂的她暴露在三人面前。

眼前躺着一个裸体的少女，而且还有两个男人在旁边，并且这个少女偏偏还是瓦尔基里，这样的光景不仅让梅尔蒂娜双眉颦蹙。

不过，理查德一副完全不在乎的样子，镇定自若地开始咏唱咒文。

他那副含着沉重韵律的声音在屋子内回响，瓦尔基里的身体好象与咒文相呼应似的抽搐了一下。理查德继续咏唱咒文，连起来组成了一首音律，而瓦尔基里的身体也开始发出朦胧的光，慢慢地飘了起来。

“……瓦尔基里啊……瓦尔基里啊……”

停止咏唱咒文后，理查德靠近被淡淡的光芒包围的瓦尔基里，轻轻地呼唤她的名字。

“啊……唔……”

瓦尔基里稍稍张开口，发出像喘息似的声音。眼皮微微颤抖着。

理查德看到小瓦尔基里的反应，好像很满足似的歪了歪嘴角笑了。他大幅挥动手臂，手指好像在画什么咒符一样的在空中摆动，最后将那只手指按在自己的额头上。

“梅儿，把结晶放在她的胸口上。”

“知道了。”

梅尔蒂娜将手中的结晶体放在了小瓦尔基里一呼一吸上下浮动的胸膛上，而理查德再次咏唱咒文。

此时从小瓦尔基里的胸中冒出一缕光伸向结晶，结晶随即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入她的身体。

“解放结晶！”

“是是。”

梅尔蒂娜双手交叉结印，开始咏唱咒文。

封着漆黑瓦尔基里的结晶体悄无声息地粉碎，变成了小光球。而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光芒包围了瓦尔基里的身体，周围的空气也以她为中心卷起漩涡。

梅尔蒂娜感到身体好像要被卷起来似的，于是赶忙退后了几步。

看到眼前的情景后，从咏唱咒文开始就站到屋子角落的亚琉哲惊呆了。理查德也向后退了几步，脸上挂着满足的表情。

在强烈的气流中心，被光芒包围的瓦尔基里的身体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四肢显著地伸长，身体也明显地发育，腰部现出优美的曲线，胸部也出现了双峰。

包围着她的光芒瞬间四射而去，空气的漩涡也随着光芒崩溃四散。

一阵强风过后，寝室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身穿湛蓝色铠甲的银发瓦尔基里，站在了房间的中央。

她眨着眼，用没有焦点的视线环视着房间。

“瓦尔基里。”梅尔蒂娜叫了她一声。

瓦尔基里用空虚的双眼看着梅尔蒂娜。她的表情突然变得扭曲，只见她紧紧地闭上双眼，把脸埋在手里，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瓦尔基里啊。”理查德说着向她伸过手去，瓦尔基里突然瞪大了眼睛。

理查德的话里难道隐藏着什么咒术么？

正当梅尔蒂娜这样想着时，瓦尔基里忽然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沙哑的呼唤，而后突然飞离了寝室。

“路西欧……”

她呼唤的似乎是这个名字。

“这、这是怎么了？喂！”

片刻之后，茫然地望着她飞去方向的梅尔蒂娜方才回过神来，以慌乱的声音向理查德问道。

理查德歪着嘴笑了一会儿，把刚才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恐怕是……”理查德脸上挂着一副让人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笑容。“到失去意识之前所在的地方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她只是记忆有些混浊而已。很快就会恢复。”

他轻轻叹一口气，看着梅尔蒂娜说道：“要不要我送你们过去看看？”

“送……？你不去吗？”

梅尔蒂娜感到很意外，而理查德则自嘲似的笑了。

“试验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我要回自己的研究室继续寻找

新的方法了。”

“你、果然！”

梅尔蒂娜不禁瞪圆了眼睛。

不经意间，理查德已卸掉自嘲的笑容，换上了意义不明的坏笑了。

“不过呢，以后一定会有趣的事发生。你就满怀期待地等着看好戏吧。”

“……什么呀。”

“我以前跟你说过的，梅儿。”说着，理查德开始咏唱咒文。“去吧，瓦尔基里的未来，用你们自己的眼睛，观赏到最后吧。”

两个方阵同时在理查德和梅尔蒂娜的脚下展开。

“还有，请代我转告她，‘这次我虽然失败了，不过，你早晚都是属于我的东西’。”

说完，理查德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与他的身影一起，消失在方阵的光芒之中。

睡神扫描

5

铃兰的草原中，蕾娜斯正跪在地上，伏着身体拼命寻找着什么。她的脸几乎要靠在地面上，用手向两边不断拨开茂盛的铃兰之花。

那时的确是握在手中的，现在却不见了。不是不小心弄丢，一定是被亚莉给扔掉了。

蕾娜斯在寻找的东西，是一枚白色的小耳环。

四周一片黑暗，明亮的满月已经落入西山，太阳还没有升起，天空浓黑一色，没有一点儿亮光。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蕾娜斯在不停地寻找着。而此时，瞬间的强光在她的身后亮起。

那是转移方阵的光芒，梅尔蒂娜与亚琉哲出现在转瞬即逝的光芒里。

不过，蕾娜斯却并没有回头看他们，因为，她发现前方不远的地方，有个什么细小的东西由于反射方阵的光芒微微闪烁了一下。

蕾娜斯冲向那微弱的闪光，甚至险些跌倒在地。

“喂！瓦尔基里！”

亚琉哲的喊声根本没能传入她的耳朵，而跑到细小反光跟前时，蕾娜斯惊呆了。

她颤抖着伸出手，把它们拾了起来。那的确是她要找的那个耳环，但是这个白色的小饰品已经碎成了好几半，别扣也弯曲了。

“啊……呜呜……”

蕾娜斯两手捧着破碎的耳环，此时的她已是泣不成声。

“喂！瓦尔基里！你到底怎么了？”亚琉哲踏着铃兰向她走来。

蕾娜斯没有回答，她将耳环碎片紧紧握在手中，贴到胸口上，只是轻轻地呜咽着。

“喂！你闹够了吗？”

亚琉哲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摇晃着，蕾娜斯眼前的景色也随着身体的晃动而剧烈变动。

“到底怎么了……”亚琉哲叹着气小声说道。

“我……”蕾娜斯喘着粗气，双唇颤抖着。“我该怎么办才好？

怎么样才能赎罪？怎么样，才能向他传达我的心？他……他已经，不在了……”

她的泪水不断地涌出。

亚琉哲用力闭上眼睛，脸颊微微抽动着。终于，他抓住女武神的衣领，用力硬把她拉了起来。

耳环从蕾娜斯的手中掉落在地上，她的眼睛条件反射似的看向滚落的白色碎片。

“适可而止啊！”

亚琉哲抓的更加用力了，愤怒地看着近在眼前的女武神。

“我……一直以来都干了些什么啊……”蕾娜斯用沙哑的声线低声说道。

“你说什么？！”

“就好像折采花朵一样，采下人们的灵魂……又把它们送往死地。也许正如你们所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神……”

满脸虚无的蕾娜斯嘴一张一合，脸上浮现出自嘲的笑容，而这种态度使亚琉哲更加愤怒了。

“我让你适可而止！”

亚琉哲松开了抓着她衣领的手，好像要把她甩出去似的顺势一推，瓦尔基里有气无力地倒在地上。

“你！”

亚琉哲咬着牙，瞪大了眼睛俯视着她。

“你还真了不起啊。”梅尔蒂娜冷冷的声音传过来。

站在不远处的梅尔蒂娜用手折了一支铃兰，把脸转向蕾娜斯。

“只不过是价值观有点儿动摇，就能把一切全部都否定啊。”

梅尔蒂娜脸上露着嘲弄的笑容，看着蕾娜斯说道。而蕾娜斯只是茫然地注视着她。

“把自己、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甚至把一直陪你走到这一步的我们也……全部否定了。”

梅尔蒂娜说着，把手中的铃兰扔了出去。从空中下落时，这支铃兰的花瓣脱离了花茎，飞散而去。

“哼！我真傻！”梅尔蒂娜背向她转过身去。“我要回去了。与其呆在这里，还不如回去寻找能返回自己身体的方法呢。那可比在这里瞎磨蹭有意义多了。”

“喂！”

亚琉哲的叫声令梅尔蒂娜停住脚步，回过身来对他说道：“你也是，该想想自己的将来了。不过，就这样呆在这里直到堕落成为不死者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梅尔蒂娜边笑边用冷冷的目光看着蕾娜斯。而蕾娜斯则稍稍吸了一口气，拼命地咬着嘴唇。

梅尔蒂娜大笑起来，但就在她刚要离开这里时，突然从蕾娜斯后面传来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呆住了。

“……斯……姐……蕾娜……姐姐……”

一个悲伤的、弱小的声音在呼唤着她。

蕾娜斯猛地回过头去。

睡神扫描

6

模糊的意识中，她隐约感到自己的侧腹附近暖暖的。

为什么呢？

她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一股剧痛袭遍全身。

“呃……呜……”

她呻吟着扭动身体，脑海里浮现出蔑视地看着自己，满脸嘲弄笑容的洛基的身影。

激烈袭来的寒气令她睁开了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青空。

“……您不要紧了吗？”

然后，是担心地看着自己的战魂那那美。

“啊，嗯嗯……”芙莱娅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她想要坐起来，可是身体刚刚活动了一点点，剧烈的痛楚便再一次袭遍了全身上下，令她不由得再次发出呻吟声。

“伤得太厉害了，您现在还不能动。”

这时，她发现那那美的手正扶在自己腹部的伤口处，用魔法为自己疗伤。

那种暖暖的感觉，就是它了吧。

芙莱娅观察着那那美。女孩的脸色非常苍白，虽说她本来就是一位特别白净的女孩，不过现在她的脸色绝不寻常，而且她的嘴唇也紫得吓人。

“喂，你……”

看到她的样子，芙莱娅刚要说些什么，可是因为提高的声音又引起腹部一阵剧痛。

“哎？”

那那美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她。

芙莱娅忍着痛看着她说道：“你在干什么？”

“给您疗伤。”那那美笑着回答。

看到柔弱的她还在强装笑脸，芙莱娅不禁觉得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在隐隐作痛，这个痛楚甚至让她暂时忘记了身体上的伤痛。她皱起

眉头说道：“这个我当然明白，所以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要给我疗伤。你清不清楚自己现在的状态？”

那那美依然满面笑容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我基本上没有残存的魔力了，所以才治疗的这么慢……”

“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那美又点了点头，把视线移向芙莱娅侧腹的伤口。

“不过，您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没问题，慢慢来的话……”

“不用了，停下吧。”

那那美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手依然放在芙莱娅的腹部，掌心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我说让你停下！”

芙莱娅好像发怒了似的吼了一声，同时拨开了那那美的手。当然，这些动作又带给她一阵剧痛。

而那那美在自己的手被拨开后，好像完全没有了骨头一样当场倒下了。

“你看，你不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吗！”芙莱娅皱着眉头说道。

“不……不是的。”

那那美挣扎着，她想至少也要坐起身来，可是全身却用不上一点儿力气。

“好啦，你先休息吧。”

“可是……”

“我的话，已经不要紧了啦。休息吧，好吗？”芙莱娅勉强笑着说道。

那那美脸上露出了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表情，轻声答道：“……是，对不起。”

“睡吧。”芙莱娅微笑着点点头。

当那那美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地闭上眼睛时，芙莱娅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多亏了那那美的治疗，看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只是全身都在

痛，不停的痛，就连呼吸也觉得辛苦。

芙莱娅又长长吁了一口气后，抬头环视着四周。

建造在瓦尔哈拉山岗上的白色建筑物群已经全部崩塌，变成了凄惨的瓦砾之山。更惨的是，到处都是尸体，不分敌我、数之不尽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山岗的高地处站着几个华纳神族的士兵，恐怕洛基还有那些魔兽就在他们后方。

芙莱娅用力咬着嘴唇。

真是一片只会让人感到绝望的光景。估计即使是尼贝尔海姆，也比这里要好上一些吧。

为什么？为什么洛基要把这里破坏到这种地步呢？难道他的目的不是成为新的诸神之王吗？

这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芙莱娅小声自言自语地说着，这时，洛基的冷笑浮现在脑海里。

——我不需要那种无聊的东西。

他说完这句话后，看向我的眼神是如此冰冷。

想到这儿，那时感受到的全身被冻僵的感觉也跟着苏醒过来，令她不禁打了个哆嗦。

那双眼睛在带给她恐怖的同时，也让她还切实地感到——他在拒绝她。

在一张平易近人的笑脸下的洛基经常独自一人，芙莱娅原本觉得自己是惟一一个能够理解他的人，可是，他却在拒绝并嘲笑这样的自己。

不只是我，洛基是在拒绝所有的东西。

芙莱娅隐约中这样感到。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管什么全部都破坏了，而以后也一定会持续地拒绝，持续地破坏下去吧。

“被救了……却、没有任何意义……”捂着侧腹的伤，芙莱娅坐了起来。“怎么办，已经，没有人可以打得过他了。谁也，阻止不了他了……”

她看了看旁边失去意识躺在地上的那那美，女孩的脸上虽然没有血色，但她现在的呼吸很平稳。估计她若就这样老老实实地睡一觉的话，应该不会死吧。

身为人类死过一次后，还要在这样的地方再次面对死亡。看着她的睡脸，芙莱娅不禁苦笑了起来。

“啊！”

芙莱娅突然瞪大了双眼。**如果是她的话……**芙莱娅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跑起来。

她一定能够打败洛基，一定能够制止洛基。

芙莱娅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尸体，不停地跑着。

如果是蕾娜斯姐姐！

芙莱娅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原来的奥丁王城所在的方向跑去。

*

“应该就在这附近。”

芙莱娅捂着侧腹的伤，环视着四周的瓦砾。

太勉强了。本来就没有愈合的伤口经过这一番折腾，鲜血又开始不断地流出来。

她强忍着不断袭击全身的痛楚，用脚不断地踢开身边的瓦砾寻找着什么。

王城被破坏之前的样子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她的脑中，如果记忆和距离感把握的都正确的话，那么现在自己所站的地方应该就是目的地——水镜之间。

芙莱娅蹲下身子，用手拨开散乱的瓦砾。

捡起、扔掉，捡起、扔掉。这个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之后，她拿起一片瓦砾捧在手中。

这片瓦砾上刻着常春藤的花纹，她见过这样的图案，因为水镜的镜框就是这样的图案。

果然如此。

芙莱娅手里捏着这片水镜的碎片，茫然地站着。

整个王城都被破坏成这个样子了，那么大的水镜当然不可能还保得住。

可是……我究竟在期待些什么呢？

芙莱娅长叹一口气。这时，嘀嗒嘀嗒的滴水声越来越清晰。

刚才虽然也听到这个声音了，不过她认为那是自己腹部滴血的声音而没有太在意。不过，现在她发现并不是那样的。

芙莱娅集中意识仔细地分辨着，同时环视四周。

嘀嗒……嘀嗒……

与雨滴落在池塘时发出的声音类似。

芙莱娅轻轻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然后，她终于找到了声音的源头。

那里立着一片不小的水镜镜框碎片，从它的断面里渗出的水正一滴一滴地滴落，而其下方是一根横躺着的石柱。石柱上有一个小小的凹槽，水镜的水正好滴在了这个凹槽里，已经将其积满。

“这样的话，说不定……”

她对这根石柱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龙宝玉就曾经放在这个小小的凹槽里。

芙莱娅将脸靠近这个小小的水池，可以感到有一点儿魔力存在。

这个小水池，应该可以办得到。

芙莱娅立刻将手放在小水池的水面上，开始咏唱咒文。

水面出现了一丝波纹，刚才还是透明的水面染上了颜色——黑暗夜空的颜色。

“蕾娜斯姐姐，蕾娜斯姐姐。”

芙莱娅对着映出夜空的小水镜呼唤着。

身体已经接近极限的芙莱娅勉强维持着通讯所需要的魔力，她感到眼前摇摇晃晃，意识也在渐渐地退去。

“蕾娜斯姐姐……”

声音越来越沙哑，不过即使如此，芙莱娅还是竭尽全力地不停地喊着。

“蕾娜斯姐姐……蕾娜斯姐姐。”

“……那个声音，是芙莱娅？”

当听到蕾娜斯的声音时，芙莱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蕾娜斯姐姐！”

“水镜怎么了？坏了吗？我看不到你的样子。”

“嗯，不过，不只是水镜，整个阿斯加尔德都乱七八糟了。”

“哎？怎么回事？”

“华纳神族进攻来了……洛基他……洛基他，带领他们来的。结果，大家都死了……什么都被破坏了……”

“洛基？为什么洛基他会……不是史尔特吗？”

“不是他。听说是，洛基他……通过龙宝玉，得到了力量。于是，大家都被他……”

“你说什么？龙宝玉？”

蕾娜斯震惊不已，大声叫道。

“嗯，所以……”

“那么，现在那边是什么情况？”

“大家……已经全都……奥丁大人也……蕾娜斯姐姐……你快来……帮帮我们……蕾娜斯姐姐……”

芙莱娅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

“芙莱娅……？”

“求求你……帮……”

“喂！芙莱娅。你怎么了？我听不清楚。”

“求求你……蕾娜斯……姐姐……”

“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你要坚持住。”

“太……好了……谢……”

芙莱娅失去了意识，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7

这个声音，是芙莱娅。

水镜通讯吗，那么，为何什么都看不清楚呢？

难道说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么？

蕾娜斯感到身体僵硬。

“嗯，不过，不只是水镜，整个阿斯加尔德都乱七八糟了。”

“哎？怎么回事？”

“华纳神族进攻来了……洛基他……洛基他，带领他们来的。结果，大家都死了……什么都被破坏了……”

芙莱娅不得要领的说明使蕾娜斯皱起了眉头。

“洛基？为什么洛基他会……不是史尔特吗？”

“不是他。听说是，洛基他……通过龙宝玉，得到了力量。于是，大家都被他……”

“你说什么？龙宝玉？”

她的声音禁不住变得颤抖起来，激烈的冲击袭遍全身。

她终于理解了芙莱娅的意思，双手用力抓着土壤。

“那么，现在那边是什么情况？”

蕾娜斯截断芙莱娅还没有说完的话，怒吼似的问道。，

“大家……已经全都……奥丁大人也……蕾娜斯姐姐……你快来……帮帮我们……蕾娜斯姐姐……”

“芙莱娅……？”

蕾娜斯凑近水镜中什么也看不清的影像问道。现在连她的声音也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楚了。

“求求你……帮……”

弱小的声音哀求似的说着。

“喂！芙莱娅。你怎么了？我听不清楚。”

蕾娜斯大叫着呼唤着对方，激烈的不安在她的身体里泛起。

“求求你……蕾娜斯……姐姐……”

“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你要坚持住。”

“太……好了……谢……”

通讯的影像与这沙哑的声音同时消失了。

蕾娜斯瞪大了双眼，喘息着，一时竟然感到自己无法动弹。

凝视着已经渐渐发亮的夜空，蕾娜斯咬着下唇深吸了一口气，而后紧握双拳慢慢站起。

“你要去天界？”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蕾娜斯转过身去，亚琉哲洋溢着兴奋笑容的脸映入她的眼帘。

“你会去吧？”

“嗯。”

“那么，也带上我吧。从一开始我就是那么打算的。”

“是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也去。我对天界还是蛮感兴趣的。”

梅尔蒂娜边说边走了过来。

“……对不起。”蕾娜斯看着他们两个人的脸，深深地低下了头。

“别这样。我们走吧，瓦尔基里！”

亚琉哲和梅尔蒂娜变成光球，进入了蕾娜斯的体内。

蕾娜斯深深吁了一口气，然后眺望着东方朝日初升的天空。

这时，她发现脚下有微小的闪光。

那是已经坏掉的耳环。

蕾娜斯把它拾起来放在怀里，在又一次深呼吸后飞向高空。

*

蕾娜斯降落在阿斯加尔德的大地上。

这片大地如此荒芜，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里就是曾经的瓦尔哈拉。

“太过分了……”

蕾娜斯双眉颦蹙环视四周，最后视线集中在站在瓦尔哈拉山岗之巅的那个身影上。

那是正在俯视瓦尔哈拉全境的……洛基。

“洛基，你等着！”

伴随着低沉的怒吼，蕾娜斯向着洛基所在的地方迈出了脚步。

episode 12

预言中的末世之时
对峙
蒸发的世界
然后……

1

也许是洛基安排的吧。自从刚才登上瓦尔哈拉山开始，便不断的有华纳神族的士兵袭击过来。

不过，他们好像也已经疲于漫长的战斗，纷纷倒在蕾娜斯和亚琉哲的剑、梅尔蒂娜的魔法面前。

“可恶！全是没意义的战斗。”亚琉哲挥舞大剑砍飞眼前一个华纳神族的士兵后，非常不耐烦地说。

“啊……”

伴随着杂草被踩时发出的沙沙声，一个女子的声音自背后传来。

又是敌兵？蕾娜斯这样想着猛然持剑转过身去，但出现在她眼前的这个身影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安、安洁拉！”

亚琉哲的喊声自旁边响起。

听到亚琉哲的呼唤声后，洁拉德笑了。她大概也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吧，全身都是伤，衣服也破破烂烂的了。

“亚琉哲……你来得太晚了。”

洁拉德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一步，忽然眼前一黑，顺势就那样向前倒了下去。

“喂！安洁拉！”

亚琉哲急忙跑过去，将眼看就要倒下去的她抱住。

“……又、得到你的帮助了呢。”

在亚琉哲的怀中，洁拉德害羞似的笑了，呼吸非常急促。

“你在说些什么呢。”亚琉哲憨笑道，脸微微红了。

洁拉德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注视着亚琉哲的脸说道：“亚琉哲，你要给我报仇……”

“仇……你的这个玩笑可真没意思。”

“是命令。你一定要……一定要，把洛基的人头取来。”

说完，洁拉德的手似乎是想要抬起来，可却又突然无力地垂了下去，之后，她的手和头再也没有抬起。

“安洁拉！喂！安洁拉！”

不管亚琉哲如何大声呼唤她的名字、如何用力地摇晃她的身体，她都没有再次张开眼睛。

“可恶！”亚琉哲用力咬着牙，嘴里传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紧紧地将洁拉德抱在怀里，鲜血自嘴角渗出。

“亚琉哲啊。”蕾娜斯慢慢走到他的背后，低头说道：“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把她的灵魂送来这里的我的责任。你怨恨我吧。”

亚琉哲将洁拉德的身体静静的平放在地上，然后愤怒地转过身去，突然握紧拳头打向蕾娜斯的胸口。

“别开玩笑了！”亚琉哲瞪着蕾娜斯说道：“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责任的话，那么就用你自己的手来结束这一切！”

“……你说得对。对不起。”蕾娜斯忍痛回答道。

“走吧！瓦尔基里！”亚琉哲收回拳头，大声吼道。

“嗯。”

蕾娜斯点点头，长吁了一口气。

看着安静地睡在那里的洁拉德，蕾娜斯再次深深地点了点头。

“……一定会。”

蕾娜斯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出这句话，然后定神回身，继续向洛基所在的地方走去。

*

不久后，瓦尔基里他们终于来到了王城附近。

“真惨啊。”

看着周围的惨状，梅尔蒂娜不禁皱起眉头。

“怎么会这样……”

蕾娜斯环视着这一带，心里感到特别难过。在启程前往米德加尔特之前，她也曾站在这里环视过四周——蔚蓝的天空下，恬静的微风与温暖的阳光中，白色庄严的建筑群伫立在被绿色覆盖的大地上。

然而此时此刻，无情扎入她眼中的却是一片烧焦的填满瓦砾的大地，以及横七竖八地躺在上面的无数尸体和残骸。就连迎面吹来的风中，也充斥着刺鼻的焦臭味。

只有那一片天空蔚蓝依旧，眩目的阳光洒向这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大地。

蕾娜斯禁不住发出一阵悲壮的叹息声。

在满目的尸体之中，有两具吸引住了蕾娜斯的视线。

那是躺在瓦砾堆里，宛如叠在一起一样的奥丁与芙蕾。

蕾娜斯的脚好像被人牵着一样，不听使唤地向两人走去。

连奥丁也……

走到两人附近时，蕾娜斯停下了脚步。

因为她看到，躺在奥丁身上的芙蕾肩膀还在微微地颤抖，还能听到她微小的呜咽声。

“……芙蕾？”

蕾娜斯轻轻摇晃着她的身体。

“……奥……奥丁……大人……”

“芙蕾，你醒醒。是我，蕾娜斯。”

过了一会儿，芙蕾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在她模糊的视线中，蕾娜斯的脸渐渐变得清晰。

“……蕾娜斯……”

芙蕾的身体发出一阵强烈的颤抖。现在芙蕾的样子，让人觉得以前那位高贵凛然的女神就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为什么会是你？”

芙蕾突然露出惊讶的表情，不过转瞬后，她的脸上就变成一副已

经什么都无所谓的表情了。

“事到如今，你还来干什么。”

“来决一了断，这不用说吧。”

“是为你爱的男人报仇来了吧。”芙蕾面无表情，嘲弄似的说。

这句话让蕾娜斯心中很不是滋味，不由得瞪了芙蕾一眼。

“与路西欧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白费力气……”

“是不是白费力气，不去试试看怎么会知道呢？”

“是呢。你是女武神……是一路不停地战斗过来的女武神。也许，你真的能够打败洛基也说不定。但是……”芙蕾咬着下唇说道。

蕾娜斯看到两行眼泪自芙蕾的眼角悄然滑落。

“没有奥丁大人在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蕾娜斯闭上双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你这样说，好像奥丁就是世界的全部似的。除了他，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在战斗中死去的人们。而且，现在还有那么多想要活下去的人们存在。”

“奥丁大人就是全部！其他那么多的人？那种东西，很快就又会生出一大堆。但是，奥丁大人是不同的啊！”

“那么，你就打算一直那样哭泣吗？”

“你能明白些什么！”芙蕾满脸怒意对蕾娜斯大吼道。

“那么，你就这样继续下去吧。我要走了。”

说完，蕾娜斯背向芙蕾，向前走了几步后，她的身后传来凄厉的哭声。她停住脚步转过身去，看到芙蕾正趴在奥丁的胸膛上号啕大哭。

“如果你的这份怜爱之心能够用到更多人身上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真是可悲。”

蕾娜斯小声叹着气，继续向山岗顶部走去。

2

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一只巨大的飞龙向蕾娜斯他们飞了过来。那是尼贝尔海姆的布拉德恩。

飞龙大幅回转头部，然后黑色的火球从它的口中喷了出来。这散发着黑色光辉的火球，比起热来，更容易让人感觉到寒冷。

“真是盛大的欢迎啊。”

梅尔蒂娜扑哧一笑，然后高高地举起法杖咏唱咒文。

冰之长枪向火球飞去，与它发生了强烈的碰撞。漆黑的火球碎裂飞散，冰之长枪消失在火焰之中。看到这个现象后，蕾娜斯皱起了眉。

火球散去之后，蕾娜斯注视那片虚空的视线与飞龙的目光重合了。

“真没想到，如今还会有反抗我们的人存在。”飞龙的身体大幅后仰，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狂笑。“……是女武神么。原来如此，正如洛基所言。”

“我要找的人是洛基。你也不要在此与我们进行毫无意义的战斗了，乖乖回你的死界去吧。”

蕾娜斯边说边拔出了佩剑。

“此言差矣。我可是对以消灭净化不死者为己任的女武神的力量充满好奇呐。”

飞龙伸出锐利的巨爪冲向蕾娜斯，蕾娜斯向后纵身一跃，随之而起的是巨大的轰鸣声。刚才她所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坑，顿时尘土飞扬。

“喂喂……如果中了那招，还不一下子就完了。”

摆好攻击体势的亚琉哲撇了撇嘴，说道。

“什么？只是这种程度的攻击难道就把你吓住了？”

飞龙一脸蔑视地看了看亚琉哲，然后又把目光移回蕾娜斯身上。

“看来无论如何你也要战斗了？”蕾娜斯轻叹一口气，持剑摆好体势。

“如果不这样就没意思了。”

飞龙很满足似说道，而后张开血盆大口再次吐出了漆黑的火球。

“凭那种东西就想把我们给烧死？太小看人了。”

梅尔蒂娜从容地踏前一步，将法杖高高举起。

“不行！快向后跳！”

“哎？什……”

没等梅尔蒂娜反应过来，蕾娜斯已经抓住她的衣领，拽着她向后方跳去，亚琉哲也于同时跳向后方。

漆黑的火球直冲向他们三人刚才站着的地方，并像被地面反弹一样升起了黑色的火柱。

瞬间过后，地面出现了一个大坑，所有的沙土都似乎是被火球给挖去了。

“怎……怎么回事……？”

梅尔蒂娜一脸的难以置信，张口结舌地说道。

“它所吐出来的是冥界之焰。这种火焰并不是烧，而是会让接触到它的东西的空间本身直接消失。”

“冥界之焰……”好像在说梦话一样重复说了一遍后，梅尔蒂娜猛然回过头来。“直接会使空间消失？这岂不是很难对付？”

蕾娜斯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能够将被接触事物的空间消灭掉的冥界之焰……甚至只是碰触到火球的一点点，都极有可能致死。确切地说应该是连“死”这种感觉都还没有体验到就消失殆尽了。只是擦身而过，也将是非常危险的。

“不愧是女武神，了解得真清楚……”飞龙向地面吐出一团小小的黑色火焰，接触到它的地面甚至连同飞起的尘埃也一齐消失了。

“可是，单单只是了解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躲开啊。”他嘲弄似的说道。“怎么办？要放弃吗？”

“信口雌黄。”

蕾娜斯俯身两脚蹬地，擦着地面飞向飞龙，挥剑横扫过去。飞龙及时跳起，令蕾娜斯的剑砍了个空，而后用力挥动双翼飞入空中翻转身体，漆黑的火球随即接二连三地被喷射出来。

刚才突进落空的蕾娜斯继续顺势向前跑去，一个又一个的火柱在她身后接连升起。

迂回到飞龙身体的正下方后，蕾娜斯跳起飞向飞龙，脚下的地面同时被火球吞噬，空间被消灭产生的真空引起了气流的剧烈混乱，蕾娜斯的身体被其吸引，体势也受到了影响。

近在咫尺的飞龙将巨爪突刺过来，蕾娜斯急忙提剑挡住。爪刃碰撞，发出类似金属与金属相互敲击的响声。

“呃……”

沉重的冲击袭遍全身，蕾娜斯感到自己的两只胳膊都已麻痹。伸开巨爪的飞龙却只是微微一笑，爪中发出闪光。

因为刚才的冲击，这时的蕾娜斯身体仍然无法随意活动。但就在她感到无计可施时，飞龙的后背上突然发生了爆炸。

“呃啊！”

飞龙发出一声呻吟，爪中光芒也于瞬间消失。

击中飞龙后背的，是梅尔蒂娜的魔法。

蕾娜斯落向地面，她的身体仍未从刚才的冲击中完全恢复，着地时差一点摔倒。

“真是的，不要紧吗？”梅尔蒂娜落下举起的法仗，看着蕾娜斯问道。

“嗯嗯，对不起。”

蕾娜斯站立起来，好像是确认身体的感觉是否恢复一样，双手紧握佩剑摆出架势。虽然手指仍残留着些许麻痹，不过已经没有大碍。

“本来只打算收拾掉女武神一个人就结束战斗的，你们这些杂碎就这么希望被消灭吗？”

飞龙怒气冲天，双目圆睁，再次落向地面。

“三对一，你认为你还能打赢吗？”

“你也太小看人了吧。”

亚琉哲和梅尔蒂娜摆出架势，回瞪飞龙。

“我看是你们太小看我了！”

飞龙张开大口，连续喷吐出的火球在空中描绘出一道又一道的抛物线。蕾娜斯他们只能不断地向后跳来躲避，一个个的火球在他们眼前与地面产生碰撞，升起一根又一根的火柱。

满眼望去全是火柱，地面也被不断地吞噬消失。

“什么！”

“呜哇！”

蕾娜斯等人被眼前的真空吸了过去，当他们在激烈的气流中身体无法自由活动时，飞龙忽然迎面袭来。

“切！”

慌忙中，亚琉哲用大剑挡住了飞龙袭击过来的缠绕着火焰的前肢，但同时他也被弹飞，在地上翻滚了好几个骨碌才停下。

飞龙盯着躺在地上的亚琉哲，张开大口，开始大幅吸气。

“亚琉哲！”梅尔蒂娜大喊道。

也许是被梅尔蒂娜的喊声吸引了注意力，飞龙的动作在一瞬间停止了。

“呵，你还有空担心别人？”

飞龙低沉的声音还未落下，它粗粗的尾巴便已经击中满脸惊愕的梅尔蒂娜。

梅尔蒂娜也被击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混蛋！”

蕾娜斯大叫着跳起，将剑刺向飞龙的眉间。但飞龙一歪头躲过了攻击，刀刃只在它头上划出一道小小的裂口。

着地的同时，蕾娜斯再次把剑挥向飞龙。飞龙用爪子挡下她的攻击，同时爪中放出闪光。被弹飞的蕾娜斯迅速扭转身体，双脚着地保持住体势向后方滑行。

“真弱啊。难道传说中的女武神和她的战魂就只有这点程度么？”

飞龙脚踏大地，缓步走向蕾娜斯。

“还早呢！”

蕾娜斯猛然踏前一步，用力挥下紧握在手中的剑。飞龙的前肢被剑击中，坚硬的皮肉与剑相撞发出沉闷的声音。

“呃啊啊啊！”

飞龙大叫着后仰身体，前肢的伤口鲜血喷溅。

“你太过自信了。”

蕾娜斯边说边持剑刺向飞龙的头部。

“呃啊！别小看我！”

飞龙恼怒的吼叫着歪过头来，用锐利的牙齿咬住剑锋。

“什么……！”

在蕾娜斯欲拔出剑的一霎那，剑刃就已被咬碎，碎片从飞龙的口中啪哒啪哒地落到地上。而与此同时，飞龙也以前肢袭向了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蕾娜斯。

蕾娜斯急忙扔掉剑柄，在双手集中魔力挡下攻击。剧烈的冲击令其被击飞，重重地落在地上。

“结束了！女武神。”飞龙吐掉口中残留的刀刃碎片，看向躺在地上的蕾娜斯。“难得我特意从死界来到这里，真是太失望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让我感到战斗的爽快。”

说罢，它张嘴大幅吸入气息。但就在此时，亚琉哲的声音自飞龙背后传出。

“等等！”

*

被剧烈的冲击力弹飞的亚琉哲平躺在地上。刚才他在一瞬间用大剑避免了直击，好在没有造成致命伤。不过蔓延至全身的痛楚依然使他感到全身麻痹。

亚琉哲望着天空轻轻吁了一口气，在内心里感谢自己的大剑。多亏这把大得夸张的大剑才挡住了刚才那一击，如果是普通的剑的话估计早就断了，而自己大概也已经被它的爪子给贯穿了吧。

真是个可怕的对手。

想着想着，亚琉哲不禁笑了。

赌上自己性命拼死一战的兴奋和预感到自己能够战胜如此强敌的喜悦，使得他很自然地绽开了笑脸。

刚才在亚琉哲挡下飞龙攻击的一瞬，他从刀刃的侧面偶尔发现飞龙的胸部有一个小小的伤口。虽然伤口很小，但那里不但没有鳞片，而且里面还血肉模糊。可以肯定，它那里在之前的战斗中受过严重的

创伤。

一击解决——对策只有这个而已。

亚琉哲用大剑支撑着站起来。映入他眼中的是倒在地上的瓦尔基里和飞龙的背影，而飞龙好像正要喷吐火焰。

“等等！”亚琉哲用自己最大的嗓门大叫一声。

只见飞龙好像吓了一跳似的身体一颤，迅速转过了身来。

“先打倒我再说！”

亚琉哲大笑着挥动了一下自己的大剑，空气被斩开的声音回响在耳边。

“人类，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自己的实力么？”

“少乱叫。还是说你就这么害怕我？”亚琉哲摆好体势大喊道。

这个挑衅让飞龙怒目圆睁、咬牙切齿，而瓦尔基里不安地望向摆好战斗体势的亚琉哲。

“别那副表情啊，瓦尔基里，别担心，看我一击就打倒它。”

“愚蠢的人类！不留痕迹地消失吧！”

“如果你能办到的话，那就来吧！”

亚琉哲持剑冲向飞龙，漆黑的火球迎面飞来。

他一边躲避火球，一边低俯身体猛烈向前冲去，眼中只映着飞龙的身影。

火球擦着左肩而过，肩部的筋肉毫无声息地消失了，血也在同时喷溅出来，左腕顷刻间没了力气。

亚琉哲咬牙支撑起就要倒下的身体，挣脱气流的束缚步步逼近飞龙，同时听到了自己肌腱断裂的声音。

向前，冲刺，目标为飞龙！

终于，他冲到了甚至可以伸手触摸到飞龙的距离。

“真是可惜啊！我还没有消失。”

“不要得意忘形！人类！”

飞龙的前肢向他的腹部袭来，亚琉哲好像完全不在乎它的攻击一样，将全部的力气还有体重都注入到右手上，扭动身体刺出了大剑。

他的腹部裂开了，鲜血四溅，肠子也从伤口中散落出来。亚琉哲



因为这剧烈的痛楚脸部变得扭曲，牙关紧咬。

不过，他的大剑也如愿以偿地从那个伤口贯穿了飞龙的胸膛。

“唔啊——！！！！”

亚琉哲大叫着，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扭动胳膊拧转大剑。

虽然从刀刃传来好像碰到了什么硬东西似的感触，但亚琉哲根本无视这个意外的感触，继续横砍大剑。

而在下一瞬间，飞龙被拦胸砍成了上下两半。

血液狂溅，飞龙应声倒地。

“我说过了吧，一击！”

亚琉哲注视着飞龙失去光泽的眼睛，大笑着向后倒去。

*

当亚琉哲终于睁开眼睛时，蕾娜斯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真是的，你能不能不要那么乱来啊？”

梅尔蒂娜停下治疗魔法站立起来，脸上带着责备的神情看着亚琉哲说道，“我又不擅长治疗系魔法！”

“那真是不好意思。”亚琉哲苦笑着说道。他伸手摸向伤口，确认现在身体的状态。

“再说了，只知道打倒敌人却一点儿也不在意自己的生命，你说你傻不傻？”

“不过，多亏他的傻劲儿才总算是打倒了布拉德恩，这次你就原谅他吧。”蕾娜斯皱着眉头对梅尔蒂娜说道。

“是是。”

梅尔蒂娜耸耸肩，轻轻吁了一口气。

“对不起了。谢谢你。”

蕾娜斯向亚琉哲伸出了手，脸上挂着感谢的笑容。

“少说见外的话，我们是同伴嘛。”亚琉哲腼腆地笑笑，握住了她的手。

“瓦尔基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剑也断了，难不成你以后要空手战斗？”

“的确是问题呢……”

听到梅尔蒂娜的话，蕾娜斯的脸上升起了一层愁云。

“这个嘛，总会有办法的。”亚琉哲拿起自己的大剑，满不在乎地说。

“怎么回事？”

“刚才贯穿它的时候感觉到了。”亚琉哲甩掉大剑上的血收回背后的剑鞘，看着飞龙的尸体说道。“那个家伙的肚子里应该有一把剑。”

“真的？”

“不会错。”

蕾娜斯点点头，走向已经变成两半的飞龙的尸体。

切面红黑色的肉里，的确有个好像剑柄似的东西。蕾娜斯伸手握住它，伴随着肉被切开发出的滋溜滋溜声，它也现出了原形。

正如亚琉哲所说，那是一把剑。

“这是……”

注视着自己手中的剑，蕾娜斯惊住了。

细长的剑身发出冷冷的光辉，拿在手中会感到它有一种甚至让手震动起来的存在感。

“魔剑莱万汀……”

“那是什么？是一把不吉利的剑吗……？”

亚琉哲刚想伸手拿过剑来看一看，也许是感觉到了剑发出的压迫感，他停下了动作，脸上露出可怕的表情。

“四宝之一。”蕾娜斯笑着对他说。

“有了它的话，就可以平等地与持有龙宝玉的洛基战斗了。”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

听了她的话，亚琉哲也笑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蕾娜斯将莱万汀收入一直以来所用的剑鞘中，向两人看去。

“走吧。”

亚琉哲与梅尔蒂娜双双点头，与蕾娜斯一起再次向山岗之巅走去。

3

洛基就站在前面。

站在山岗之巅，脸上带着冷淡的笑容，俯视着蕾娜斯他们。

“你果然来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瓦尔基里。”

“洛基！”

蕾娜斯紧握剑柄正要冲向洛基，突然感到自己的头顶上方有空气的漩涡。

她于瞬间跳到了后方，亚琉哲与梅尔蒂娜也同样向后跳去。

只听轰声作响，粉尘飞扬。刚才他们所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坑，而一只魔兽正站在大坑的中心。

“芬里尔么？”

蕾娜斯拔出宝剑，露水四散，锋刃闪烁着金色光芒。

“莱万汀啊，就让我看看你的威力吧。”

魔狼芬里尔反复左右跳跃着逼近蕾娜斯，当蕾娜斯挥剑横砍出去时，它又选择了高高跳起。

魔剑砍空，光芒描绘出一条轨迹，剑刃所到之处空气产生强烈的漩涡，就连对面的景色也变得扭曲起来。

芬里尔在蕾娜斯的背后着地，但它并没有转身攻击蕾娜斯，而是顺势向站在后面的亚琉哲他们冲过去。

“先从我们开始下手吗？不要瞧不起人啊。”

梅尔蒂娜放出火焰魔法，但芬里尔向旁边跳去，火焰径直烧到了地面。

“可恶！”

梅尔蒂娜连续放出魔法，可是火焰能烧到的只是芬里尔的足迹而已。

“好快……”

持剑在手的亚琉哲紧张地低声说道。

来回躲避火焰的芬里尔瞅准梅尔蒂娜魔法攻击中断的间隔，径直向她冲去。虽然梅尔蒂娜赶紧拿起法杖咏唱咒文，可这根本来不及。

“闪开！”

亚琉哲用肩膀撞开梅尔蒂娜站在芬里尔面前，同时用力挥下大剑。芬里尔跳起用爪子弹开了大剑，从他的头顶上越过，而冲击力则令亚琉哲的身体向后方倒去。

向后倒的亚琉哲顺势翻了一个跟头，而芬里尔在着地的同时再次向旁边跳去。

面对冲来的蕾娜斯，芬里尔向她转过头去。女武神与魔狼的视线于瞬间重合。

不知是不是芬里尔感到了蕾娜斯的形势要优于自己，它竟然看起来有些惊慌失措。

它低吼着再次高高跳起来，在蕾娜斯的头顶上翻了一个筋斗，落在了她的身后，并在着地的同时龇牙咧嘴地向蕾娜斯袭来。

蕾娜斯扭身同时迈出一步顺势挥动莱万汀，光与风瞬时袭向芬里尔。

魔兽的体毛剧烈地震动，而随着嗤啦一声，鲜血狂喷，芬里尔的身体变成了两半，分别越过蕾娜斯的左右两边飞向地面。

“真不愧是四宝之一。”

蕾娜斯甩掉剑刃上的血水与露水，将剑收回剑鞘。

“现在只剩下你了，洛基！”

一脸冷淡表情的洛基望着狠狠地盯着自己的蕾娜斯，嘴角微微一扬，笑了。

睡神扫描

4

“话虽如此，你费尽周折来到这里是为了……复仇吗？”

两人对视时，洛基突然这么问道。

“你就那么……憎恨毁灭了你爱人灵魂的我吗？”

洛基眯起眼睛看着蕾娜斯。

“也许的确是那样。”蕾娜斯自嘲似的笑了。

“不过，我之所以站在这里并不只是因为那一个原因。”

蕾娜斯冷冷说道。洛基则感到非常意外，翘起了左半边的眉毛。

“那么，你来这里是为了阻止阿斯加尔德被毁灭了？又或是为了防止世界的毁灭才来到这儿的了？可真了不起啊。”

“也不是那样。这场战斗，可以说是为了赎罪。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手来做个了结。”

本来正在嘲笑瓦尔基里的洛基，因为她的这句话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你说赎罪？”洛基大笑起来，“真有意思，说说看，你要对谁赎罪啊？”

“由于我的原因而不得不投身于这场战斗的人们，以及消逝的众多灵魂们。”说着，蕾娜斯将剑指向了洛基。

“就为了这个而战？愚蠢。想赎罪的话，先对自己的灵魂说声对不起吧！”洛基大叫着从手中发射出巨大的魔力之球。

蕾娜斯用剑砍向魔力之球，剧烈的爆炸与轰鸣突然响起。

亚琉哲穿过爆炸引起的浓烟冲到洛基跟前，大剑飕飕落下。但洛基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只见他迅速地举起左手，只用两根手指就挡住了亚琉哲的全力一击。

他用手指夹住大剑，令剑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可……恶……”

亚琉哲咬着牙，胳膊肌肉隆起，青筋暴现。可是他只能听到剑锷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剑刃却纹丝不动。

“怎么？只有这种程度么？”

洛基一边在右手集中魔力，一边冷冷地笑着说。

这时，蕾娜斯从亚琉哲的背后跳起，并越过他的头部，向洛基挥剑而来。

洛基左手甩开大剑向后方跳去，蕾娜斯的攻势落空，击中地面。在扬起的粉尘和瓦砾中，她继续向洛基发动着追击。

蕾娜斯挥剑，洛基边后退边用聚集魔力的手将剑刃弹开。她再次向前一步挥剑，而对方同刚才一样边后退边将剑刃弹开。女武神继续攻击，穷追不舍，可是她的每次攻击都无法确实命中洛基，在一次次四散而去的光芒和爆炸中，她的剑也一次次地被弹开。

如果不制造漏洞的话，不管攻击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正当蕾娜斯这样想着时，她听到身后传来飕飕的声音。

四根冰之长枪擦着蕾娜斯的腋下飞过，直冲洛基而去。

蕾娜斯停下脚步，准备瞅准洛基注意冰之长枪的一瞬间进行攻击。

可是洛基却好像完全没有看到冰之长枪一样，本来不断后退的他现在反冲逼向蕾娜斯，嘴角带着笑容。

红光于瞬间闪耀在他四周，四根冰之长枪同时粉碎消失。

此时，他的手已经接触到还在震惊中的蕾娜斯的身体。

惊慌中，蕾娜斯好像向后倒去一样躲开了他的攻击。

洛基的手紧擦蕾娜斯的胸膛而过，令她胸部的铠甲开始溶化。

蕾娜斯翻滚在地上，与洛基拉开了距离。她看到自己的胸甲升起一缕青烟，金属熔化的刺鼻气味直达鼻腔。

“怎么了？已经结束了么？”

洛基笑容满面地慢慢走近蕾娜斯。

“还……”蕾娜斯紧紧握住剑柄，目光中充满了战意。

“还早呢！”亚琉哲的吼声打断了她的话。

他跳向洛基，拦腰将大剑挥去。

“白费力气。”

剑的轨道在洛基的手里停止。

“是么？”

梅尔蒂娜从亚琉哲的身后横向跳出来，冰之长枪随即放出。

“是啊。”洛基看了梅尔蒂娜一眼答道。

红光再次闪烁，大剑被洛基用手指挡住，冰之长枪粉碎消失。

但就在此时，亚琉哲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打在洛基的脸上。

在洛基注意梅尔蒂娜的一瞬间，他松开了握着大剑的手，瞅准洛基疏忽大意的空隙挥出了自己的拳头。

被击飞的洛基滚落在地上。

“瓦尔基里！趁现在！”

“嗯嗯！”

蕾娜斯向躺在地上的洛基挥出了莱万汀，刀刃伴随着空气的漩涡与光的轨迹，终于击中了洛基。

轰鸣四起，地面下陷，瓦砾与尘埃卷入空中。

望着空中的飞尘，蕾娜斯松了一口气。

“看来，已经结束了呢。”

“比想象中的轻松多了。”

亚琉哲和梅尔蒂娜走到她的身旁。

“这种程度，就把天界弄得天翻地覆了？”

梅尔蒂娜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她的笑容却因为一个低沉的笑声而凝滞在脸上。

“呵呵……凭这种程度的攻击……”

仍未散去的飞尘之中，有个人影慢慢站了起来。

“就想打败我么！”

好像发生了爆炸一样，空气的流动急剧加速，飞尘瞬间被吹散。

额头正在流血的洛基冷笑着再次出现在三人面前。

他用手拭了拭额头，看着沾着血的手皱起了眉头。

“即使使用了莱万汀，也只有这种程度么？”洛基看向蕾娜斯，突然不耐烦地大喊一声，“拿出真本事来！难道你是怕伤及其他人所以不敢使出全部力量？”

蕾娜斯沉默不语，只是紧握宝剑盯着洛基。

“又或者是你害怕他们被卷入危险的处境？”洛基看了看亚琉哲他们，撇嘴笑了。“真够了，你也好，奥丁也好，都为了保护什么而导致自己无法使出全力。真是愚蠢！”

“……奥丁？”

“是啊，他为了保护芙蕾，致使自己豪无防备……真是愚蠢呐！”说完，洛基捧腹大笑起来。“你也是，想一边保护那些家伙们一边去死么？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洛基边笑边用刺人的眼神看着蕾娜斯，“虽说不论你再怎样挣扎，最后都终将是死路一条。”

“不用废话了，你不攻过来的话，那我们就攻过去了！”

蕾娜斯大叫着向洛基使出突刺。

“认真起来还不错么。”

在洛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蕾娜斯的剑已经落到他的眼前。

洛基用手挡住剑刃。两股力量冲撞在一起，地面陷下去又升起来。洛基的脸上露出窃笑，另一只手稍稍活动了一下。

突然，亚琉哲的惨叫声从蕾娜斯身后传来。

“亚琉哲！”她反射似的回过头去。

“看，果然一样。”话音未落，洛基的拳打入蕾娜斯的腹部。

蕾娜斯飞上天空，而后后背着地，重重地摔在地上。

“愚蠢……”洛基用冰冷的眼神俯视着蕾娜斯。“我要好好教教你，让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究竟是多么愚蠢。”

看着洛基浮上嘴角的笑容，雷纳斯的后背感到异常冰冷。

她急忙捡起掉落在身旁的剑，向洛基飞冲过去。但对方只是微微转身便躲开了这次攻击。而随后他的拳打在蕾娜斯的脸颊上，令女武神无力地飞向后方。

“乖乖看着！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说完，洛基长呼了一口气，全身轻微地震动着。空气以他为中心形成漩涡，隆隆作响。

蕾娜斯咽了一口口水，握着宝剑的手在颤抖。

她从洛基的身体里感到了难以置信的强大魔力。如果那个魔力一气爆发的话，这一带……不对，应该是整个阿斯加尔德都会变成焦土。甚至都有可能影响到米德加尔特也说不定。

洛基抬起脸，看着蕾娜斯大笑起来，而那声狂笑令她全身发冷。

他身体里的魔力还在继续变强。

蕾娜斯咬着下唇，跳向后方，站在了亚琉哲和梅尔蒂娜的前面。

“喂，好像很不妙啊……”

“你们两个躲在我的身后，我与它的力量，一定可以挡得住。”

蕾娜斯双手紧握魔剑莱万汀，对亚琉哲他们说道。

“你认为你能做得到么？你认为你真的有能力一边保护他们，一边挡下我的攻击么？”

洛基瞪大了眼睛盯着蕾娜斯说道。

“……我会做到的。”

“哼！那你就做给我看看吧！”

说完，旋风突然停止了，就好像空气被冻住了似的。

瞬间，沉闷的寂静包围了这一带。

要来了！

蕾娜斯摆正体势，聚集了魔力的剑刃发出高频率的隆隆声。

洛基急剧膨胀的力量与剑发生了碰撞，顿时光芒四散。正当蕾娜斯认为要发出轰鸣声时，眼前突然被白色的光芒填满，不管是声音还是颜色全部都被吞噬了进去。

从剑传入胳膊的冲击感前所未有，几乎令她难以忍受。阻挡魔力的剑在大幅摇晃，为了能够控制住它，蕾娜斯继续向胳膊注入力量，但脚下的地面却于瞬间崩裂，瓦砾飞散于空，而她的双膝也剧烈颤抖起来。

好像海啸一样袭来的魔力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

“唔……这样下去的话……”

汗水在她脸颊上不住滑落。蕾娜斯用力咬着牙齿，一滴红色的血液自嘴角渗出。

“并不是挡不住的哦，如果你只守护自己一个人的话。”

洛基嘲弄的声音自白光的那边传过来。

的确正如洛基所说，如果能够集中魔力和精力只保护自己的话，确实可以坚持下去。

但是，我不可以那么做。我不可以再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原因而牺牲了。只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才可以保护他们？

蕾娜斯紧咬下唇，闭上双目。她注意到自己的体内有些什么异样的感觉。

感觉……能够感觉到……

被洛基所施放的魔力覆盖的视野里十分模糊，就连眼前也什么都看不清。

尽管如此……

的确可以感觉到些什么，清清楚楚地。

可以感觉到，站在背后的，摆正体势的亚琉哲。

可以感觉到，手持法杖，正全力抵抗洛基魔力的梅尔蒂娜。

可以感觉到，上下起伏的大地，折断粉碎的树木，正在毁灭的这一带。

这些不是幻觉。肯定是确实存在的。

“难道说……这种事情……”

并不只是这些。更加遥远的……阿斯加尔德的全部……

在生死线上徘徊的士兵们。

奥丁、芙蕾、芙莱娅、缇尔、维达尔、战魂们。

还有，他……

可以感觉到被光芒所吞噬的全部的存在。

这种感觉是……

“这种事……怎么可能……”

宛如，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的心中一样。

“我……办得到吗？”

蕾娜斯踌躇着。

她对自己所感觉到的内心力量感到难以置信。如果是错觉的话，如果那种力量根本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将失去一切。

但是……现在好像也只能赌上一把了。

在自己内心发芽的，全新的力量。

我要试一试！

下定决心后，蕾娜斯睁开了双眼。

5

大海在狂啸。

天空中暗云密布，组成一个个巨大的漩涡，闪电一刻不停地落下来。

大地在震动。

大山被火焰团团包围，慢慢消失殆尽，城镇也在剧烈的震动中变成废墟。

“呵呵……”

理查德站在烧得焦黑的山岗上，抬头望着被黑暗、浑厚的云所覆盖的天空。

“究竟变成什么样了呢？”

他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

可是，他的脸上却浮现着喜悦的笑容。

*

“风好乱呐……”

布拉姆斯坐在王座上，脸慢慢地转向窗外。

可以看到窗外狂乱的天空与大海，可以看到大地在渐渐崩溃。

看到这片惨状，布拉姆斯微微皱了皱眉头。

前几天擅自来访的那几个人类的身影浮现在脑海里。捉住亚莉，并把她带走的那几个人类。

“那些人，没做到希望完成的事情吗……？”

他嘴角浮现出些许笑容，低声问道。

“还是说……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结果？”

——不，不是那样的。

少女的声音直接传入脑内。

“是么……”

布拉姆斯点点头，仰身坐在王座上，抬头看着上方。

他那双深红的眼睛，看向水晶中的希尔梅丽娅。

“那么，这就是奥丁所期望的结果么。甚至把蕾娜斯做成了木

偶，他想做的竟然是破坏世界。”

——那，看来也不对。

听到希尔梅丽娅的这句话，布拉姆斯歪了歪脸。

——也许最初是那样的……但是，好像有什么……

希尔梅丽娅困惑了。这也难怪，她已经被幽禁在这里好久好久了。只是靠残留的一点点与瓦尔基里本体的连接来感知外界。

“好了，不管了。”说完，布拉姆斯收回视线望向前方。“不管怎样，世界都会毁灭的吧。不论原因为何，结果都是一样。”

带着嘲弄的表情，布拉姆斯闭上了眼睛。

——不是的，那可不一定。

“呵，与平时不一样，挺坚强的么。”

——因为他们，让蕾娜斯姐姐复活了的缘故。

“是么，那些人类达成目的了啊。”

布拉姆斯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但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样有些奇怪，于是马上又变成了苦笑。

“不过，这样难道就会有什么起色了么？”

——我……不知道。

希尔梅丽娅稍稍顿了顿。

——只是，我觉得，现在的蕾娜斯姐姐，肯定能够干成什么事情。

“是么……”

布拉姆斯睁开眼，再次望向窗外。

“那么，我就边睡边等着那个时刻的来临吧。如果人类能够残存的话，被称为渣滓的我们不死者应该也不会被消灭的。”

布拉姆斯把视线从窗外又再次移到希尔梅丽娅身上，注视着她，注视了好一会儿。

“话说回来，就这样被消灭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呢。现在，我的心情出奇的好。不过，对在那种地方迎来最后的你就太残酷了些。”

——没有那回事。因为，在这里保持这个样子，正是我所企求的。

布拉姆斯向她投去与他一点儿也不相称的慈祥的眼神。

然后，他慢慢地深坐在王座上，睡着了。

*

光芒停止了。

大地成为一片焦土，到处只见崎岖不平，一望无际的荒凉之景。

魔剑莱万汀的剑身已经粉碎，蕾娜斯手持剑柄，与洛基面对面地站着。

这里，只剩下洛基和蕾娜斯两人的身影存在。

“果然，最后还是放弃了啊。不过，这是个明智的选择。”

看着蕾娜斯，洛基大声笑道。

可是，蕾娜斯却扑哧一下笑了。

“不对。”

“什么……？”

洛基的表情僵住了，他瞪大了眼看着蕾娜斯。

“我从没有想过要牺牲任何一个人。现在的我，可以感觉到。”

蕾娜斯向洛基迈了一步。

突然间，洛基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现在的我，拥有保护大家的力量。”

“什……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洛基看着蕾娜斯的脚下，发出悲鸣一样的声音。

只要是蕾娜斯所走过的地面，都立时花草丛生。

“现在的我，可以感知一切。”

蕾娜斯停下脚步，闭上眼睛。

两个小小的光球从她的背后生出来，小光球迅速膨胀绽裂，亚琉哲和梅尔蒂娜出现在那里。

“创、创造之力……为什么，你会有与奥丁一样的力量……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

洛基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着，声音也变得尖利起来。

“而且，我也拥有了打倒你的力量。”

蕾娜斯高高地向天空举起手。光芒从她的手中生出，形成了剑的形状。

这是由她勇于面对洛基的心变成的剑——神剑复生之光。

“洛基，你的最后时期到了。”

剑刃摆在了洛基面前。

*

望着正在对峙的洛基和瓦尔基里，梅尔蒂娜感到很茫然。

实在难以置信！自己还能再次像这样站在这个地方。

梅尔蒂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手、脚全都完整无缺。为了进一步确认，她攥了攥拳。动起来的感觉与眼睛看到的手的动作一样。没有错，那是自己的手。

可是为什么？

确认了自己肉体的确实存在后，梅尔蒂娜更加混乱了。

那个时候，自己的确被恐怖的魔力给吞噬了。而且，在那一片白光之中，不管是肉体还是意识都彻彻底底地消亡了。那时的确感到了自己正在消失。

那么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存在并站在这里？难道说我再生了吗？

梅尔蒂娜边想边注视着瓦尔基里。

难道说，是她使我再生了？

仔细想想，这不可能啊。瓦尔基里的能力最多也就是以魂作为核来制作实体了，使连魂都已经消亡的存在再生，与从无开始创造在意义上是相同的。能够办到这件事的，只有诸神之王奥丁。她怎么可能……

——以后一定会有趣的事发生。你就满怀期待地等着看好戏吧。

理查德的话在脑海里蹦了出来。

这就是他所说的，有趣的事吗？可是，这是为什么……

——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伴随着理查德招牌式的冷笑声，他的话也在脑子里回响起来。

梅尔蒂娜用手指用力压了压自己的太阳穴。

——奥丁是通过成长才成为众神之王的，甚至连创造世界的力量都得到了。

没错，因为他是人类与精灵的混血。

所以他能够成长，所以能够得到创造之力。

因为是人类与精灵的混血。

——所以，我制造了这个。

——是以人类和精灵的肉体为材料。

说完后，理查德望向了保存容器。

人造人。

“啊啊！”

梅尔蒂娜不禁大叫一声。

瓦尔基里再生时作为新的肉体所使用的容器。

银色长发少女的肉体。

那是与奥丁相同的，精灵与人类的混血。

所以，她得到了——能够成长之神的力量，还有……创造之力。

梅尔蒂娜惊愕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瓦尔基里。

而瓦尔基里注视着洛基，手中的剑摆在了他的面前。

*

“打倒我的力量？少开玩笑了！”

洛基满面怒容地狂吼着。

他用力挥动胳膊，魔力之球袭向蕾娜斯。

而蕾娜斯则将摆在他面前的剑收回轻轻横扫，剑刃描绘出光之轨迹。在剑刃的光碰到魔力之球的一刹那，魔力之球便悄无声息地粉碎消失了。

“做好觉悟了吗？”

蕾娜斯摆好持剑姿势，以柔和的目光看着洛基说道。

“小看人也要适可而止！”

洛基怒目圆睁，握紧双拳，胸部的宝珠发出强烈的闪光，而周围紊乱的空气以他为中心产生了漩涡。

“难道你认为你真的能够打败我么！”

洛基冲向蕾娜斯，将集中了魔力的拳头向她挥去。虽然蕾娜斯用剑挡下，但另一边的拳头间不容发地袭来。

在此当下后，洛基依然穷追猛打地连续发拳，拳头如雨点般袭向蕾娜斯。

但是，所有的攻击都被蕾娜斯用剑一一挡下。有的被挡开的魔力飞向地面，与地面撞击产生的飞尘飞扬在蕾娜斯和洛基的周围。

“可恶！混蛋！”

最强的一拳猛击过来。

在蕾娜斯用剑挡开后，她的视野被一片白光填满。当光消失时，洛基也从她的眼前消失了。

蕾娜斯砸了咂嘴，她感到头顶稍微靠后一点的地方有强大的魔力波动。

洛基越过蕾娜斯，直向站在她后面的亚琉哲和梅尔蒂娜冲过去。而蕾娜斯在转身的同时用力强蹬地面，瞬间便追到了洛基的正侧面。

此时洛基眼中只有亚琉哲他们，但蕾娜斯的突然出现令他惊讶到表情都扭曲了。

蕾娜斯挥出神剑，准确地击中了洛基的腹部。

“呜呃！”

随着一声呻吟，洛基终于倒在了地上。

蕾娜斯走到洛基身边，蹲下身看着他说：“已经够了，结束吧。”

洛基睁大眼睛，摇晃着站起来。

“开什么玩笑……”他用愤怒的眼神看向蕾娜斯。“我会输？那是不可能的！”

说着，洛基忽然笑了。

而与此同时，宝珠突然闪耀出强烈的光芒，将洛基全身团团包围。

“我要毁灭一切！结束一切！”

全身被红光缠绕的洛基，宛如一颗巨大的魔力炮弹猛然冲向蕾娜斯。

蕾娜斯紧握剑柄，摆好体势面对已经近在咫尺的洛基，视野被红色的光所填满。

她向前一步刺出神剑。

伴随着隆隆的爆炸声，红色的光被四下弹开。

羽毛头盔被击碎，额头上流下鲜血。



但是，蕾娜斯的剑贯穿了洛基的胸膛。

“啊……呃……”

鲜血从洛基口中狂吐而出。

龙宝玉被复兴之光所击碎，变成碎片啪哒啪哒落到地上。

蕾娜斯轻轻皱起眉头。

“为什么，洛基。为什么你要拒绝一切呢？”她小声问道。“明明已经可以感受到一切了……唯有你的心，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感受到。我无法走进你的心。为什么……”

洛基没有回答，只是不断冷笑着。

与他最后发出的嘲弄似的笑声一起，洛基的身体溶化在一片光芒之中。

睡神扫描

6

经过多长时间了呢。

一直在茫然地望着一片虚空的蕾娜斯终于慢慢地落下了拿着宝剑的手。

“……干得好。”

亚琉哲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嗯……”

蕾娜斯微笑着转过身来，亚琉哲与梅尔蒂娜茫然的脸上也回应出不算很自然的笑容。

“这下，终于结束了吧。”

梅尔蒂娜长吁一口气问道，但蕾娜斯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

“哎？怎么回事……？”

梅尔蒂娜的脸一下子僵硬了，亚琉哲则面带可怕的表情，摆好了战斗体势。

“不用担心，战斗已经结束了。”温和地说完这句话，蕾娜斯再次背向两人转过身去。“不过，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这是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

蕾娜斯仰头看着天空，缓缓说道：“再见了。一直以来谢谢你们的帮助。”

“哎？啊！喂……”

无视两人惊讶的目光，蕾娜斯向天空飞去。

在高空中，她慢慢闭上双眼，将意识尽数集中。渐渐的，她的身体被淡淡的光芒包围，巨大的光之翼从后背诞生出来。

蕾娜斯长长地呼着温柔的气息，将双臂缓缓张开。

整个世界沉浸在光芒中。

沉浸在一片温暖的光芒中。

和风习习吹来。

温柔的波浪抚摸着海面，茂盛的绿树与花草一起跳起了舞蹈。这和风，走遍了整个大陆。

米德加尔特一片祥和。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一点儿纷争。不过，曾经蔓延于世界舞台上的战争海啸，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全部都消失了。

人们过上了平静的日常生活。

克雷尔蒙菲兰的城镇里，正在举行一位青年猎人的小型而甜蜜的结婚典礼。

夫伦斯柏格的魔法学院，今天也在温文尔雅的学院院长的带领下，进行着年轻魔法师的指导和新魔法技术的研究开发。

在学院的一角，有一位正在独立进行针对于获求神之知识方面研究的女魔法师。

一个有七名冒险家组成的冒险队伍，为解开世界之谜和寻求秘宝而愉快地进行着世界之旅。

阿尔托利亚的御前比赛开始了。年轻的骑士与强悍的佣兵正在分别用自己手中的枪斧和大剑进行着对战。

国王正在高高的观望台上观看。在他身边，一位年轻的公主兴奋地将身子探出了观望台。

拉森镇中，大家都在谈论着身为贵族的卫士长却与他的倭人女佣结婚了这个话题。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对他们投以蔑视和揶揄的目光，

但身为当事人的他们两人似乎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幸福得令人羡慕。

海蓝神社来了两位参拜者，他们是一对互帮互助生活在一起的孪生兄妹。迎接他们参拜的是两位满面笑容的巫女。

倭国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新任皇帝成功与人鱼族和解，达成了停战协议。

虽然现在与人鱼之间仍存在不少争执，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互相认可了对方的存在。希望互相交流、一起生活的人也不在少数。

贫富差距悬殊的旧捷拉贝伦已经瓦解，现在一个崭新的捷拉贝伦正在复兴。而它的领导核心，是一群出身于曾经被称作贫民街地区的年青人以及支持他们的中流阶级。

作为复兴团中心人物的红发少女，正在展望天空，脸上露着些许寂寞的笑容。

……

微风从他们的上空吹过。

她与微风一起。

戴着羽毛头盔、穿着湛蓝铠甲的银发少女环视大陆，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而仔细看去，可以看到她耳朵上戴着的小小白色耳环。

终于，她降落在铃兰盛开的草原上。

温暖的和风吹过，铃兰们漫天飞舞。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淡淡的光辉。

快乐地融入到那一片蔚蓝的晴空中。

而在闪烁着光辉的白色花瓣对面，是青年温柔的微笑回眸。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1999年日本游戏最佳剧情奖
2000年PlayStation Award剧情奖得主

感受人类的绝望与渴望
聆听众神的喜悦与悲伤
这是一曲人与神的镇魂歌
诸神之黄昏即将降临
一起，活下去吧……

众神之地阿斯加尔德上，英灵战士在神界战争中厮杀正酣，但在人间界米德加尔特上，女武神瓦尔基里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女武神为三位一体，大姐亚莉、二姐蕾娜斯、三妹希尔梅丽娅共用一个身体，但是随着某起事件的发生，蕾娜斯却对自己的过去、自己被封印的记忆产生了迷惑。

村边森林，携手奔跑的那两个小小的身影是谁?

铃兰飞舞，白色花丛中缓缓倒地的银发少女又是谁?

而与此同时，一直隐藏在天界的那个人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诸神之黄昏自此来临。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侧身像》在游戏史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无论是人设、战斗、系统都可圈可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那充满吸引力的壮阔剧情。小说基本按照游戏的流程进行，忠实还原了游戏中的各个经典场景，虽然登场人物相对较少，但整体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此这也算是一种能够被玩家接受的改编。

作者梅松崇可以说是一位专职改编游戏作品的小说家，除了这本书以外，他还发表过《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亚》、《最终幻想水晶编年史》和《火炎之纹章 多拉基亚776》等数十部作品，无论文笔还是口碑都堪称一流。因此不管你是不是“《VP》系列”的拥趸，都不应该错过本书。

ISBN 7-88618-092-5
9 787886 180927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女神侧身像光盘定价：14.8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